

# 實證佛教通訊

**Positivist Buddhism Newsletter**

第 5 期

2012 年 11 月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發行

## 內容簡介

「法華探微」(二)是由釋能會法師講述，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撰稿，開演《妙法蓮華經》的義理。本期重要的內容包括諸法實相、一大事因緣、唯一佛乘、三界火宅、四聖諦等等。

「佛陀的最後遺教」(四)，由真觀老師講解《大般涅槃經》的深義。這一次的內容是「明醫乳藥喻」，講述真正了義的佛法，應該是常、樂、我、淨，無常、苦、非我、不淨，則是二乘不了義法。

「衣中寶珠—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真觀老師藉由《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對應，開演出《雜阿含經》中密顯的真實義，自本期開始連載。

「佛典故事」專欄〈尼提尊者受度化的故事〉，講述尼提尊者過去世因緣，竟能由鄙賤的身分，出家證得阿羅漢果。

「迴響」專欄，由真觀老師和編輯組答覆讀者的問題，本期內容包括：如來藏是一切法所依、前六識不能貫穿三世、單純的禪定沒有辦法發起智慧、忍辱波羅蜜、第八識的觀行、真如三昧的口訣等等。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編輯組

2012.11.30

# 目 錄

作 者	內 容	頁 碼
	<a href="#">內容簡介</a>	II
	<a href="#">目 錄</a>	III
釋能會	<a href="#">法華探微（二）</a>	1
呂真觀	<a href="#">佛陀的最後遺教—《大般涅槃經》略解（四）</a>	70
呂真觀	<a href="#">衣中寶珠—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一）</a>	84
清 心	<a href="#">尼提尊者受度化的故事</a>	88
	<a href="#">迴 響</a>	94
	<a href="#">布告欄</a>	119
	<a href="#">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簡介</a>	121

📖 經典解析

## 法華探微(二)

釋能會法師講述 /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撰稿

時間：2012年9月9日

地點：武漢市花山碧雲寺

釋能會法師，四川江油人，從九三年皈依佛門始，求法學法鍥而不捨，遍游諸方參訪師友，積累了豐富的修學經歷，結合自身的實踐，為學佛者開示佛理、傳授修法和解惑除疑。自2012年8月12日起，每月第二週星期天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下午二點至四點，在武漢市花山碧雲寺開講《法華探微》，開示《妙法蓮華經》的義理；經中言：「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眾生，亦同得此道。」信受《法華經》，功德難思量。有意聽講者，請連繫能會法師，電話+86 18675535940。

###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續)

請大家跟我一起唸：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上回講到文殊師利菩薩講述過去因緣。接下來是重頌。

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無量無數劫，有佛人中尊，號日月燈明。  
世尊演說法，度無量眾生，無數億菩薩，令入佛智慧。  
佛未出家時，所生八王子，見大聖出家，亦隨修梵行。  
時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於諸大眾中，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即於法座上，加趺坐三昧，名無量義處。  
天雨曼陀華，天鼓自然鳴，諸天龍鬼神，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即時大震動，佛放眉間光，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示一切眾生，生死業報處。  
 有見諸佛土，以眾寶莊嚴，琉璃頗梨色，斯由佛光照。  
 及見諸天人、龍神夜叉眾、乾闥緊那羅，各供養其佛。  
 又見諸如來，自然成佛道；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世尊在大眾，敷演深法義。  
 一一諸佛土，聲聞眾無數，因佛光所照，悉見彼大眾：  
 或有諸比丘，在於山林中，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又見諸菩薩，行施忍辱等，其數如恒沙，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菩薩，深入諸禪定，身心寂不動，以求無上道。  
 又見諸菩薩，知法寂滅相，各於其國土，說法求佛道。  
 爾時四部眾，見日月燈佛，現大神通力，其心皆歡喜，  
 各各自相問：『是事何因緣？』天人所奉尊，適從三昧起，  
 讚妙光菩薩：『汝為世間眼，一切所歸信，能奉持法藏，  
 如我所說法，唯汝能證知。』世尊既讚歎，令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滿六十小劫，不起於此座。所說上妙法，  
 是妙光法師，悉皆能受持。  
 佛說是法華，令眾歡喜已，尋即於是日，告於天人眾：  
 『諸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我今於中夜，當入於涅槃。  
 汝一心精進，當離於放逸，諸佛甚難值，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聞佛入涅槃，各各懷悲惱，佛滅一何速。  
 聖主法之王，安慰無量眾：『我若滅度時，汝等勿憂怖，  
 是德藏菩薩，於無漏實相，心已得通達。其次當作佛，  
 號曰為淨身，亦度無量眾。』  
 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比丘比丘尼，其數如恒沙，倍復加精進，以求無上道。  
 是妙光法師，奉持佛法藏，八十小劫中，廣宣法華經。  
 是諸八王子，妙光所開化，堅固無上道，當見無數佛。  
 供養諸佛已，隨順行大道，相繼得成佛，轉次而授記。  
 最後天中天，號曰燃燈佛，諸仙之導師，度脫無量眾。  
 是妙光法師，時有一弟子，心常懷懈怠，貪著於名利，  
 求名利無厭，多遊族姓家，棄捨所習誦，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號之為求名。亦行眾善業，得見無數佛，  
 供養於諸佛，隨順行大道，具六波羅蜜，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號名曰彌勒，廣度諸眾生，其數無有量。

彼佛滅度後，懈怠者汝是；妙光法師者，今則我身是。  
 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是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  
 諸人今當知，合掌一心待，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  
 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

重頌的內容是文殊師利菩薩對彌勒菩薩再以偈言複述乙次。文殊菩薩以宿命智，回憶無量劫以前，有佛名叫日月燈明佛，曾經示現和現今釋尊一樣的種種神通和不思議境界。並在妙光菩薩的請法下，演說了一部無上勝妙的經典，名為《法華經》。隨後，日月燈明佛授記德藏菩薩成為下一尊佛，便入了涅槃。其後，妙光菩薩也在八十小劫中廣說《法華經》，日月燈明佛的八個王子在他的開化下，也都相繼成佛，最後一尊佛名為「燃燈」。當時的妙光菩薩還有一個弟子，名叫「求名」，這個人貪著名利，懈怠修習，對經典也常忘失。說到這裡，文殊菩薩告訴彌勒菩薩，這個求名就是彌勒的前身，而妙光菩薩正是文殊菩薩自己的前身。由現在釋迦牟尼佛所現的神通和瑞相可知，佛即將宣說《法華經》，斷除大眾的疑悔。

下面進入《妙法蓮華經》第二品：方便品。

##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

「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這時世尊從三昧中安詳出定，對舍利弗說：「諸佛的智慧非常深廣，一切聲聞人和辟支佛所不能知。」佛的智慧，見道位以上的菩薩多少知道一部分。剛剛見道的菩薩，知道得最少；等覺菩薩知道很多，幾乎快要圓滿了，比如彌勒菩薩，他已經快要成佛了。而聲聞跟緣覺只侷限於自己能相應的解脫道內涵，不知道諸佛智慧的深妙。見道位菩薩也就是已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的菩薩。經文後面會講，佛陀來到這個世間，就是爲了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前兩者的主體是教導者（佛、大菩薩），後兩者的主體是受教者（佛弟子）。這個佛知見，就是佛智慧，悟入這個佛智慧，便是大乘見道，所以，佛弟子的修佛之道，準確來說，是從悟、入佛知見開始的。

世尊接下來說：「爲什麼說佛智甚深無量呢？因爲諸佛都在往昔修菩薩道時，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多聞精進，廣修、成就一切甚深諸法，並隨宜爲他人解說。」成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不可能只親近兩三尊佛。《金剛經》也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sup>1</sup>連信解《金剛經》都要親近這麼多佛，更何況成佛！而且還要「盡行諸佛無量道法」，佛行菩薩道時所修的難行苦行，都要做到，少了一個，功德就不圓滿。比如，佛之前入的「無量義處三昧」，還有其它很多聞所未聞的法，他都成就了，這才是佛所成就的佛法。如果世尊把他知道的佛法都講出來，一般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世尊接著說：「舍利弗，我從成佛以來，觀察各種不同的因緣，運用種種的譬喻，演說了無量的佛法，引導眾生，使他們離開種種取著。」佛說法一定會用譬喻，不然聽眾很難理解，因爲很多法義他們根本沒聽說過。比方說清淨本心，眾生都不知道什麼是清淨本心，所以要運用種種譬喻來說明，經文後面會說，清淨本心就像是藏在衣服裡的一顆寶珠，眾生不知道在哪裡，但就在他們的衣服裡。這個譬喻裡，衣服喻五蘊身，寶珠喻清淨本心。也就是說，清淨本心藏在眾生的色受想行識裡，悄悄起著作用。像這種譬喻，在佛經裡很多；如果沒有譬喻，要讓眾生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幾乎是不可能的。

<sup>1</sup>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 (CBETA, T08, no. 235, p. 749, a28-b2)

「引導眾生令離諸著」，這也是一個重點，因為眾生總是有種種的執著。比方說，凡夫執著於五蘊；二乘人執著於生死與涅槃，他們覺得生死可怖可畏，涅槃究竟安樂，二者在法相上大有差別，所以一定要取證無餘涅槃。而菩薩修的法門，一定是離開執著的般若波羅蜜，度一切法到彼岸。也就是說，他站在勝義諦的角度去看待三界萬法，沒有任何差別對待相，這樣就會離開對法相的執著。不過，即使是已經開悟的菩薩，只要他還沒有成佛，就還會或多或少有所執著，所以佛陀要引導一切未成佛的眾生，令離諸著。

「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前面講過「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你只要種下一點點善根，佛菩薩就會想盡辦法讓你的善根漸次成熟。這裡的方便波羅蜜，就是他知道你現在最需要什麼，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教導你最合適。有時候是勸誘；有時候是給你「逆加持」，讓你受到挫折，使你的菩提願更加堅固。我們要知道，佛菩薩可不會只用慈悲和藹的面貌示人，他們有時會示現為怒目金剛，或一個品行很爛的人，讓你很不愉快，這時你才有辦法修忍辱波羅蜜。甚至，如果他覺得你是個真正的菩薩，會一輩子都跟你作對，你不管做什麼，他都扯後腿，因為他知道，只有這樣你才能迅速成就。你如果還不想精進修行，佛菩薩不會這樣對待你，免得你受不了這個苦，一下子就放棄了。他們都能善觀因緣，知道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來增上你。不過，這不是一般的菩薩能做到的，必須是成就了一定的方便波羅蜜、知見波羅蜜的菩薩才行。知見波羅蜜又譯為般若波羅蜜，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在所有波羅蜜中最為首要。大乘見道的內容，就是般若波羅蜜；從大乘見道，一直到究竟成佛，都離不開般若波羅蜜的修行，其中又有深淺之層次差別。

世尊接著說：「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文字很明白，就不解釋了。「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力」是十力，「無所畏」是四無所畏，都是只有佛才證得的不共法，你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查佛學辭典。「禪定」就是心一境性。一般的禪定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簡稱「四禪八定」），這些是通於外道的禪定。另有滅盡定，是佛教的出世間聖者才能證得的禪定。「三昧」，前面已經說過了，就是定慧等持。這些都是成佛所必證的法。以上是就文字勉強加以解釋，如果你問我「到底是怎樣的」，我也答不上

來，因為我還沒成佛。大體來說，《法華經》的文字平實易懂，語文不錯的人，都看得懂字面上的意思，但實際上只是懂得一小部分的義理，不可能完全懂，因為這都是究竟佛說的法，很多深奧的義理都隱藏在文字中。如果你說自己能看懂全部《法華經》，等於是告訴人家你已經成了究竟佛。所以，有些經教現在我們看不懂，是很正常的，唸過去就好，這也是熏習，熏習久了，也許哪一天某種因緣的觸發，你突然就明白了。如果你要求說法的人把每一個字都解釋清楚，就會有很多地方是強行解釋。所以，我們寧可平平實實地說法，不會的就不解釋，跳過去。

最後佛陀總結：「舍利弗！如來能夠針對各種根性的人，巧妙地演說佛法，而且言辭柔軟，令聽法人歡喜信受。舍利弗！總而言之，無量無邊的一般人不曾有過的法、難以想像的法，佛都已經成就了。」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佛又說：「舍利弗，你不用多言。佛所成就的第一稀有、難解之法，是只有佛與佛才能究盡的諸法實相。」剛才我們講過，佛經裡的法要，有些是只有佛才看得懂，連等覺菩薩都不知道。所以大家自己看佛經的時候，也是一樣，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不要緊，跳過去繼續看。有的人非常執著，哪一句話看不懂，他就是要弄清楚，然後才繼續往下看。那就只有等他究竟成佛的時候才看得完了。有些東西你就是會看不懂，唸過去就好，但你一定要唸，這是熏習。

「諸法實相」，是這句話的一個重點。「諸法」，指三界萬法，這些都是生滅有為法；而出生三界萬法的清淨本心，卻有真實的自體性，稱為「實相」。「諸法實相」，就是指能夠出生三界萬法的真實心，這也正是前面說的「佛知見」，這是凡夫和聲聞、緣覺所不知道的。只要能夠明白少分的「諸法實相」，將來就一定會成佛，所以稱其為「悟佛知見」。

後面的「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簡單來講，就是佛陀非常細密地觀察諸法，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都一一加以觀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世雄不可量， 諸天及世人， 一切眾生類， 無能知佛者。  
 佛力無所畏、 解脫諸三昧， 及佛諸餘法， 無能測量者。  
 本從無數佛， 具足行諸道， 甚深微妙法， 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 行此諸道已， 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  
 如是大果報， 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 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 言辭相寂滅， 諸餘眾生類， 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眾、 信力堅固者。 諸佛弟子眾， 曾供養諸佛，  
 一切漏已盡， 住是最後身， 如是諸人等， 其力所不堪。  
 假使滿世間， 皆如舍利弗， 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正使滿十方， 皆如舍利弗， 及餘諸弟子， 亦滿十方剎，  
 盡思共度量， 亦復不能知。 辟支佛利智， 無漏最後身，  
 亦滿十方界， 其數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 於億無量劫，  
 欲思佛實智， 莫能知少分。 新發意菩薩， 供養無數佛，  
 了達諸義趣， 又能善說法， 如稻麻竹葦， 充滿十方剎，  
 一心以妙智， 於恒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 不能知佛智。  
 不退諸菩薩， 其數如恒沙， 一心共思求， 亦復不能知。  
 又告舍利弗：『無漏不思議， 甚深微妙法， 我今已具得，  
 唯我知是相， 十方佛亦然。 舍利弗當知， 諸佛語無異，  
 於佛所說法， 當生大信力， 世尊法久後， 要當說真實。』  
 告諸聲聞眾， 及求緣覺乘：『我令脫苦縛， 逮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 示以三乘教， 眾生處處著， 引之令得出。」

這個重頌是釋迦牟尼佛對舍利弗尊者說：如來的智慧廣大深遠，不可思量。之所以能成就佛道，是因為往昔身為菩薩時，親近供養無數諸佛、精進修行一切菩薩行的緣故。如來所證的這些甚深妙法，是聲聞、緣覺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揣度、思量的，位階較低的菩薩也無從知曉，只有佛與佛才能完全通達。所以，弟子們對佛法應該生起大信心，特別是聲聞、緣覺乘的弟子，應該知道：佛陀以方便善巧教授三乘佛法，都是為了引導處處執著的眾生脫離煩惱、痛苦的繫縛。

爾時大眾中，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阿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及發聲聞、辟支佛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各作是念：

「今者世尊何故慙懃稱歎方便而作是言：『佛所得法甚深難解，有

所言說意趣難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佛說一解脫義，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而今不知是義所趣。」

這時大眾中有很多小乘修行人、阿羅漢。注意，這裡不說有辟支佛，而是說「發聲聞、辟支佛心」的四眾弟子。在佛的座下聽法，基本上不應該有辟支佛，因為辟支佛是無佛時代的修行人，不過，會有抱持著辟支佛心的人。辟支佛心，就是希望未來世靠自己就能入涅槃，不需要老師教。這是辟支佛的發心，不是菩薩的發心，菩薩所發的十無盡願裡就有「常隨佛學」，所以不會有哪一個菩薩發願：「我要自己成佛，不跟善知識學。」

這些聲聞、緣覺人開始懷疑：「為什麼世尊今天會這麼說？」指的就是佛陀剛才講的「佛所得法甚深難解，有所言說意趣難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他們對此非常困惑，因為原先都認為自己已經依佛所說的解脫方法，證得了涅槃（應指有餘涅槃），聽到佛這麼說，就產生了疑惑：「難道還有什麼解脫法，是我們不知道的嗎？」其實，他們只知道取證無餘涅槃的知見和方法，不知道還有比這更深妙的菩薩法和一乘佛法。這些人共有一千兩百人，人數很多。阿若憍陳如，是佛陀最初度化的五弟子之一，在僧團的資格相當老，所以這裡以他作為上首的代表。

爾時舍利弗知四眾心疑，自亦未了，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慇懃稱歎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眾咸皆有疑。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慇懃稱歎甚深微妙難解之法？」

這個時候，舍利弗知道四眾心中的疑惑，他自己也不明白，就對佛說：「世尊，您為什麼這樣殷勤地讚歎諸佛的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信難解之法？我以前在您身邊，從沒聽您這樣講過，今天在場的四眾弟子聽後，都心存疑惑。還望世尊為我們詳細演說。」舍利弗有他心通，所以他代表這些人來問世尊。可見，在講這部經以前，世尊沒有為他們演說過一乘佛法。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自說得如是，力無畏三昧、  
 禪定解脫等，不可思議法。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  
 我意難可測，亦無能問者。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  
 智慧甚微妙，諸佛之所得。無漏諸羅漢，及求涅槃者，  
 今皆墮疑網，佛何故說是？其求緣覺者，比丘比丘尼，  
 諸天龍鬼神，及乾闥婆等，相視懷猶豫，瞻仰兩足尊，  
 是事為云何，願佛為解說。於諸聲聞眾，佛說我第一。  
 我今自於智，疑惑不能了，為是究竟法？為是所行道？  
 佛口所生子，合掌瞻仰待，願出微妙音，時為如實說。  
 諸天龍神等，其數如恒沙，求佛諸菩薩，大數有八萬，  
 又諸萬億國，轉輪聖王至，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

這個重頌是舍利弗對世尊的請求。舍利弗說：「世尊您剛才，不由他人問，忽然稱歎起諸佛的智慧和功能，這讓在場的聲聞、緣覺弟子和天龍八部都心懷疑問，面面相覷。懇請您能開示這個究竟法，為廣大弟子解惑！」

爾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

佛說：「停，停！你不要再講了。如果我演說出來，在場的天、人大眾都會驚訝懷疑。」

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以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曾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能敬信。」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法王無上尊，唯說願勿慮。是會無量眾，有能敬信者。」

舍利弗又勸請一遍：「世尊，還是希望您講，還是希望您講！會場中的眾生，過去世都曾供養諸佛，根器猛利，智慧高深，一定會敬信您開示的法。」

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丘將墜於大坑。」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 諸增上慢者， 聞必不敬信。」

佛還是說：「你不要再講了，你不要再講了。說出來的話，在場的天人、人、阿修羅等眾都會驚疑，尤其是增上慢人，會因為我演說的法，落入疑悔的深坑之中。」

增上慢人，指認為自己證果，實際上卻沒證的人，比如他沒有證阿羅漢，以為自己證了阿羅漢。或是他證了果位，但他自認為的果位比實際所證的高，這也是增上慢，比如只有證初果，以為證了二果。增上慢是非故意的未證言證；另有大妄語，是故意騙別人說自己證了果，是比增上慢更加嚴重的惡業。

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世已曾從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夜安隱，多所饒益。」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上兩足尊， 願說第一法， 我為佛長子， 唯垂分別說。  
是會無量眾， 能敬信此法， 佛已曾世世， 教化如是等，  
皆一心合掌， 欲聽受佛語。 我等千二百， 及餘求佛者，  
願為此眾故， 唯垂分別說。 是等聞此法， 則生大歡喜。」

舍利弗又第三次勸請：「世尊啊，還是要請您講出來！我們都在多世以來，親近供養諸佛、蒙受教化，一定能夠尊敬信受您說的深妙法義，聽後也一定會生起大歡喜。」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舍利弗的三次勸請，非常鄭重和殷切。佛答應了他的請法：「你勸請了三次，我怎麼能不講呢？」所以，勸請說法是一件大事，「普賢行願」裡有「請轉法輪」一願。佛法很難，菩薩法更是深細難懂，所以善

知識常常會想：「應不應該講呢？如果講出來，聽的人會不會因為不能信受而誹謗？」如果沒人勸請，他會猶豫而不講。釋迦牟尼佛剛成佛的時候，他想：「我所證法，此法甚深，難見難知，如微塵等，不可覺察，無思量處，不思議道。……我今雖將如是等法向於他說，彼諸眾生未證此法，徒令我勞虛費言說。」<sup>2</sup>在梵天的勸請下，他才住世說法。如果那時沒有梵天的勸請，就沒有這兩千五百年佛教的傳承了。所以，「請轉法輪」非常重要，是菩薩必行的十無盡願之一。這裡也是，因為有舍利弗的連請三次，大家才能得聞這部《法華經》，他成就了很大的功德。如果我們以後遇到這種情況，也要像他這樣做。

佛菩薩之所以會猶豫，也是出於方便和慈悲的考量。一個證了聲聞果位的人，或一個見道位以上的菩薩，他一定會知道：真正的佛法，與世俗人的愛好、期望相距甚遠，不能逢人就說，機緣不成熟的人聽了會毀謗，這樣反而害了他。所以，有人說：佛教是開店，不做直銷。什麼意思呢？善知識在那裡，你如果想學，要自己上門去學，他不會跑到馬路上逢人就說：「佛法很好，會讓你解脫煩惱，你快點來學呀！不來的話你會白受很多痛苦。」現在如果有人街上這麼做，肯定會遭人白眼，因為他們並不覺得痛苦。所以佛教基本不會做這種上門推銷的事情，要等到你自己覺得有痛苦、想要解脫，再去找他。

當佛答應舍利弗，準備演說深法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五千人從座位上站起來，禮拜佛陀後離席而去。這是什麼意思？表示他們說：「我們不想聽佛陀將要演說的法。告辭！」這個時候，佛陀「默然而不制止」，他沒有挽留說：「你們不能走啊，後面這個法很重要，你們一定要留下來聽！」佛陀不講話，天龍八部也不會說「你們不能走，走掉的話，給你們好看」。佛教就是這樣，你不勸請，他不說法；中途你要走，他不會強行留你。佛教非常尊重個人的發展因緣，如果你的因緣還沒到，佛菩薩不會強迫你修行。因為，成就佛道必須經過很多難行苦行，這必須出於自己的本意，如果是被人強迫的，這條道絕對走不下去。

「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就是說，這些離開的人，都是增上慢人。《阿含經》說，證果的人都會成就「三不壞信」——對佛、法、僧產生不壞的信心——沒有

<sup>2</sup> 《佛本行集經》卷 33〈36 梵天勸請品〉(CBETA, T03, no. 190, p. 805, c15-25)

一個證果的人不能安忍於佛陀親自演說的佛法。前面的阿若憍陳如和別的阿羅漢，他們沒有聽過一乘佛法，現在佛要講，就算不想聽，他們也不會走。因為「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sup>3</sup>，三乘佛法都有共通之處，就算大乘法或一乘佛法不是聲聞人想聽的，反正已經在場了，也不必特意逃避。這些離開的人，增上慢到這種地步是很可怕的，竟然連佛陀親自演說的法都不信受。他們不敢說自己的智慧超過佛陀，但會給自己安立說辭，比如：「佛陀你說的法，不過就是空、無相、無作嘛！你現出這麼一番神通，又說還有佛法是聲聞、緣覺不能懂的，顯然違背了你當初對我們的教法。」雖然他們先禮拜了一下才走，但這只是形式，心裡卻不認同。他們理解的聲聞、緣覺法有問題，聽到佛說還有聲聞、緣覺不懂的法，就生起了厭惡之心，害怕聽了以後，無法安住在自己所「證」的境界中，入不了涅槃，所以才會逃避真正的佛法。

前面講過，當初佛陀演說《法華經》時，你有可能也在場。因為你現在還沒有走掉，你的善根至少強過這些增上慢人。當初以佛陀的神通、智慧和威德，都留不住他們；現在佛陀不在了，你還特意過來聽法，就表示《法華經》和你有很深的因緣。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今此眾，無復枝葉，純有貞實。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汝今善聽，當為汝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說：「這些增上慢人退場了也好。這樣一來，在場的會眾就都是真正的佛弟子，沒有邊邊枝枝的人混雜在這裡。你們現在都仔細聽，我來為你們解說。」舍利弗回答：「是的，您講得有道理。我們現在洗耳恭聽。」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sup>3</sup>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1 (CBETA, T08, no. 235, p. 749, b17-18)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佛陀就告訴舍利弗：「這個勝妙的法，諸佛如來只在恰當的時機才講，正如曇花一現。」可見這個法並不是常常會講的。佛說大乘法時常常要觀察根器，一乘佛法更是如此，一般是佛將要入涅槃時才說，像前面的日月燈明佛，講完就入了涅槃，要是錯過了，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聽得到。即使是文殊師利菩薩，聽聞《法華經》的場合也極為罕見，不然他不必追溯久遠劫以前的往事，可以找時劫近一些的佛來說。

接下來佛說：「你們一定要相信佛言，佛不會說虛妄的話。佛法深奧難懂，諸佛在說法前，都要觀察眾生的因緣，再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開演。因為『是法』不能用思量分別來理解，只有諸佛才能夠究竟知曉，所以佛要運用方便善巧，根據種種不同的因緣來進行譬喻演說。」

這個「是法」是什麼？大乘經講「是法」，是指勝義諦的「一真法界」——沒有能見的覺知相，沒有所見的境界相，也離於一切語言文字相，所以又稱為「不二法門」。這裡說「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真法界就是這樣，只要一思量、一分別，立刻離開了勝義諦。因為相、名、覺想，屬於世俗諦——只要執著於覺知心、境界相和語言文字，就落入了世俗諦；正智、真如，就是你用正智緣在真如上，這才是勝義諦。所以說，一起虛妄的分別思量，便離開了「是法」、離開了一真法界。已經見道的菩薩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們所證的勝義諦並不圓滿，究竟圓滿的勝義諦，在成佛的時候才能證得。這個道理很深，佛希望大家不要去猜測，而是依照教法如實地漸次修證。

佛又說：「為什麼佛要這麼大費周章地來演說深法呢？因為諸佛世尊，都只為了一件『大事因緣』而現於世間。這個『大事因緣』就是：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和入佛知見。」

簡單來說，「一大事因緣」就是讓大家都具備佛知見，「佛知見」就是般若波羅蜜（親證自性清淨心的功能作用，通過這個正智，住於自性清淨心的真如境界）。前面提過，「般若波羅蜜」的意思是「大智慧到彼

岸」或「度一切法到彼岸」，這個「彼岸」就是涅槃。菩薩悟佛知見，明白第八識如何出生三界萬法，就懂得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道理，從而入於一真法界、不二法門，泯滅一切法相，遠離一切語言文字的差別相，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這是入佛知見。用這個一直修，可以修到究竟佛，所以把菩薩的悟入稱為「大乘見道」。

「開、示、悟、入」佛知見，前面也提過，「開」和「示」是說法人的事；「悟」和「入」是學法人的事。「開」、「示」主要指說法人所用的方法：「開佛知見」相當於語言文字的教導；「示佛知見」則是直接指出清淨本心的所在，也就是教外別傳的手法，例如中國禪師所用的機鋒。「悟」、「入」是佛弟子在說法人的開、示下，得以悟、入佛知見，二者之間也有區別：「悟佛知見」，是知道清淨本心是什麼；「入佛知見」，是能夠轉依在清淨本心的真如性上，修習真如三昧。所以必須先悟而後入，次序和層次不一樣。對尚未見道的菩薩而言，悟、入比較重要，之後才好從事開、示。

說「悟、入佛知見」，就表示佛知見並不是一定要究竟成佛時才能知道，前面經文說諸佛深法是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沒有說菩薩不能知，因為見道位以上的菩薩都知道一些（發心菩薩還不知道，關鍵就在「悟」和「入」）。但這裡又說「唯有諸佛乃能知之」，不說菩薩能知，這其中是有差別的：唯佛乃知的，是圓滿的佛智，包括很多微細的法；見道菩薩所知的，是部分的佛智，還有很多法需要窮究。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常為一事」，就是為了這一件事，從沒打算跟你講第二件事。因為根本就沒有第二件事，三界萬法就是從這裡出生的，這是事實。打個比方，電視機播放出各種影像，影像是假的，電視機才是真的。但是小朋友看電視，常常不知道裡面的影像是假的，如果出現了可怕的壞人、妖精鬼怪，他會跑去躲起來。整個三界萬法，其實都是清淨本心出生的幻法，就像電視的影像一樣，但眾生不知道這是假的。聲聞、緣覺人，知道這是假像，但不知道電視機具體是個什麼；佛菩薩既知道影像是假的，也知道電視機如何顯示出這種種影像。所以，佛菩薩除了講這個清淨本心，沒有別的東西可講，當他說「杯子」，也是在說心，只是眾生

不知道，以為他就只是在說杯子。三界唯心，再怎麼說也離不開，就像孫悟空再怎麼變化，也逃不過如來的手掌心一樣。禪宗祖師們示現那麼多機鋒，比如胡餅、淨瓶、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等等，還是在講這個心。離開這個「心」去說法，都是偏邪，落入外道見。所以佛陀教化眾生，只是爲了這一件事。

「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這是說：「不只我釋迦牟尼是這個樣子，過去無量無邊諸佛都是這樣，用無量方便為眾生演說諸法。」無量方便，自然包括「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你不要小看這個，很多佛菩薩聽到你念佛以後，就知道你有一些善根了，他們會想盡辦法來接近你，用各種方法增長你對佛法的信心，到時候你一定可以成佛。當然，你自己也得有這個條件，就是對佛菩薩懷著一份恭敬的心。為什麼眾生統統都會成佛？因為有漏的東西終究會爛壞，無漏的東西永遠不爛壞。有漏的都爛壞光了，當然只剩下無漏的，所以無漏法是可以一直累積的。與成佛有關的法，都是無漏法，所以會一直增長。你現在再怎麼不想成佛，再怎麼貪玩，這些都是有漏的，遲早會漏光，總有一天你會知道：「唉！我拼了這麼久，做了這麼多有為、有漏的事業，還不是統統都沒用！」當你發現花力氣經營有漏法，到頭來毫無意義，只是平白受罪，你就會把主要精力放到佛菩提道上來，繼續增上無漏法，到時候一定成佛。

「是法皆為一佛乘故」，佛所做的事，都是為了讓你成佛。「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一切種智」是智慧的一種。智慧分很多種，二乘人有二乘人的智慧。菩薩剛明心的時候，有了「根本智」；接下來有般若的「後得智」；成為菩薩摩訶薩，就會有「道種智」；究竟成佛時，對第八識所含藏的種子的一切功能差別都能夠了知，就稱為「一切種智」。

「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

概括來說，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都只講一乘佛法，沒有例外。這部經的後面還會講，聲聞、緣覺人入的涅槃，雖然時間很長，說到底只是一個暫時休息的「化城」(變化出來的城池)，他們終究要從無餘涅槃出來，修習佛菩提道，究竟成佛。不過，他們會在裡面待很久，也沒有辦法修行。《大智度論》裡有個故事，一個阿羅漢，經常渡過恆河去乞食，每次到河邊，他都對河神說：「小婢，住，莫流！」意思是「小婢！把河水停住，讓我過去。」河神看到是阿羅漢的吩咐，只能照做，因為阿羅漢是聖人，一般的神都得聽令。但「小婢」這個詞有帶有輕鄙的意味，所以河神覺得很委屈，就到佛那裡告狀，說阿羅漢每次都罵他是「小婢」，佛就讓阿羅漢向河神道歉。阿羅漢走過去，雙手合十對河神說：「小婢，別生氣，我跟你道歉！」在場的大眾都笑了。這時佛就說，因為這個阿羅漢在過去五百世，常常生在婆羅門家，養成了這種說話的習慣，很難改變。這就是「慢習」，由於過去五百世的熏習，就算這一世證了阿羅漢，習慣也很難改。不過，這不是凡夫的「慢」，因為他肯道歉，只是習氣一下子改不過來。當他入了無餘涅槃，這個習氣也還在，因為沒有歷緣對境，所有的修行都停息了，該修集的福德、智慧也全都沒有辦法修。這就像電腦硬盤裡有錯誤的資料，我們如果想修改，只要把資料調到屏幕上來改好，再存回去就行了；但如果電腦關機或休眠了，再放上幾個月、幾年，錯誤的資料還是在那裡，沒有辦法更正，新的資料也放不進去。

所以，真正的菩薩會覺得，入無餘涅槃還不如下地獄。因為在地獄受苦的時候，他會知道這是因為自己過去世造了惡業，就會一直賭咒、發誓「以後絕對不要再造惡業」，這對修行還比較有用。阿羅漢或辟支佛，命終一定取證無餘涅槃，這在大乘法看來，是「焦芽敗種」，因為在無餘涅槃裡是無法成佛的。而且，無餘涅槃不會讓你覺得是在休息，因為涅槃的狀態是斷一切覺知，等你出了涅槃，如果有宿命通，你只會

記得那時把覺知心消滅了，下一瞬你又受生了，只記得這樣而已。而以前的親戚朋友、同修道友，還有原來那些破壞佛法的「大壞蛋」，都已經成佛了。你只要有宿命智，就會知道那個涅槃對你來講是毫無意義的，只是在浪費時間。所有的佛都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只想跟你講唯一佛乘，不希望你走彎路。其實，如果你想休息，可以到極樂世界去，不用受人間的苦，又可以聽聞佛法，休息夠了再到人間來行菩薩道。如果你悲心特別重，不願意離開娑婆世界，每一世都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重新投胎也是一種休息。因為在小孩子的時候，不知道菩薩的這些責任，可以玩得很高興，這種休息還比較有意義。

「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

佛知道眾生的各種欲求。比如，欲界眾生想要眷屬和樂、升官發財，想要買房子、結婚、長壽等等，這些都是眾生常有的願望。雖然你現在不想成佛，但佛要想辦法成就你。種種的方便善巧，都匯歸唯一佛乘。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

「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十方世界中，實際上只有一乘佛法，連大小乘都不能分，更何況分三乘。這裡的「二乘」，是大乘、小乘兩種；「三乘」是聲聞、緣覺、菩薩乘（又名佛乘）。不過，因

為有言說的差別對待相，這種解釋還是站在世俗諦上說的。如果就勝義諦而言，一真法界，無有一法可得，離一切差別相，連眾生、成佛、一乘佛法都統統不可說，更沒有什麼二乘、三乘可言了。

「五濁惡世」是對世界整體狀況的描述，五濁是：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和命濁，其中，煩惱濁、見濁是因，劫濁、眾生濁和命濁是果。「濁」是渾濁、不清淨的意思，所以五濁也譯作五滓、五渾。簡單解釋一下五濁：一、「劫濁」，前面講過，「劫」是時間單位，但是為什麼用「劫」字？「劫」有打劫的意思，就是說你要被人家搶，不是什麼好意思。中國人講「劫數」，也是從佛經裡來的。劫濁主要有三點，首先是「刀兵劫」，小規模的是兩個人的打鬥，大規模的是國家之間的戰爭，甚至世界大戰。其次是「疾病劫」，很多人都生病死亡，比如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一下子減少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很恐怖。最後是「饑饉劫」，因為天災、戰爭、人口過剩等原因，糧食供需失調，餓死很多人。我們現在這個世界，屬於五濁惡世，這三個全都有，只是並不普遍：刀兵，小有人與人的鬥毆，稍大的有國家的內亂，更大的則是國際間的戰爭；疾病，禽流感、非典、甲型病毒，有時候會在部分地區流行；饑饉，非洲還會餓死人，但別的地方糧食比較豐富。這三劫，都是眾生福報不足的表現。二、「煩惱濁」，眾生有種種的非法，比如爭訟、鬥亂、諂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等等。爭訟就是吵架，諂曲是拍馬屁，虛誑就是吹牛，妄語是撒謊，攝受邪法就是把那些不該做的事當做理所當然。比如打電話來騙錢，既是妄語，也是攝受邪法，因為他把這當成職業，「攝受」的意思就是說：把它當成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三、「眾生濁」，人的心性變得糟糕，不修善，專做惡。佛經裡舉例有「不識父」，不是說真的不認識父母，而是沒有把父母當作父母來對待；「不識沙門、婆羅門」，不把出家人、修行人當作出家人、修行人來尊敬等等。四、「見濁」，眾生有很多邪見。這個「見」主要指邪見，即不符合事實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可以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我們如果修行，就要先從「見」下手。眾生的一切煩惱，都從無明而來（廣義來說，無明也屬於煩惱）。無明是對事實真相的不了解，「見」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眾生的大部分煩惱都由它引發。雖然如此，「見」終究只是一種認知，只需用事實來說明，很容易就能糾正過來，所以我們的修行，從「見」下手是最得力、最高效的，這種煩惱也叫作「見所斷煩惱」。相對還有「修所斷煩惱」，是鏟除了邪見之後，要依正見慢慢對治，才能斷盡的煩惱，貪、

瞋都屬於這一類。比方說貪愛，貪愛是煩惱，假如說我很貪吃，我也知道這不對，但我就是喜歡吃，控制不了。知道不對是見解，但貪愛這個煩惱還是控制不了，所以煩惱和見解還是有差別的。當然，最初還是和見解有關，如果說你過去世一直在用「凡夫我見」為自己的貪愛找理由，你的貪愛就會一直強化下去。假設說我現在吃一種很美味的東西，我就說：「我必須要活下去啊，民以食為天嘛！」這樣為貪愛找理由，就肆無忌憚地越吃越多。眾生貪愛的增長，就是因為過去世不斷為貪愛找理由，所以貪愛就一直增長，變成一股勢力，停不下來。就算你這一世斷了三縛結（聲聞見道），或者開悟了（大乘見道），你的貪愛也不會馬上停下來，必須要悟後起修，才有辦法把煩惱斷掉。五、「命濁」就是短命。佛經說，人類的平均壽命，可以短至十歲，長至八萬四千歲。我們現在不到百歲，算是很差的了，這就是命濁。有一個說法是，人壽兩萬歲以上就不是「五濁惡世」了，兩萬歲以下的話，五濁多少都會出現一些。

釋迦牟尼佛就是在這個五濁惡世出世並度化眾生。前一尊的迦葉佛，人壽兩萬歲，還不是五濁；而現在不足百歲，這個時候的眾生根器頑劣，不容易度化。在這裡成佛要受很多罪，比如提婆達多放出醉象想把佛踩死，又慫恿人家設火坑陷阱，在佛的飯裡下毒，還丟大石頭想把佛砸死等等。所以在五濁惡世，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用三乘佛法來接引心性不同的眾生。如果不是五濁惡世，就不一定會講三乘，比如後面會講到：舍利弗尊者將來成佛時，名叫華光如來，當時的眾生都是善根深厚的菩薩，只講大乘法就可以，但華光如來還是講三乘佛法。因為他過去世看到釋迦牟尼佛這樣講，所以行菩薩道時發了「成佛時講三乘法」的願，到時候就會這樣做。

佛又說：「雖然我釋迦牟尼講三乘佛法，但如果我的弟子中，有人自認是阿羅漢、辟支佛，卻不明白唯一佛乘的道理，那麼，他根本就不是阿羅漢、辟支佛，也沒有資格做我的弟子！」這話講得很嚴厲。「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無有是處是絕對不可能的意思，絕對沒有一個阿羅漢會不信受一乘佛法。在講《法華經》之前，佛現起大神通變化，照東方萬八千佛國土，讓與會的大眾看到那麼多佛世界，其中還有無數菩薩在行菩薩道。在現場看到這種景象的人，如果還對唯一佛乘有懷疑、只想取證無餘涅槃，只能表明他是增上慢人。除

非是佛不住世的時候，一個人修聲聞法，不想成佛，這有可能。因為很多佛法，必須有佛陀住世的威德力，人們才會相信。

「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我們現在就是佛滅後，很多人沒有親眼看到佛的神通變化，也看不到其它世界的眾生，還有鬼神、天人、龍這些，他們都看不到，會懷疑也很正常。那麼，現在佛陀不在人間，為什麼還有人相信《法華經》呢？因為你可能過去世就在法華會上，目睹佛陀示現的神通，現在世自然就相信，未來世也會。當初你看得目瞪口呆，印象非常深刻，這個無漏法種，深深地種在了你的心田，讓你永劫不忘。但如果你當時不在場，現在突然看到《法華經》，很可能會起懷疑，這個時候只要你不毀謗，等到下一尊佛出世，你親眼看到佛的神通、威德，就會接受這個法，沒有絲毫的懷疑。不過，這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所以佛告訴我們：「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而且，雖然現在沒有佛住世，我們也還是要廣說《法華經》，因為這裡還有很多菩薩在修行。現在在人間的，基本都是菩薩種性的佛弟子；二乘根器的人，或者已經取證無餘涅槃，或者在天上，就算人間有，也沒幾個。當時的阿羅漢，命終入了無餘涅槃；三果人，死後往生到色界的「五不還天」，禪定好的甚至去了無色界，他們在那裡取證無餘涅槃，不會再來人間；二果或初果人，死後會先到欲界天，在欲界天死後再下來人間，而天上的壽命和時間又比人間長很多<sup>4</sup>，所以佛陀當時的二果、初果人，現在都還在天上。佛陀時代，人間修菩薩乘的弟子雖然相對較少，但他們常會發願再來人間，經過兩千多年的累積，大部分的修行人都是學菩薩乘的了。大乘法在中國傳了一千多年，中國的出家人，基本都是受菩薩戒，幾乎沒有人修聲聞法；現在世界上大概只有東南亞的南傳佛教還是學聲聞法。《法華經》在中國一向被稱為「經中之王」，相關的感應事蹟也不少，所以我們現在講《法華經》完全沒問題，你過去世一定熏習過，過去世沒有學過佛法的人不會一撞進來就能聽到《法華經》。下面是重頌。

<sup>4</sup> 例如欲界天最底層的四天王天，壽命五百歲，他們的一天又相當於人間五十年。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 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慢， 優婆夷不信，  
如是四眾等， 其數有五千， 不自見其過， 於戒有缺漏，  
護惜其瑕疵。 是小智已出， 眾中之糟糠， 佛威德故去，  
斯人少福德， 不堪受是法。 此眾無枝葉， 唯有諸貞實。」

這個重頌是世尊對剛才說法的總結，比較長，講的方面也較多，所以分段來講。首先，佛說剛才離席的五千弟子，不僅對自己錯誤的知見沒有自覺，反而因為害怕聽到佛說的法會動搖自己的信念而退場。這些人沒有多少福德，不堪聽受接下來要講的一乘佛法，剩下來的大眾，才是真正的佛子。

舍利弗善聽！ 諸佛所得法， 無量方便力， 而為眾生說。  
眾生心所念， 種種所行道， 若干諸欲性， 先世善惡業。  
佛悉知是已， 以諸緣譬喻、 言辭方便力， 令一切歡喜；  
或說修多羅、 伽陀及本事、 本生未曾有， 亦說於因緣、  
譬喻并祇夜、 優波提舍經。 鈍根樂小法， 貪著於生死，  
於諸無量佛， 不行深妙道， 眾苦所惱亂， 為是說涅槃。  
我設是方便， 令得入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所以未曾說， 說時未至故， 今正是其時， 決定說大乘。  
我此九部法， 隨順眾生說， 入大乘為本， 以故說是經。  
有佛子心淨， 柔軟亦利根， 無量諸佛所， 而行深妙道。  
為此諸佛子， 說是大乘經， 我記如是人， 來世成佛道，  
以深心念佛， 修持淨戒故。 此等聞得佛， 大喜充遍身，  
佛知彼心行， 故為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 引導於眾生，  
說佛智慧故， 諸佛出於世。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  
終不以小乘， 濟度於眾生。 佛自住大乘， 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眾生。 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  
若以小乘化， 乃至於一人， 我則墮慳貪， 此事為不可。  
若人信歸佛， 如來不欺誑， 亦無貪嫉意， 斷諸法中惡。  
故佛於十方， 而獨無所畏。 我以相嚴身， 光明照世間，  
無量眾所尊， 為說實相印。 舍利弗當知， 我本立誓願，

欲令一切眾， 如我等無異。 如我昔所願， 今者已滿足，  
 化一切眾生， 皆令入佛道。 若我遇眾生， 盡教以佛道，  
 無智者錯亂， 迷惑不受教。 我知此眾生， 未曾修善本，  
 堅著於五欲， 癡愛故生惱。 以諸欲因緣， 墜墮三惡道，  
 輪迴六趣中， 備受諸苦毒，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眾苦所逼迫， 入邪見稠林， 若有若無等。  
 依止此諸見， 具足六十二， 深著虛妄法， 堅受不可捨，  
 我慢自矜高， 諂曲心不實， 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  
 亦不聞正法， 如是人難度。 是故舍利弗！ 我為設方便，  
 說諸盡苦道， 示之以涅槃， 我雖說涅槃， 是亦非真滅。  
 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 來世得作佛。  
 我有方便力， 開示三乘法， 一切諸世尊， 皆說一乘法。  
 今此諸大眾， 皆應除疑惑， 諸佛語無異， 唯一無二乘。  
 過去無數劫， 無量滅度佛， 百千萬億種， 其數不可量。  
 如是諸世尊， 種種緣譬喻， 無數方便力， 演說諸法相。  
 是諸世尊等， 皆說一乘法， 化無量眾生， 令入於佛道。

世尊開始講法：「如來對眾生的種種根性、想法、言行和過去所造的業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以無量方便力、隨各個眾生的心性說九分教法，令大家都有所成就。你們這些小乘根器的人，計著輪迴生死的苦為實有，對成佛也沒有興趣，所以佛先說無餘涅槃的小乘法，讓你們先入門，從佛智中得到一定的解脫功德。之所以之前不說你們將來能成佛，是因為時機未到。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如來就為你們開演此法：如來說法的根本目的，是希望眾生都來學習成佛的大乘法。以佛說法的方便力，聲聞人就算只聽到一偈一句，將來也必定成佛無疑，在這點上與菩薩無異。實際上，十方的佛國土中，只有這一乘佛法，除非是佛為了度眾生，方便說有別乘佛法。諸佛在世間所做的，只有度眾生成佛這一件事。佛自己證得大乘法，如果只用小乘法來度人，就算只度一個，都是慳貪惜法的凡夫行為，佛絕對不會這樣做。但是，如果佛見到每個眾生，都無差別地教授大乘法，沒有智慧的眾生一定會迷惑錯亂，不肯受教。所以，為這些福德淺薄的眾生，先方便說小乘的解脫法，教他們入涅槃。雖說是涅槃，也不是真正的涅槃寂滅。要知道，諸法實相，從來都是清淨寂滅，這些佛子們總有懂得這個深法的一天，之後他們順著這個法修

行菩薩道，將來一定會成佛。一切諸佛，其實都只說一乘佛法，運用各種善巧方便，令諸眾生入於佛道。」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相當於《心經》的「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因為諸法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若以種子來看，一向都不曾有變異。這個道理《大乘起信論》稱之為「如理正念真如法」<sup>5</sup>，發菩提心，還要懂得這個道理，才能保證三個阿僧祇劫之後成佛。

又諸大聖主，	知一切世間，	天人群生類，	深心之所欲，
更以異方便，	助顯第一義。	若有眾生類，	值諸過去佛，
若聞法布施，	或持戒忍辱、	精進禪智等，	種種修福慧。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諸佛滅度已，	若人善軟心，
如是諸眾生，	皆已成佛道。	諸佛滅度已，	供養舍利者，
起萬億種塔，	金銀及頗梨、	車璩與馬腦、	玫瑰琉璃珠，
清淨廣嚴飾，	莊校於諸塔。	或有起石廟，	栴檀及沈水，
木檣并餘材，	磚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	積土成佛廟，
乃至童子戲，	聚沙為佛塔，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若人為佛故，	建立諸形像，	刻雕成眾相，	皆已成佛道。
或以七寶成，	鍤石赤白銅、	白鐵及鉛錫，	鐵木及與泥，
或以膠漆布，	嚴飾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彩畫作佛像，	百福莊嚴相，	自作若使人，	皆已成佛道。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漸漸積功德，	具足大悲心，	皆已成佛道。
但化諸菩薩，	度脫無量眾。	若人於塔廟、	寶像及畫像，
以華香幡蓋，	敬心而供養。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簫笛琴箏篪、	琵琶鏡銅鈸，	如是眾妙音，	盡持以供養。
或以歡喜心，	歌唄頌佛德，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
若人散亂心，	乃至以一華，	供養於畫像，	漸見無數佛。
或有人禮拜，	或復但合掌，	乃至舉一手，	或復小低頭，
以此供養像，	漸見無量佛。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眾，
入無餘涅槃，	如薪盡火滅。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sup>5</sup> 《大乘起信論》卷2 (CBETA, T32, no. 1667, p. 589, a16-17)

剛才講的是佛說法的方便，這裡佛又說了很多「異方便」，比如前面講的「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就是其中一種。這些都是佛菩薩爲了眾生的福德、智慧能夠增長，護佑他們漸次成佛而行的方便。

於諸過去佛， 在世或滅度， 若有聞是法， 皆已成佛道。  
 未來諸世尊， 其數無有量， 是諸如來等， 亦方便說法。  
 一切諸如來， 以無量方便， 度脫諸眾生， 入佛無漏智，  
 若有聞法者， 無一不成佛。 諸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欲令眾生， 亦同得此道。 未來世諸佛， 雖說百千億，  
 無數諸法門， 其實為一乘。 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 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  
 於道場知己， 導師方便說。 天人所供養， 現在十方佛，  
 其數如恒沙， 出現於世間， 安隱眾生故， 亦說如是法。  
 知第一寂滅， 以方便力故， 雖示種種道， 其實為佛乘。  
 知眾生諸行， 深心之所念， 過去所習業， 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 以種種因緣、 譬喻亦言辭， 隨應方便說。  
 今我亦如是， 安隱眾生故， 以種種法門， 宣示於佛道。  
 我以智慧力， 知眾生性欲， 方便說諸法， 皆令得歡喜。  
 舍利弗當知！ 我以佛眼觀， 見六道眾生， 貧窮無福慧，  
 入生死嶮道， 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盲暝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為是眾生故， 而起大悲心。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 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眾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諸梵王， 及諸天帝釋、  
 護世四天王， 及大自在天， 并餘諸天眾， 眷屬百千萬，  
 恭敬合掌禮， 請我轉法輪。 我即自思惟：『若但讚佛乘，  
 眾生沒在苦， 不能信是法； 破法不信故， 墜於三惡道。  
 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 尋念過去佛， 所行方便力，  
 我今所得道， 亦應說三乘。』 作是思惟時， 十方佛皆現，  
 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 第一之導師， 得是無上法，  
 隨諸一切佛， 而用方便力。 我等亦皆得， 最妙第一法，  
 為諸眾生類、 分別說三乘。 少智樂小法， 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雖復說三乘，但為教菩薩。』  
 舍利弗當知！我聞聖師子，深淨微妙音，喜稱南無佛。  
 復作如是念：『我出濁惡世，如諸佛所說，我亦隨順行。』  
 思惟是事已，即趣波羅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是名轉法輪，便有涅槃音，  
 及以阿羅漢，法僧差別名。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  
 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舍利弗當知！我見佛子等，  
 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  
 曾從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  
 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舍利弗當知！鈍根小智人、  
 著相憍慢者，不能信是法。今我喜無畏，於諸菩薩中，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  
 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如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  
 我今亦如是，說無分別法。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  
 正使出于世，說是法復難。無量無數劫，聞是法亦難，  
 能聽是法者，斯人亦復難。譬如優曇花，一切皆愛樂，  
 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  
 則為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花。  
 汝等勿有疑，我為諸法王，普告諸大眾，但以一乘道，  
 教化諸菩薩，無聲聞弟子。汝等舍利弗，聲聞及菩薩，  
 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以五濁惡世，但樂著諸欲，  
 如是等眾生，終不求佛道。當來世惡人，聞佛說一乘，  
 迷惑不信受，破法墮惡道。有慚愧清淨，志求佛道者，  
 當為如是等，廣讚一乘道。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是，  
 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  
 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隨宜方便事，無復諸疑惑，  
 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

世尊接著說：「十方三世的諸佛，都是這樣以方便力，令諸眾生入於佛道。我釋迦牟尼剛成佛的時候，諸天神恭請我為此界眾生說法。我觀察眾生的根器，利鈍有別，準備說三乘佛法，這時，十方佛在我眼前現身，用梵音稱讚嘉許這個決定。然後，我便去到波羅柰國的鹿野苑，為最初的五比丘說法，這就是初轉法輪。舍利弗，今天我看見無量有志成佛的佛子到這裡集會，以恭敬心求聞佛法，心裡非常歡喜，也不再擔

心說的法會令聽者困惑煩惱了，所以在你們面前，捨去方便，正直說這一乘佛法。你們要知道，親身聞佛說法本身就很難，而佛演說此法的機會更是極少，無量無數劫中難以得聞；聽後能信受的人，也都不是普通人物，非常稀有可貴，就算只說一句稱讚的話，也相當於供養了一切三世佛。所以，你們不用再懷疑、困惑，應當知道這一乘佛法是真實正直之法，你們將來都一定會成佛！」

下面進入第三品：譬喻品。

### 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

爾時舍利弗踊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踊躍<sup>6</sup>，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授記作佛，而我等不預<sup>7</sup>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剋責，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舍利弗聽到唯一佛乘的道理，非常歡喜，起身對佛陀說：「聽到世尊這樣講，我真是歡喜無比。以前我聽佛講大乘法的時候，看到菩薩們被授記將來作佛，而我們阿羅漢卻得不到授記，曾非常感傷：為什麼人家可以授記成佛、將來證得如來的無量知見，我們這些阿羅漢就不行呢？世尊，我在山林樹下，或坐或走時，也常常會想：大家一起來學佛，為什麼佛陀要用小乘法來教導我們呢？現在知道了，這其實是我們自己的過錯。如果聽到佛陀把三乘佛法都說完，我們一定會修習大乘法，但當初我們根本不了解『聲聞法只是方便說，不是佛陀最終要告訴我們的

<sup>6</sup> 《大正藏》作「勇躍」，今依宋、元、明三本。

<sup>7</sup> 《大正藏》作「豫」，今依宋、元、明三本。

教法』，所以一聽到聲聞法，就馬上信受、思惟、證果，後來聽到大乘法就不感興趣了。世尊，以前我一想到這件事，就非常難受，不斷責備自己；現在聽到佛說這聞所未聞的法，疑惑和悔意都已經斷絕，身心泰然！」

爲什麼舍利弗會這麼說呢？因爲他已經知道唯一佛乘的道理：所謂的聲聞法，其實還是大乘法，先學這個沒關係。然後，「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就是知道自己真是佛陀的兒子。佛法從佛口中說出來，聽到的人終究可以證到和佛陀一樣的果位，所以稱爲「佛子」，是從佛口出生的，和世間的生孩子不一樣。「從法化生」，不是四生<sup>8</sup>中的那種化生，而是受佛法的開化，誕生爲佛子，是法身慧命的誕生，不是五蘊生命的誕生。由此可見，「佛子」這個詞，一般的人是承擔不起的。佛子是將來能夠成佛的人，如果一個人沒有發菩提心，不夠資格叫佛子；而且要「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必須知道一部分佛法——由於親證了佛法，使他脫胎換骨，從一個自私自利的凡夫變成捨己爲人的菩薩，這樣才可以稱爲「佛子」。

爾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聞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懷大歡喜，疑網皆已除。  
 昔來蒙佛教，不失於大乘，佛音甚希有，能除眾生惱，  
 我已得漏盡，聞亦除憂惱。我處於山谷，或在林樹下，  
 若坐若經行，常思惟是事，嗚呼深自責，云何而自欺？  
 我等亦佛子，同入無漏法，不能於未來，演說無上道。  
 金色三十二，十力諸解脫，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  
 八十種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  
 我獨經行時，見佛在大眾，名聞滿十方，廣饒益眾生。  
 自惟失此利，我為自欺誑。我常於日夜，每思惟是事，  
 欲以問世尊，為失為不失？我常見世尊，稱讚諸菩薩，  
 以是於日夜，籌量如此事。今聞佛音聲，隨宜而說法，  
 無漏難思議，令眾至道場。我本著邪見，為諸梵志師，  
 世尊知我心，拔邪說涅槃。我悉除邪見，於空法得證，  
 爾時心自謂，得至於滅度；而今乃自覺，非是實滅度。」

<sup>8</sup> 「四生」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眾，龍神等恭敬，  
 是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佛以種種緣、譬喻巧言說，  
 其心安如海，我聞疑網斷。佛說過去世，無量滅度佛，  
 安住方便中，亦皆說是法。現在未來佛，其數無有量，  
 亦以諸方便，演說如是法。如今者世尊，從生及出家、  
 得道轉法輪，亦以方便說。世尊說實道，波旬無此事，  
 以是我定知，非是魔作佛。我墮疑網故，謂是魔所為，  
 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演暢清淨法。我心大歡喜，  
 疑悔永已盡，安住實智中。我定當作佛，為天人所敬，  
 轉無上法輪，教化諸菩薩。」

這個重頌是舍利弗向世尊說出心裡話：「聽到世尊講的法，我得到未曾有的大歡喜。在此之前，我雖然已證阿羅漢果，但不能成就如來的無上智慧功德，每當我想到這裡，就常常哀歎自責、感傷難過。在跟隨世尊學習佛法之前，我是外道人，世尊知道我的心性，為我拔除邪見，說取證無餘涅槃的佛法。我在您的教授下，斷除了邪見，證得阿羅漢果，將來會入無餘涅槃。現在我才知道，無餘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佛所證的究竟涅槃才是。您又說我們這些聲聞人將來也會成佛，聽到這裡，我之前的疑惑和悔意都已經消除了。其實，剛聽您這麼說的時候，我嚇了一大跳，心想：『難道是魔變化成佛的樣子，說這些話來擾亂我的心、障礙我進入無餘涅槃嗎？』後來您用善巧的譬喻，讓我知道了過去、現在、未來諸佛都是這樣以種種方便演說一乘佛法，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懷疑和困惑了！心裡無比歡喜，也知道自已將來一定會成無上佛道。」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佛對舍利弗說：「你也不要怪我這麼晚才告訴你，我現在在大眾前告訴你真實的情況：其實，你隨我學佛已經很久了。過去曾有兩萬億尊佛，我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常常教授你菩薩法，你也不斷跟隨我精進修

學。舍利弗啊！這一世你把菩薩法的事情都忘記了，聽到聲聞法就開始修行，證果之後，便滿足於對聲聞有餘涅槃的成就。我現在讓你想起自己過去的本願和菩薩行，不只是你，還要為所有聲聞弟子說這部大乘經。這部大乘經，名叫《妙法蓮華經》，教導一切佛弟子學菩薩法，這個菩薩法，才是諸佛所護念的、希望一切佛弟子學習的法。」

說一個題外話，其實看到這裡，你心裡應該會有疑問：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佛弟子、三明六通具足的大阿羅漢。三明包括宿命明，六通包括宿命通，所以，至少八萬大劫的往事，他應該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竟然會忘記自己過去世曾經修過菩薩道？看到這裡你如果不懷疑，看經典就會漏過一些重要的訊息，佛經裡有很多這種機關。兩萬億佛，這麼長的時間裡，他都跟著釋迦牟尼佛學菩薩法，如果他學的不是菩薩法，肯定老早就入無餘涅槃了，所以舍利弗從以前到現在，其實都在學大乘法，只是現在為了利益眾生，配合佛陀演出這麼一場戲。後面會提到許多大阿羅漢是內密菩薩行外顯聲聞相的菩薩再來。

接下來，佛陀就為舍利弗尊者授記了：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離垢，其土平正，清淨嚴飾，安隱豐樂，天人熾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菓。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眾生。」

「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就是說，現在的舍利弗距離成佛還非常遙遠。佛經裡講的數字，基本上是準確的，前面講兩萬億佛所，不講三萬、四萬億，這種數字都有根據，不是憑空亂講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佛陀的宿命明能夠知道準確的數字，不是那種「在很久很久以前」。如果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就表示宿命智還有不足。不過，這是指過去而言，未來的事情還沒發生，具體的時間可能會因修行人的精進程度而有差異。所以在預言未來時，經中說「供養若干千萬億佛」，沒有使用準確的數字，保留了一定的誤差。

「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

尊。」當舍利弗將菩薩道全都圓滿的時候，就會證得佛道，佛號叫華光如來，後面一大排是佛的十號。「國名離垢」，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就是這個國土的名稱，意思是「堪忍」。之前講過了，這裡是五濁惡世，所以叫堪忍。舍利弗成佛的時候，他的國土是一個樂土，不是五濁惡世，國土的名字叫作「離垢」，離開了塵垢和污穢的意思。「其土平正」，這個國土基本上是平原，不是高的高、低的低，大家走路都很方便。「清淨嚴飾」，到處都很乾淨，還有很莊嚴的裝飾。「安隱豐樂」，那裡沒有天災，吃穿等生活必需品都很豐富。「天人熾盛」，天道的眾生非常多，這也是世界清淨的表現，惡世正相反，是三惡道的眾生非常多。「琉璃為地」，琉璃是一種青色的貓眼石，以這種貓眼石鋪成地，所以地面就是寶石。「有八交道，黃金為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菓」，有八條主要的道路，用黃金繩作為路的邊界標誌，路旁還有七寶行樹，樹上也常有各種鮮花和水果，這一點跟極樂世界很像。「七寶」就是金、銀、琉璃等等。「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眾生」，這位華光如來也講三乘佛法。

「舍利弗！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其劫名大寶莊嚴。何故名曰大寶莊嚴？其國中以菩薩為大寶故。彼諸菩薩，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非佛智力無能知者。若欲行時，寶華承足。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殖德本，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淨修梵行，恒為諸佛之所稱歎。常修佛慧，具大神通，善知一切諸法之門，質直無偽，志念堅固。如是菩薩，充滿其國。」

「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這一點前面也提過，一般來講，對五濁惡世裡善根淺薄的眾生才需要說三乘佛法，因為他們不願意發菩提心。在我們這個佛國土，最早集結出來的經典是小乘經，從這件事就可以知道，當時修小乘法的人是絕對多數，學菩薩法的沒有多少。而在華光如來這個國土，根本沒有說三乘佛法的必要，但他還是依循本願，說三乘佛法。

舍利弗成佛的時候，是大寶莊嚴劫。我們現在這個劫叫「賢劫」，是有很多賢人出世的意思。據說這個大劫中，會有一千尊佛出世，目前只出現了四尊，後面應該還有九百九十六尊。雖然現在是五濁惡世，但因為人的壽命會增減，當人壽增加到超過兩萬歲的時候，這裡就不是五濁惡世了。以整個大劫來看的話，這個賢劫是非常好的。因為諸佛的出

世，間隔時間並不均等，有時很密集地出現很多佛，有時候很多劫都沒有半尊佛。如果出生在沒有佛的時代，會白受很多罪；有了佛的教化和護佑，眾生的福德和智慧才會迅速增長，二者之間差別很大。所以，我們最好不要隨便離開娑婆世界，現在雖然不好，以後可好得很！

「大寶莊嚴劫」，有以菩薩作為大寶的意思。什麼是「大寶」，各人的看法不盡相同，有的人認為自己的生命是大寶，佛經裡有個故事：一群人乘船去海裡尋找寶物，不幸碰到了惡劣的天氣，船翻了。不過，他們都漂到了一個小島，保住了性命。雖然已經一無所有，他們還彼此互相慶祝說「幾失大寶」，就是「差一點把最大的寶貝給丟掉了」，這個大寶就指生命。《法華經》這裡的大寶，是指菩薩。凡夫的生命每次投胎都會輾轉變化，而菩薩是經過無量劫的修行而來，累積了大量功德、智慧，才是真正的寶。這個國土的菩薩都是久學菩薩，有大神通、大智慧，他們想去哪裡，腳下的寶花就會載他們到哪裡。而且數量無量無邊，經中說只有佛才能知道有多少菩薩，連大菩薩都算不清。我們以前提到「阿僧祇」這個數詞，在佛經中是天人能算清楚的最大數級，這裡說只有佛才能知道，可見遠遠超過阿僧祇。一般說來，過去佛再成佛一次，才會有這麼多菩薩。比如文殊師利菩薩，他是過去佛，現在示現成菩薩。雖然他已經成過佛，但還有更高一層的願，這個願其實就是成佛的條件，文殊菩薩設定的條件，達成起來非常困難<sup>9</sup>。相應的，當他達成時，那個國土的菩薩會多到算不清，跟這裡的情況一樣。所以，舍利弗的真實身份也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位過去佛。

「舍利弗！華光佛壽十二小劫，除為王子未作佛時。其國人民，壽八小劫。華光如來過十二小劫，授堅滿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告諸比丘：『是堅滿菩薩次當作佛，號曰華足安行、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其佛國土，亦復如是。』」

「舍利弗！是華光佛滅度之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住世亦三十二小劫。」

<sup>9</sup>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利功德莊嚴經》卷3：「文殊師利白佛言：『我願若不於無量俱胝那由多百千劫積集菩提，我終不證無上正覺。世尊！我以無礙天眼，見於十方乃至無量無邊世界所有諸佛。世尊！若非是我勸發無上菩提之心，修菩提行，勸學施戒忍進禪慧，令彼成就六波羅蜜。我既勸已教授教誡，悉令滿足無上正覺。世尊！彼時我以無礙天眼，觀察十方作佛事已，然後我證無上菩提。』」(CBETA, T11, no. 319, p. 914, b23-c2)

華光佛的佛壽，排除他之前當王子的歲月，從成佛之時算起，有十二小劫。一個小劫就是一千多萬年，比我們釋迦牟尼佛的八十年長多了。其實，釋迦牟尼佛快要捨壽的時候，曾暗示阿難尊者佛可以把壽命延長到一劫，說了三次，阿難尊者都沒反應。後來魔王波旬過來請佛入滅，佛答應三個月後入涅槃，這時阿難才恍然大悟：「原來可以請求佛陀延壽到一個小劫！」當他再請求佛陀住世，已經晚了。這後來成了阿難尊者的一個罪名，大家都怪他沒有請佛住世。「請佛住世」也是普賢行願中的一願。不過，阿難也有他的理由，他想到世尊已經預記彌勒菩薩成佛了，如果佛陀住世一劫，彌勒菩薩要怎麼成佛？好像現任國王還在，太子就沒辦法登基，這也是個連鎖反應。而且，佛住世的時間，短也有短的好處，眾生才會珍惜，這後面會講到。

那時一般人民的壽命都有八小劫，這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比的。人壽長，福報大，相應的，佛壽也比較長。其實那個國土也很特別，我們的世界，眾生最多八萬四千歲，那裡卻是八個小劫，差距太懸殊了。接下來，當華光如來的壽命將盡時，會授記堅滿菩薩為下一尊佛，佛名「華足安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就是授記這位菩薩將來成佛。華光如來滅度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也住世三十二小劫，這與釋迦牟尼佛的相比，也顯得特別長。但並不是因為佛的功德有差異，而是與眾生的福德相關。佛與佛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舍利弗來世，成佛普智尊，號名曰華光，當度無量眾。  
 供養無數佛，具足菩薩行，十力等功德，證於無上道。  
 過無量劫已，劫名大寶嚴，世界名離垢，清淨無瑕穢。  
 以琉璃為地，金繩界其道，七寶雜色樹，常有華菓實。  
 彼國諸菩薩，志念常堅固，神通波羅蜜，皆已悉具足。  
 於無數佛所，善學菩薩道，如是等大士，華光佛所化。  
 佛為王子時，棄國捨世榮，於最末後身，出家成佛道。  
 華光佛住世，壽十二小劫，其國人民眾，壽命八小劫。  
 佛滅度之後，正法住於世，三十二小劫，廣度諸眾生。  
 正法滅盡已，像法三十二，舍利廣流布，天人普供養。  
 華光佛所為，其事皆如是，其兩足聖尊，最勝無倫匹。  
 彼即是汝身，宜應自欣慶。」

這個重頌是釋尊授記舍利弗尊者將來成佛，佛號華光如來，並描述佛國土的種種殊勝莊嚴。

爾時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眾，見舍利弗於佛前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各各脫身所著上衣、以供養佛。釋提桓因、梵天王等，與無數天子，亦以天妙衣、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等，供養於佛；所散天衣，住虛空中，而自迴轉；諸天伎樂百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眾天華而作是言：「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轉無上最大法輪。」

前面講過，「四部眾」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和天龍八部加起來，就是十二部。總共十二部的大眾，看到舍利弗得到授記，都非常高興，他們紛紛脫下上衣來供養佛。「釋提桓因、梵天王等，與無數天子」，釋提桓因也叫帝釋天，是欲界忉利天的天王；梵天王是色界初禪天的天王；天子是這些天界的一般天人。他們也以天界的衣服、伎樂、鮮花來供養佛：天衣散出以後，不是直接落下來，而是在空中盤旋；伎樂在空中同時表演，「伎」是各種表演，比如舞蹈、戲劇，「樂」是樂器的演奏；天花像下雨一樣飄散下來。前面也講過，「天花亂墜」現在不是什麼好詞，但它的典故來自佛經，本意是指說法到微妙之處，有天人散下天花進行供養。這些天人們還稱嘆道：「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轉無上最大法輪！」

「波羅奈」是當時一個國家的名字，佛陀初轉法輪、度五比丘的地點「鹿野苑」，就在這個國內。最初佛陀是跟五比丘講聲聞法，令他們證了阿羅漢果，佛教徒稱之為「初轉法輪」；現在是講唯一佛乘，能讓一切大眾都成佛，是一切佛法中最高的法，所以天人們說「復轉無上最大法輪」。這部《法華經》，《大正藏》分在「法華涅槃部」，這是因為，佛講《法華經》的時候，離他入涅槃就不遠了，比如前面的日月燈明佛，講完後就入了涅槃。佛講法有前後次第，三乘佛法是按照聲聞、緣覺、菩薩的順序而說，如果一開始就講唯一佛乘，聲聞、緣覺法就不好講了，這樣一來，會發生佛最初擔心的事情：只講佛乘的法，很多眾生根本聽不進去。所以，這都是考慮到眾生的根器而作的安排。

爾時諸天子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分別說諸法，五眾之生滅。  
 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  
 我等從昔來，數聞世尊說，未曾聞如是，深妙之上法。  
 世尊說是法，我等皆隨喜。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記，  
 我等亦如是，必當得作佛。於一切世間，最尊無有上，  
 佛道叵思議，方便隨宜說。我所有福業，今世若過世，  
 及見佛功德，盡迴向佛道。」

這個重頌是諸天說道：「世尊，您過去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初轉法輪，說聲聞法；之後的數年歲月中，您廣說五乘佛法；現在又說了一乘佛法這最勝妙的法，轉無上大法輪。一乘佛法非常深奧，能敬信的人很少。我們過去也經常聽如來說法，卻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深妙的法，所以非常歡喜。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阿羅漢，剛才得到佛的授記，我們隨喜讚嘆，並知道自己將來也一定成佛。無上佛道不可思議，如來為度化眾生，應各種眾生的根器隨宜說法。我們願以自己過去、現在所有的福德善業和見佛功德，全部迴向成佛之道。」

這些天人看到舍利弗尊者被授記，就說「我等亦如是，必當得作佛」，不用佛陀授記，他們自己就知道。因為按照唯一佛乘的原理，遲早都會成佛，授不授記根本不是問題。授記的作用，主要是讓修行人升起大信心。「佛道叵思議，方便隨宜說」，唯一佛乘太深奧了，所以如來要方便隨宜而說。三乘佛法，乃至人乘、天乘，都是為了接引眾生究竟成佛。

「我所有福業，今世若過世，及見佛功德，盡迴向佛道」，見佛需要深厚的福德基礎，不是簡單的事。比如釋迦牟尼佛生在印度，那個時候人口少，交通也不發達，能見到佛的，除開其它道的有緣眾生，只有部分印度人，在當時來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這一整句，相當於普賢行願的「普皆迴向」，他們是為了成佛才來修習，不是為了升官發財這些人天福報。如果我們學佛，是為了求佛保佑自己平安、升官發財，這就有滲漏，跟「普皆迴向」不符了。把全部的福業都迴向佛道，才是真正的菩薩行。可見，這些天人都是修行大乘的菩薩，知道大乘法的殊勝之處，說的話也都符合唯一佛乘的道理。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無復疑悔，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是諸千二百心自在者，昔住學地，佛常教化

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學、無學人，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謂得涅槃；而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墮疑惑。善哉，世尊！願為四眾說其因緣，令離疑悔。」

這時舍利弗說：「世尊，得到您親口授記，我現在已經沒有絲毫疑悔了！不過，在場還有一千二百位阿羅漢，他們以前聽您說『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都認為無餘涅槃就是究竟涅槃，現在突然聽到您這麼說，他們都墮入了懷疑和困惑。請世尊您一定講清楚，消解他們的懷疑。」

舍利弗的心裡一直有疑悔，現在得到授記，終於生起了無比的信心，所以授記對聲聞人真的很有鼓舞作用。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唯一佛乘的道理，就應該保留善法欲和成佛的願，不然會像阿羅漢一樣產生這種疑悔。《維摩詰經》說：「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sup>10</sup>「正位」是指「不知不見」，阿羅漢安住在無欲的境界，他們完全沒有了別色、聲、香、味、觸、法的欲望，也斷掉了善法欲和「上求佛果、下化眾生」的願望。因為只要有任何一絲欲望和願求，就入不了無餘涅槃。如果有阿羅漢發起了「上求佛果、下化眾生」的願，他的果位就從四果退回到四果向，不再是阿羅漢，因為他的智慧和福德又沒有達到七地滿心菩薩的程度，無法同時保有菩薩和阿羅漢兩個果位。從解脫道的角度看，這等於退墮。但是，阿羅漢是很小很小的果位，與佛果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所以，為了成佛，保留善法欲和佛願是絕對必要的，在大乘法中，稱之為「留惑潤生」。

「千二百心自在者」指現場的一千二百位聲聞阿羅漢，「心自在」意指心能夠離開三界的繫縛。「是學、無學人」，「學」是在聲聞乘證了一定果位，但還沒有證阿羅漢果的人；「無學」是已滿證解脫道的阿羅漢。在他們的觀念裡，「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謂得涅槃」，意思是：離開我見，離開有、無等見，這樣就會證得有餘涅槃，命終證入無餘涅槃。這是聲聞道的修法。聲聞人的修行，首先要斷掉「我見」，證入有學位；之後如果想證到阿羅漢的無學位，必須做到「不知不見」，這個問題《阿含經》裡有講。阿羅漢不會抱著「我是阿羅漢」或「我將來死後會入無餘涅槃」這種想法不放，這是想陰，會讓他們證不了涅槃。涅

<sup>10</sup> 《維摩詰所說經》卷2〈8 佛道品〉(CBETA, T14, no. 475, p. 549, b4-6)

槃的取證，並不是一直作意在「涅槃」上，而是現觀六識的了別都是引發煩惱的原因，從而讓六識自然止息、不再熾盛，於是「順入」涅槃。

《阿含經》說，要把六識的每一次覺知，都當作一根矛刺在身上，修解脫道的人要這樣修，所以每一個阿羅漢都是不知不見，他們會常常住在三解脫門中，這是阿羅漢的證境。而現在聽到佛說的這一番話，他們心中都滿是問號。

其實，佛以前對他們說的「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出於方便而說的聲聞法。如果按照菩薩法，應該這樣說：佛所住的無住處涅槃——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才是究竟涅槃。當菩薩明心時，就會知道：在生死當中，涅槃其實一向存在，不需要離開生老病死而去入涅槃，這是菩薩證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大乘法是「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眾生無論何時都本自保有。所以，說要離開生老病死才能證涅槃，不是究竟的佛法。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世尊說：「我剛才不是已經講了嗎？不只是我釋迦牟尼，過去、未來諸佛都是一樣，爲了讓眾生究竟成佛，用各種不同的因緣、譬喻、言辭方便攝受眾生。包括演說三乘法、五乘法，都是爲了讓眾生修習菩薩法，究竟成佛。好吧，舍利弗！既然你們還是弄不清楚，我再用譬喻來加深你們的理解。」

接下來這部分，是很有名的譬喻「三界火宅」。「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我們常說「出離三界」，出離三界就是涅槃，只有涅槃是三界外的法，其它的萬法全都在三界內。佛就開始講這個譬喻。

「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眾，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閣朽故，牆壁隕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匝俱時焮然火起，焚燒舍宅。」

一個大國裡，有位非常富有的長者，他錢財無量，還擁有很多田宅和奴婢。他的家非常大，很多人都住在這裡，但只有一扇門。這座大宅子已經損壞、朽敗得相當厲害，房樑都快倒了，非常危險。更糟的是突然發生火災，一時間房子都燒了起來。這裡的一門，象徵「唯一實相、不二法門」，也可以說是「唯一佛乘」。佛門的方便雖然有很多，但所有的修證都離不開不二法門。

「長者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

這時，長者的數十個孩子還在宅子裡。從後面的重頌看，長者當時身在宅外，他聽說孩子們在裡面，就馬上衝進去，看到了他的孩子們，心想：「我自己雖然能安全地離開這裡，但這些孩子還在裡面玩得很高興，對火災完全無知無畏，就算被火焰灼傷、感到疼痛，也不覺得是危險，完全沒有逃出去的意思。」

這裡的孩子，是比喻眾生在三界裡打滾，根本不覺得這是痛苦。比如你作為人，最大的痛苦是哪幾個地方？首先，你的父母，他們如果生病，你會很擔心。父母、配偶、子女、兄弟，都是眷屬，你一定希望他們能夠安樂和睦，但是常常不如人意。特別是配偶，有時候感情不好，嘔氣吵架，又要勉強住在一起。或者，沒結婚的想要結婚，結婚以後過不下去又想離婚，這都很累。再就是工作，工作很不好找，有了之後做起來也辛苦，工資還總是不夠花。「紫微斗數」把人的命運分為十二宮，除了命宮之外，還有父母、夫妻、兄弟、子女、交友、事業、財帛、遷移、福德、田宅、疾厄，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項，都包括在內，這些其實也是會產生煩惱、痛苦的主要方面。如果一輩子在每方面只用操一次心，可能你覺得還好，但如果每年都有大狀況，你肯定受不了。而且，輪迴是無止盡的，你每世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以中國來講，現在是承平時，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沒有大規模的疾病流行，也就是說，刀兵、饑饉、疾病三劫都不是普遍存在。如果是生活在魏晉南北朝的亂世，或現在這些戰亂的國家，人的狀態就很糟糕。在和平的年代，人們會覺得這種生活可以一直過下去，但往往事與願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大部分都在戰亂、天災、疾病之中，老百姓

的生活像現在這麼好，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像孟子的時代，「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這就是好的生活了；他的經濟思想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只是這樣而已！以前有的地方，遇到饑荒，整個家族的人都把錢糧拿出來，交給一個大家認為有出息的年輕人，讓他到異鄉去想辦法，其它人都留在村子裡等死，你說這苦不苦？但是待在這個火宅裡的人，都覺得這個苦就是應該承受的。再如，夫妻吵架、情侶分手，也都很苦、很磨人。但大家都還是說：「人生就是這樣子。我還是要勇敢去愛！」很多流行歌曲都這樣唱。所以眾生根本不知道這是苦，還覺得人生本來就是這樣，這就是譬喻說的：火把你燒到渾身是傷，你還毫無察覺，根本不知道這個三界火宅其實是可以離開的。以現代的說法，這叫做溫水煮青蛙——危險慢慢地增加，讓人沒有警覺，最後無力脫逃，痛苦而死。

另外，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譬喻裡說，大宅住了好幾百人，而長者的孩子只有二、三十人。下面的經文會說，佛把一切眾生都看作他的孩子，既然這樣，為什麼譬喻中的長者只關心他的孩子呢？這裡提供兩個解釋，不一定是佛陀的原意，大家不妨參考一下。第一個解釋，譬喻必須符合多數人所知的事實，一個大富長者的住宅，當然會有很多家屬、員工，就好像現在大公司的老闆，員工一定比子女的人數多，也會有很多遠近親戚。所以譬喻裡，這二、三十人是長者最親、最牽掛的子女，長者自然優先關心他們。

第二個解釋，住在火宅的其他人，都知道火宅的危險，而且有脫離的能力，不需要長者的提醒和幫忙，也就是說，這些人比喻過去佛。因為佛陀才是法王，即使是等覺菩薩，也只是法王子，只要還沒有成佛，在佛陀眼裡都是他的兒子。如果說三界中有哪些人不是佛子，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們早已成佛，但不示現佛身，而是以其他各種身相輔佐現在佛廣度眾生。也許你會說：「這樣的話，過去佛豈不是比眾生的人數還多十幾倍？」其實，眾生雖然多，但我們要想到，過去無量劫，已有無量無邊的眾生成佛，所以，這個地球六十幾億人口，其中五十幾億都是過去佛，也不是不可能。過去佛示現的身相沒有任何限制，比如觀世音菩薩，他就是最有名的過去佛之一，後面第七卷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觀世音菩薩會示現為小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男、童女等等身相，你根本辨別不出來。其

實，說不定地球上除了你以外，所有人都是過去佛的示現，他們共同演出一場大戲，目的就是度你成佛。

「舍利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襪、若以几<sup>11</sup>案，從舍出之。』」

長者又想：「我身手有力，可以借助布條、桌子出去。」「衣襪」可能指布做的長方形口袋，「几案」就是桌子，現代人也常借助布和桌子來逃生。長者是佛陀譬喻自身，佛陀有大神通、大智慧，他自己要離開太容易了，甚至一個阿羅漢都可以做到。離開三界火宅，對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來說，完全不是問題。我們要知道，最容易的事情是離開三界，最難的事情是度眾生！因為眾生非常頑固，佛菩薩說破嘴他也不信，或者勉強相信，接著又退轉了，無法安住。

「復更思惟：『是舍唯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

長者又想：「這裡只有一扇門，又非常窄小。我的孩子都很幼稚，連這是痛苦都不知道，還對這個玩耍的地方貪戀不已，不肯離開。這樣下去很危險，都會被火燒死。我得讓他們儘快出去，免受火災的禍患。」他就告訴孩子們說：「這裡已經起火了，你們趕快出去！」但這些孩子正玩得開心，根本不聽爸爸的話，甚至連什麼是火、什麼是房子、什麼是危險都不知道。仍舊到處奔跑嬉戲，不時看看父親。

「唯有一門，而復狹小」，暗喻開悟沒那麼簡單，我們自己是摸不到門的，必須有高人的指引才找得到。在我們這一期人類文明史中，無師而自悟三乘佛法的，只有佛陀一個人；其它的都有人教，就算沒人教，也是借助佛經。這些孩子不理父親、繼續玩，也還是象徵：三界是個牢籠，裡面的煩惱煎熬著眾生，他們卻毫無所知，以為是理所當然。

<sup>11</sup> 《大正藏》作「机」，今依宋、元、明三本。

「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

這個時候，長者心想：「火勢熊熊，我和孩子們如果不馬上出去，肯定都被燒死。我得想個辦法，讓大家都免於火患。」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各自喜歡的珍奇玩物，就對他們說：「有非常好玩的東西，你們要是不要，將來肯定後悔。現在門外，有羊車、鹿車和牛車，隨你們怎麼玩。你們應該趕快到外面去，你想要哪種車，我就給哪種車。」這個好玩的東西，正是他們想要的，一下子都爭先恐後地跑出去了。長者看見大家都到了外面寬敞的平地，再也沒有什麼危險，這才放下心來，並為大家都逃離了災難感到高興。這時孩子們對他說：「您剛才說的羊車、鹿車、牛車，現在可以給我們了吧？」

「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象徵佛陀觀察一切眾生，知道他們的喜好。你想要什麼東西，他才可以設方便；如果你不感興趣，他就不會用這個方法。比如你對無餘涅槃不感興趣，他就不會教你修解脫道；你現在求升官發財，他就給你這個。總之，佛設的方便都隨順眾生的心性。「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這個地方暗喻四種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和無住處涅槃。

「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周匝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幪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繩絞絡，垂諸華纓，重敷綰綖，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殊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

吾子，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

這時長者就把車子賜給孩子，但是，只有牛車一種，沒有羊車和鹿車。牛車非常豪華，車是用白色的牛來拉，走起路來又穩健又迅速，還有很多僕人隨侍。羊車、鹿車、牛車，象徵三乘佛法：羊車是聲聞乘，只拉得動一個人；鹿車是緣覺乘，比羊車能多拉一點；牛車可以載好幾個人，比喻菩薩乘，這是用古代的交通工具來比喻，按現在的說法，用火車來比喻更合適，因為載的人更多。另外，「乘」這個字，很多人唸作「chéng」，但三乘的用法，其實是由交通工具引申而來，作這個意思講時，「乘」唸作「shèng」更合適。

車的載重代表度化的眾生，但這其實很難作精確的譬喻，因為一個菩薩能度的眾生多到數不清楚，不管用什麼車打比方都不確切。我們可以想想看，一個聲聞人，越精進就越快取證無餘涅槃，能度多少人？倒是很懈怠的初果人，如果有眾生來請法，他可以給人家講解脫道，這樣還可以多度幾個人，但最多也只是在他七返人天的十四世時間之內。而且在欲界天的時候，人們都是「玩到死」——上去就是拼命地玩，福報耗盡時就死了——沒有心思聽佛法。所以聲聞人度不了幾個人。然後，緣覺度的人會多一些，因為他們都有神通，證果時常常會昇到空中，上身出水、下身出火，或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在空中飛騰變化，這就能對很多人起到勸發作用。而且，大部分的辟支佛，以前都是心性高傲的人，不願意別人教，所以生在無佛的時代，全靠自己摸索，這樣據說需要百劫才能成就辟支佛果。成就得慢，度的人也比較多。當然，這些完全不能跟大乘比，大乘可厲害了，從初發心到成佛，有三大阿僧祇劫，光是一個阿僧祇劫，度的人就超過聲聞、緣覺無數倍。而且成佛之後也不取證聲聞、緣覺的那種無餘涅槃，永遠利樂眾生下去。所以這裡雖然用大車、小車來打比方，實際上完全不成比例。

然後經文講長者為什麼不給孩子羊車和鹿車：這個長者錢多到沒處花，對他來說，羊車和鹿車是很差的，這種七寶牛車他有很多，就算給全國每人發一輛，也還有剩餘，更何況給這幾個孩子。這就好像給全中國每個人配一輛勞斯萊斯，有錢到這種地步！這其實是象徵自性清淨心是每個眾生本來就有的，佛菩薩只是告訴你這個道理，對他們自己完全

沒有損失，所以這個「周給一國」講得還比較客氣，如果佛把全世界的人都度光，會有損佛的福德智慧嗎？完全不會！經文後面會講，自性清淨心是萬法的總源頭，是如意寶珠，這都在表示大乘法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你現在覺得成佛很難想像，但將來你成佛時，福德、智慧、解脫全都具足，就一點都不稀奇了。比如神通，你現在還要去向佛菩薩求升官發財，等你成佛時，是眾生來求你了，你可以變出黃金給他，佛有這個本事，因為他「於相於土皆得自在」。當然，這也要那個眾生有這個福分才行。比如，前面講到舍利弗成佛時，佛國土非常殊勝，人腳下有寶蓮花載著他們飛行，想去哪就去哪，這可比我們這裡強多了。現在就算配一輛車給你，上下班時還是到處都塞車，勞斯萊斯也一樣。佛國殊勝的地方太多了，一般人無法想像，佛陀成就的功德、智慧和神通。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不？」

有的孩子是因為想要羊車、鹿車跑出去的，結果長者沒有給他們羊車、鹿車，都給最好的牛車，所以佛現在問舍利弗：「你們覺得長者是在騙他們嗎？」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況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何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

舍利弗回答說：「這當然不算是騙。長老是為了讓孩子都活下去，就算出去以後什麼都沒有，也不能怪他說謊騙人。」這裡就表示，佛教承認善意的謊言，如果能讓眾生進入更好的境界，便不算犯戒。你要幫他的忙，而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欺騙他人，否則就違反了十善業道的妄語戒。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永盡

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眾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眾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

佛陀稱讚舍利弗說：「善哉，善哉，正如舍利弗你所說。跟譬喻同樣的道理，如來就像世間眾生的父親一樣。」

「於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餘。」「怖畏」，眾生會怕死、怕疼、怕窮、怕病，對很多東西都會感到恐懼。比如張飛，他在戰場上不怕死、不怕痛，當他說自己什麼都不怕時，孔明說「病」，他就怕了，一病起來什麼力氣都沒有，更不用說打仗了。古代的醫療不發達，很多病查不出原因，無法醫治。對我們一般眾生而言，一定有怕的東西，這就是怖畏。即使是解脫道修習圓滿的阿羅漢，也會怕生死輪迴這個大麻煩，所以才要取證無餘涅槃；他們也怕大菩薩來問難，問到不懂的法，會覺得難堪。只有佛才是什麼都不怕。「衰惱」，衰是倒楣，惱是煩惱，衰惱就是各種不愉快的事。「憂患」是擔心，比如擔心孩子不會讀書、擔心工作保不住、擔心生重病等等，太多了。「無明闇蔽」，前面提過，無明是對事實真相不能如實了知，也就是沒有智慧。當然，並不是說每一件事你都要知道，某個電影明星叫什麼名字，你不知道也沒關係，這不會造成你的煩惱，所以不算無明。但你如果不知道「五陰非我」，就一定會執著於五陰，從而產生一大堆煩惱，這就是解脫道所說的無明。佛道的無明，是你不知道一切法相都是自心所現，根本沒有實體，這個義理也函蓋解脫道的五陰非我，比它更為透徹。

「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這些怖畏、衰惱等等，佛都已經斷盡，不會再遺留一絲一毫，他已成就了佛的一切功德。這個「無量知見」與「一切種智」對應，他知道世間一切法的原理。「力、無所畏」指十力、四

無所畏，屬於佛所成就的十八不共法，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佛學辭典，不過現在沒必要深究，這離我們的修證還很遠，有文字解釋也不知道它的實義。「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初地以上的菩薩有十種波羅蜜，方便和智慧包括其中：方便波羅蜜，就是方便善巧，知道眾生需要什麼，讓眾生能夠到彼岸；智慧（般若）波羅蜜，主要是對自己的修證而言。有了智慧和方便，就能度很多眾生，其中智慧是根本：有智慧無方便，度的人會比較少；有方便無智慧，自己都度不了，別說度別人了。「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恆求善事，利益一切」，這不用解釋。

「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眾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朽故火宅」是又破又舊的房子，比喻三界，雖然這裡有各種麻煩，但如來必須到三界中才能利益眾生。如果像二乘人那樣自己取證無餘涅槃、離開三界，是度不了半個眾生的。佛要度盡所有眾生，消滅他們一切的煩惱，讓他們都成究竟佛。所以剛才譬喻裡的火，象徵眾生的一切煩惱：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貪瞋癡三毒。

「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燒煮」這個詞用得很重，在熾火裡燒、開水裡煮，在佛看來，眾生是這樣在受苦。佛經裡常說，天人和其它清淨佛國的人，看我們這個娑婆世界，說是「堪忍」，意思是「那麼痛苦你們還受得了，真有本事！」就像有的宗教修行人，能站在燒紅的火炭上，他受得了這個痛苦。天人看我們，也覺得我們真是厲害，這是讚歎在這裡度眾生的菩薩，也是憐憫眾生，因為無知，不得不忍受無益之苦。「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眾生為了五欲受種種苦。五欲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色、聲、香、味、觸」，一種是「財、色、名、食、睡」，這裡應該是指「色、聲、香、味、觸」，因為經文裡「五欲」後還有「財利」兩字，如果指「財、色、名、食、睡」就不會這麼說了。「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眾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貪著、追求各種事物，如名利、異性，貪愛的心很熾盛，煩惱就重；追求得很厲害，也極容易造作惡業，這樣死後就會下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

「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天界、人間的眾生，就算比三惡道好很多，但也要受貧窮、愛別離和怨憎會之

苦。這裡把天人也說成貧窮，因為他們的福德還是會用完，這時作為天人的生命就結束了，這還是貧窮。「愛別離」，你愛的人、親近的人總有離去的一天。「怨憎會苦」，你不得和仇人、不喜歡的人相遇、相處。比如婆媳關係、夫妻問題，以前離婚很困難，女人又沒有經濟能力，丈夫喝酒、賭博、打人，婆婆尖酸刻薄、吹毛求疵，自己辛苦疲累、專門受氣，也離不了婚，只能這樣受煎熬。還有工作單位的同事、學校裡的室友自私自利，你看到他就心煩，又不能趕他走；甚至父母對你不好，常常打你羞辱你，這些都是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這些苦，眾生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比如愛情，他在追求的時候已經很苦了，追到以後，又要受相思之苦，幾分鐘沒見面就很難受，但他就是喜歡，所以說是遊戲其中。「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為患」，這就是眾生界的狀況。

「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眾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

譬喻裡，長者是大宅的主人，想辦法救出自己的孩子。佛也一樣，是三界的人天導師，他看到大家在三界火宅裡受煎熬，心想：「我是眾生的父親，要幫他們把痛苦都消除掉，不僅如此，還要讓他們都能親證無量無邊的佛智慧，遊戲其中。」這裡佛說「我為眾生之父」，基督教稱上帝是「天父」，在這點上有相似之處，因為說父子關係，大眾理解起來很容易，佛對眾生的關愛，用其他的關係來比喻都不是那麼貼切。

「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佛智慧」和「遊戲」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先舉個例子，佛經說，樂行布施的人，未來世會得到「衣食豐溢」的果報，就是他家裡衣服多到櫃子裝不下，食物一大堆吃不完，經常放到過期，只好扔掉。那麼，為什麼過去世的布施會和現在衣食豐溢有關係呢？這裡肯定有個原因。如果世間都是無常，人死後一無所有，然後別的地方又出生一個人，這中間應該沒有任何聯繫性，說這輩子、上輩子都是無稽之談。但有宿命通的人，和現代的催眠、輪迴等案例，都能提供輪迴和因果報應的證據。這樣一來，這中間的原因就是關鍵了。我們用電腦來打比方，假如你幾個月前在電腦裡保存了一個文件，然後關機，現在又開機打開文件查看，一般來說，這個文件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它好好地儲存在硬盤裡。類似的道理，如果你承認有三

世輪迴、因果報應，就應該知道存在著一個東西，它收集眾生的善業、惡業，然後產生相應的作用。如果現在起貪、起瞋，沒有東西收藏，將來就不會有貪、瞋的果報。好比很多客戶來訂購東西，你得把客戶的訂貨資料記錄下來，這樣才知道送貨的內容、對象、時間、地址。一樣的道理，不管你造善還是造惡，總要有一個東西來記錄，沒有的話，將來的果報就不會現起。這個東西，在佛教裡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藏識」、「我」、「清淨本心」、「第八識」、「佛性」都是。

所以簡單來講，佛教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個東西是三界萬法的總源頭，禪宗稱它「清淨本心」，唯識宗稱它「第八識」。這個第八識，能出生一切法；佛證的一切種智，就是知道第八識如何出生一切萬法的智慧，也就是這裡說的「無量無邊佛智慧」。有了一切種智，佛就可以操作它，讓它現起某些法來方便度眾生。打個比方，現在的電腦程序設計師之所以能做出電子遊戲，是因為他知道相關的知識，了解程序語言、電腦數據的規則和應用方法。同樣的道理，一切種就像電腦的各種程序和命令，建構起我們這個世界。佛陀知道一切種的功能差別，可以依循因果報應的規則操作三界有為法，產生種種效果，這對他來說是一種遊戲。他也教導你，讓你懂得一部分乃至全部的佛智慧，能夠操作部分乃至全部的三界有為法，產生你想要的效果，這個就是「令其遊戲」。

在這一點上，佛教和基督教的差別就大了。基督教或一神教的觀念裡，不需要因果關係，只要上帝的意志就夠了，真正造物的是上帝，只要祂高興，也可以讓惡人很發達。這種情況下，你想做什麼，上帝的意志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如果上帝的意志可以改變一切，歷史上就會出現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說上帝創造了一切，那自然律應該也包括在內，這樣的話，是不是天體運行的軌道可以突然改變？再比如，一個人懷孕，生出一隻豬來，是真正的豬，不是畸形的人類胎兒，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基本上沒有。有一部美國電影叫《冒牌天神》("Bruce Almighty"，臺灣譯為《王牌天神》)，講的是上帝讓一個男人在一段時間內擁有上帝的力量，也就是做一段時間上帝。這個男的就在這段時間裡，用他的意志造成了很多怪事。比如，為了製造氣氛，破壞科普勒定律，讓月亮改變固有的軌道，離地球近一些；讓一個人生出一隻猴子；讓幾十萬人都中特等獎等等。如果世界完全是上帝創造的話，就會出現電影裡這些光怪陸離的事。因為上帝的意志如果是自由的，就會不斷地

破壞自然律、因果律，而你看到的世界並不是這樣，全都在因果律的範圍內。

再比如，你生病了，就向上帝祈禱，然後病好了，你就說「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這就有過度的推演。醫生也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你為什麼不去拜醫生做你的上帝？也許你又會說：「有些病醫生治不好。」其實，很多事你求上帝也沒用啊！

所以這個地方，佛教和一神教有很大的差別。佛菩薩在救度眾生的時候，不能違背因果法則。如果這個眾生很慳貪，或者殺人放火，佛陀不能抹消他的惡業、讓他生到天界去享福。但正是這樣，才符合現象界的事實。佛陀救度眾生必須依循規則，大部分時候都是通過說法為你開智增慧。他告訴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你不聽，他有再大的本事也救不了你。個人如此，乃至諸佛國土，也必須依照因果報應的法則，由佛和眾生的福德業報共同來架構。

「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眾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眾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眾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為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這裡就講，如果沒有方便善巧，只有神通和智慧，是度不了眾生的。我們要知道，神通是有限制的。一神教一直無法解釋兩件事情：一、既然上帝是萬能的，為什麼沒有辦法阻止人造惡？第二、既然上帝是萬能的，為什麼還會發生戰爭和各種天災人禍？祂的善良子民，每天都在拼命祈禱、由衷許願，希望世界和平、風調雨順，但是都不管用。一神教解釋不了第一件事，就承認說人有自由意志，上帝管不到，所以人類造成的天災人禍自然也管不了。但是這也就表示眾生的自由意志可以跟上帝抗衡，上帝萬能的說法就說不通了。

而佛教完全不一樣。《增一阿含經》說：「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為四？世不可思議，眾生不可思議，龍不可思議，佛土境界不可思議。」這個「眾生不可思議」，是指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眾生的業力，是可以跟佛菩薩的神通力抗衡的！這表示眾生和佛菩薩是平等的。為什麼眾生有這麼大的本事？因為，佛陀是在無量劫中，熏習一切智慧法和清淨行而成就神通智慧。眾生也不輸給佛，他們是從無始

以來，累積了一切的邪見，一切的煩惱，足以和佛的神通智慧抗衡。所以，佛不可能僅用神通就把眾生度盡，眾生也不能期望：「佛啊，我現在已經信佛了，你應該馬上讓我成佛！」剛才說的一神教，那麼多信徒拼命祈禱世界和平，都沒用。因為這些信徒還是有貪瞋癡：為什麼一定要把耶路撒冷作為聖地？為什麼覺得異教徒就可以殺掉？這些都是貪瞋癡。因為過去造作了惡業，現在就有了惡果，他們的神也解決不了這個爛攤子。可見，一神教的教義不符合邏輯和事實。

總之，眾生對佛菩薩，是以業力跟神通抗衡，以邪見跟智慧抗衡，旗鼓相當。所以佛菩薩用神通、智慧來度你，還是度不了，這是佛陀自己講的：「是諸眾生，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他只用神通和智慧度不了你，必須運用方便善巧來度眾生。

「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為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眾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

「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為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前面的譬喻講到，這個長者身手有力，但他不是把孩子強拉出去，而是採取勸誘的方式。因為力氣雖然大，小孩那麼多，他一個人也救不了幾個，讓他們自己跑出去才是最快的。佛也一樣，他知道眾生用業力和邪見跟他抗衡，如來的十力、四無所畏這時都用不上，只有用智慧和方便來度化。佛知道眾生喜歡的東西不一樣，就把唯一佛乘說為聲聞、緣覺、佛三乘。眾生聽到三乘佛法後，放棄自己的邪見和煩惱，生起智慧和神通，所以，最後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神通究竟成佛，不是全都依靠佛。

「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味觸也。』」  
「麤弊色聲香味觸」就是五塵，是眼、耳、鼻、舌、身識所了別的境界，也是眾生貪愛的主要對象，比如美女、帥哥、音樂、香氣、美食等等。這裡只說前五塵粗弊，沒有說意識所對的法塵。因為法塵的範圍很廣，各種智慧（無生智、根本智、後得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等）也都離不開法塵，修大乘法不能把意識也都斷掉，不然就會入無餘涅槃。

「『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如來以是方便誘進眾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如果貪著在粗弊的五塵上，就會受很大的苦痛。所以佛陀開演三乘佛法，勸導眾生一定要離開三界苦：「你們要知道，這三乘佛法都是聖人所稱讚的自在解脫之法，能讓你們速離三界苦。」世間人所認為的快樂，都必須依靠外在的條件才能達成。比如美食的享受，你得有好吃的食物、有舌頭和健康的身體，才能嚐到美味，這都是條件。一旦條件缺失，你就痛苦了，這就是煩惱的繫縛。而三乘佛法的解脫境界是無為法，無論外境如何變遷，都不影響你的解脫功德，這就是無所依求。

「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三乘」不用解釋。「根、力、覺、道」屬於三十七道品，「根」是能生善法的意思，有五根；力是因能生善法而產生的力量，也相應有五力；<sup>12</sup>覺是七覺支；道是八正道。禪定是四禪八定等；解脫是解脫於三界有為法的繫縛；三昧是定慧等持。這是大概的解釋，詳細的內容你可以參考佛學辭典。「而自娛樂」，這樣修行會產生快樂。這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快樂，而是離開了繫縛、不再被任何事物牽著鼻子走的解脫自在，《阿含經》說「現法樂住」，《楞伽經》說「真如來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都是這個意思。總之，按照佛說的方法修行，就會得到安隱和快樂。

<sup>12</sup> 「五根者，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亦爾。……問：何緣此五名根，名力？答：能生善法故名根，能破惡法故名力。有說：不可傾動名根，能摧伏他名力。有說：勢用增上義是根，不可屈伏義是力。若以位別，下位名根，上位名力。」《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41 (CBETA, T27, no. 1545, p. 726, b13-20)

「舍利弗！若有眾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若有眾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若有眾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眾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

聲聞種性的人，一聽到聲聞法，就會非常信樂、精進修習，很快就證得阿羅漢果。這樣也不錯，至少他們證了解脫道，以後再慢慢來修佛道，總比在三界受苦好。

接下來是緣覺種性的人。這裡有一點需要交代，辟支佛雖然號稱「緣覺」或「獨覺」，但他們在過去世都有學佛因緣。一種情況是，有的人在佛世時證得了聲聞初果或二果，他不修菩薩行，死後生到欲界天，經過七返人天或一返人天，都要再來到人間取證無餘涅槃。而欲界天是長壽天，當他最後一次來人間時，佛法已經滅亡，但他註定這一世會取證無餘涅槃，所以僅從這一世的表相來看，他是無師自悟的緣覺人。佛法的體系中，基本上沒有無師自悟的人，就一世而言也許可以算，但其實還是過去世熏習的結果。《佛藏經》提到，過去曾有九千尊佛出世，名號都叫迦葉，之後的一萬劫都沒有佛。這一萬劫中的最初一千劫，不斷有辟支佛證果；後面九千劫，一個都沒有。我們看到經文這樣寫，就應該多想一下：「為什麼沒有佛的一萬劫中，只有最初的一千劫有辟支佛出世？」很明顯，他們是從長壽天掉下來的聲聞人。《瑜伽師地論》也這樣講，並沒有真正的獨覺。所以這一種獨覺，其實是佛世時的初果、二果人，他們在無佛時代成為辟支佛。還有一種獨覺，他在佛世時聽聞了一點佛法，不過沒有證果，但他個性高傲，生性不喜歡受人教導，所以發願未來世不由老師教，要自己悟道，這就是辟支佛發心，將來就成了獨覺人。其實發這種心沒什麼意思，自己摸索比聽人家教要久得多，本來兩、三世可以取證涅槃，結果只因為不喜歡人家教，就拖到百劫才能成就，其實是障礙自己。

接著又講到菩薩種性的眾生。這種眾生，一聽到菩薩法，就覺得是好東西；聲聞、緣覺法他不願意學。經文又說，你如果願意學菩薩法，就是「摩訶薩」。摩訶薩是「大」的意思，跟前面的聲聞、緣覺相比，你求的是大乘、大車。

「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眾生之父，若見無量億千眾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

譬喻中的長者看到孩子都順利地離開了火宅，一律賜給大車，沒有中車、小車。佛也是這樣，他觀察無量眾生的根器，用相應的佛法教門引導他們離開三界火宅，得入安隱的涅槃境界。這裡不說人乘和天乘，因為只行善布施、求現世安樂和未來世的人天福報，是無法解脫三界煩惱的，只有修三乘佛法，才能夠解脫。這兩乘只能增長眾生的善根，是世間善法，不是出世間法。

「如來爾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眾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眾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一之樂。

佛雖然以智慧方便講三乘佛法，最終都還是教授大乘法，讓大家全部得入如來的涅槃境界，而非小乘的那種無餘涅槃。「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眾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這是譬喻的用語，不完全準確。以真正的佛法來講，眾生本身都有這個諸佛法藏，不是誰給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自性清淨心），如果沒有，佛不可能給他一個。比如雕一尊人像，請佛把這個像變成一個真人；或者像《西遊記》那樣，從石頭裡變出一隻猴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無情和有情是永遠無法改變的。無情什麼識都沒有，完全沒有了別能力；有情有八個識，或者至少兩個識（比如睡覺的時候，六識斷滅，剩下兩個識）。有情不可能成為無情，無情也不可能成為有情。正因為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具備成佛的條件，才能夠教他們佛法，讓他們成佛。所以這裡「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也是方便的說法，《金剛經》說的「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才是究竟的。

「滅度」是梵文「nirvāṇa」的漢譯，音譯為「涅槃」。《金剛經》這麼說，是因為眾生本來就有涅槃性，他們常住於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中，並不是由佛陀把一個不是涅槃的東西變成涅槃，佛沒有這個本事。我們一般的方便說法是：修行，就是把非涅槃的東西消滅掉，讓涅槃性顯現出來。實際上，有涅槃性的東西一直都是涅槃的狀態，和非涅槃的東西根本不相干。這個「涅槃」，是指第八識不與三界萬法和合、相應的性質，無論佛、菩薩、不修行的人、外教信徒、動物、鬼神、地獄眾生，只要是有情，這個性質都是一樣的。不過，如果眾生不知道這個事實，在七轉識、六塵相的虛妄境界裡打滾，這時我們就說他是「不般涅槃種性」，意思是他還是一個凡夫，這也只是假名。所以《金剛經》說：「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當我們明白佛知見的時候，就會知道「滅度、眾生、成佛」，都是假名而已，從而離開對法相的執著。

「是諸眾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佛把最好的禪定、解脫，都毫無保留地教給眾生，就像父親把自己的才學、智慧、經驗、財產都傳給獨生子一樣。而且剛才也提到，以真正的佛法來說，第八識功能平等，眾生本身都有諸佛法藏，只要按照這個法門修行，到最後一定都能發起佛的所有智慧和功德。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沒有高下之分。「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一之樂」，這個「一相」，是指「一法界大種相法門體」，整個一真法界，都是諸法實相。「一種」的意思和「一相」差不多，也可以理解為唯一佛乘。這些都是諸佛聖人共同讚歎的法。「淨妙第一之樂」，就是如來所證的現法樂住。

「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

「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誘」這個字，在一般的世間法來看，不是好字，等於是騙的。外面實際只有牛車這一種，但因為羊車、鹿車在有些孩子的想像中比較

好，長者就說外面有這兩種車。等到他們出去了，統一都給最好的牛車。長者這樣做，是爲了讓孩子離開危險，不能說他是個騙子。這三種車如果真的都有，羊車、鹿車也不是最好的。有的廣告說：「做父母的，就應該給孩子最好的！」爲人父母的人，只要是財力允許，一般都會跟孩子買最好的東西。這位長者也一樣，他覺得：「我這麼有錢，怎麼能把差的東西給他們！」現在因爲小孩子不懂事，以爲羊車、鹿車比較好，長者才順著他們說。現在我們如果說：「外面有三種車，分別是：自行車、摩托車和進口的高級跑車。」有的小孩，可能從名字上，以爲跑車是人用腳跑來作動力的車，自行車是自己會行走的，就要自行車。等他到外面實際看到三種車，可能後悔得哭起來：「我剛才不知道自行車這麼差，早知道就要跑車了！」這位長者，連那兩種車都沒擺，直接給最好的大車。「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不盡能受是指眾生。大乘法不是所有眾生都承受得起，得有那個根器，這也是間接講爲什麼要用三乘法來誘導眾生。下面是重頌。

佛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長者， 有一大宅， 其宅久故， 而復頓弊，  
 堂舍高危， 柱根摧朽， 梁棟傾斜， 基陛隕毀，  
 牆壁圯坼， 泥塗褻落， 覆苫亂墜， 椽栳差脫，  
 周障屈曲， 雜穢充遍。 有五百人， 止住其中。  
 鴟梟雕鷲、 烏鵲鳩鴿、 虻蛇蝮蠍、 蜈蚣蚰蜒、  
 守宮百足、 狢狸鼯鼠， 諸惡蟲輩， 交橫馳走。  
 屎尿臭處， 不淨流溢， 蜣螂諸蟲， 而集其上。  
 狐狼野干， 咀嚼踐蹋， 齧齧死屍、 骨肉狼藉。  
 由是群狗， 競來搏撮， 飢羸悼惶， 處處求食。  
 鬪諍搯掣， 嗥啾嗥吠， 其舍恐怖， 變狀如是。  
 處處皆有， 魑魅魍魎、 夜叉惡鬼， 食噉人肉。  
 毒蟲之屬， 諸惡禽獸， 孚乳產生， 各自藏護。  
 夜叉競來， 爭取食之， 食之既飽， 惡心轉熾，  
 鬪諍之聲， 甚可怖畏。 鳩槃荼鬼， 蹲踞土埤，  
 或時離地， 一尺二尺， 往返遊行， 縱逸嬉戲，  
 捉狗兩足， 撲令失聲， 以腳加頸， 怖狗自樂。  
 復有諸鬼， 其身長大， 裸形黑瘦， 常住其中，  
 發大惡聲， 叫呼求食。 復有諸鬼， 其咽如針。

復有諸鬼，首如牛頭，或食人肉，或復噉狗，  
 頭髮蓬亂，殘害凶險，飢渴所逼，叫喚馳走。  
 夜叉餓鬼，諸惡鳥獸，飢急四向，窺看窓牖。  
 如是諸難，恐畏無量。是朽故宅，屬于一人。  
 其人近出，未久之間，於後舍宅，欸然火起，  
 四面一時，其炎俱熾。棟梁椽柱，爆聲震裂，  
 摧折墮落，牆壁崩倒。諸鬼神等，揚聲大叫。  
 雕鷲諸鳥、鳩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  
 惡獸毒蟲，藏竄孔穴。毘舍闍鬼，亦住其中，  
 薄福德故，為火所逼，共相殘害，飲血噉肉。  
 野干之屬，竝已前死，諸大惡獸，競來食噉，  
 臭烟烽勃，四面充塞。蜈蚣蚰蜒、毒蛇之類，  
 為火所燒，爭走出穴，鳩槃荼鬼、隨取而食。  
 又諸餓鬼，頭上火燃，飢渴熱惱，周章悶走。  
 其宅如是，甚可怖畏，毒害火災，眾難非一。

這個重頌還是講剛才的譬喻，有些內容比經文還詳細。這裡說長者的宅子，雖然有五百個人住在裡面，但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已經到了隨時都會倒塌的地步。而且宅子裡又髒又臭，還有各種饑餓的野獸、毒蟲、夜叉、惡鬼藏匿其中，爭鬥互食，甚至吃人。長者最近離家出門，剛離開不久，後舍就突然起火，火勢瞬間蔓延開來，房屋開始崩倒，藏著的野獸、毒蟲、惡鬼等等，也都被火逼了出來，更加瘋狂地殺戮互食。

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  
 先因遊戲，來入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  
 長者聞已，驚入火宅，方宜救濟，令無燒害。  
 告喻諸子，說眾患難，惡鬼毒蟲，災火蔓延，  
 眾苦次第，相續不絕。毒蛇蚰蝮，及諸夜叉、  
 鳩槃荼鬼，野干狐狗、雕鷲鴟梟，百足之屬，  
 飢渴惱急，甚可怖畏。此苦難處，況復大火。  
 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著，嬉戲不已。  
 是時長者，而作是念：『諸子如此，益我愁惱。  
 今此舍宅，無一可樂，而諸子等，耽湎嬉戲，  
 不受我教，將為火害。』即便思惟，設諸方便，  
 告諸子等：『我有種種，珍玩之具，妙寶好車，

羊車鹿車、大牛之車，今在門外。汝等出來，  
 吾為汝等，造作此車，隨意所樂，可以遊戲。』  
 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即時奔競，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離諸苦難。長者見子，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坐師子座，而自慶言：『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生育甚難，愚小無知，而入險宅。  
 多諸毒蟲，魑魅可畏，大火猛炎，四面俱起。  
 而此諸子，貪樂嬉戲。我已救之，令得脫難。  
 是故諸人，我今快樂。』爾時諸子，知父安坐，  
 皆詣父所，而白父言：『願賜我等，三種寶車。  
 如前所許：「諸子出來，當以三車，隨汝所欲。」  
 今正是時，唯垂給與。』長者大富，庫藏眾多，  
 金銀琉璃、車璩馬腦，以眾寶物，造諸大車。  
 莊校嚴飾，周匝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  
 真珠羅網，張施其上，金華諸瓔，處處垂下，  
 眾綵雜飾，周匝圍繞，柔軟繒纈，以為茵蓐。  
 上妙細氎，價直千億，鮮白淨潔，以覆其上。  
 有大白牛，肥壯多力，形體殊好，以駕寶車。  
 多諸僮從，而侍衛之。以是妙車，等賜諸子。  
 諸子是時，歡喜踊躍，乘是寶車，遊於四方，  
 嬉戲快樂，自在無礙。

這個時候，長者站在門外，看著門裡火光沖天，有人對他說：「你的孩子都還在宅子裡玩呢！他們不懂事，可能玩得正起勁，連有危險都不知道！」長者一聽，急得趕快衝進屋裡，找到孩子，叫他們馬上出去。這後面的和經文差不多，就不細說了，文字比較容易，你有興趣可以自己看。

告舍利弗：『我亦如是，眾聖中尊，世間之父。  
 一切眾生，皆是吾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  
 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

雖復教詔，而不信受，於諸欲染，貪著深故。  
 以是方便，為說三乘，令諸眾生，知三界苦，  
 開示演說，出世間道。是諸子等，若心決定，  
 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緣覺、不退菩薩。  
 汝舍利弗！我為眾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  
 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  
 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為無有上，  
 佛所悅可。一切眾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  
 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  
 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  
 與諸菩薩，及聲聞眾，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以是因緣，十方諦求，更無餘乘，除佛方便。』  
 告舍利弗：『汝諸人等，皆是吾子，我則是父。  
 汝等累劫，眾苦所燒，我皆濟拔，令出三界。  
 我雖先說：「汝等滅度。」但盡生死，而實不滅；  
 今所應作，唯佛智慧。若有菩薩，於是眾中，  
 能一心聽，諸佛實法。諸佛世尊，雖以方便；  
 所化眾生，皆是菩薩。若人小智，深著愛欲，  
 為此等故，說於苦諦。眾生心喜，得未曾有，  
 佛說苦諦，真實無異。若有眾生，不知苦本，  
 深著苦因，不能暫捨。為是等故，方便說道。  
 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  
 滅盡諸苦，名第三諦。為滅諦故，修行於道，  
 離諸苦縛，名得解脫。是人於何，而得解脫？  
 但離虛妄，名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  
 佛說是人，未實滅度。斯人未得，無上道故，  
 我意不欲，令至滅度。

這裡佛告訴舍利弗：佛陀也是一樣，為一切世間之父，對眾生的關切，如同父親關愛親生骨肉。他見眾生在三界火宅中嬉戲，不知危險、不覺痛苦、不欲出離，就以智慧和方便，教令眾生出離三界。說的三乘佛法，實際上只有唯一佛乘。

「諸佛世尊，雖以方便；所化眾生，皆是菩薩。若人小智，深著愛欲，為此等故，說於苦諦。」剛才經文裡，三乘佛法到底是什麼講得太

簡略了，這裡就解釋了佛陀是怎樣觀察眾生，從而決定講哪種法。「所化眾生皆是菩薩」，佛眼看待世間所有的眾生，統統都是大乘根器的菩薩。但如果這個眾生智慧狹隘，又非常愛著五欲、繫縛在欲界的貪愛裡，佛就跟他說聲聞法。聲聞法中，有「苦、集、滅、道」的四個教法，稱為四聖諦。這裡首先說苦諦。比如這個眾生很貪財，佛告訴他沒有財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很痛苦；或者他很貪美色，沒有美色的時候就會很痛苦。這種因果關係非常明顯，只需很少的智慧就聽得懂。他聽懂後就知道了：「原來是因為我有貪愛，現在才會遭受這麼大的痛苦！」概括來說就是，佛先告訴他，他的痛苦是哪一類，「你喜歡這個，現在沒有了，你知道痛苦了吧？」這種「苦諦」很容易觀察，求不得一定會引起煩惱和痛苦，有正常智力的人都能理解，這就是小智。對這種眾生，講聲聞法最為合適。如果是有大智慧的眾生，佛就直接講大乘法了，因為用大乘法也可以離開欲界貪愛，不一定非要修聲聞法。但像剛才我們講的大乘法勝義諦，就非常難懂，一般人理解不了。不理解，就不會相信，所以大乘法很難傳布。現在有些學者批判大乘法不是真佛法，也是這個原因。「眾生心喜，得未曾有。佛說苦諦，真實無異。」這些小智眾生聽到聲聞法，非常歡喜，稱讚說：「佛陀，您說的苦諦真是太好了，確實是這樣！」

「若有眾生，不知苦本，深著苦因，不能暫捨。為是等故，方便說道」，當這些眾生理解了苦諦之後，佛再告訴他們這些苦產生的根源，即「集諦」。「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滅盡諸苦，名第三諦」，當他們知道了苦因，佛再教導滅盡諸苦的狀態，這是滅諦。其實滅盡諸苦的狀態，就是涅槃。在小乘法中，只要活著就有苦，所以小乘的涅槃就是要離開輪迴、不再受生。「為滅諦故，修行於道，離諸苦縛，名得解脫」，證得涅槃的修行方法，就是「道諦」，在聲聞法中概括為八正道。總之，這幾句偈子簡單說明了佛對聲聞人講解「苦集滅道」的過程。

「是人於何，而得解脫？但離虛妄，名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這是佛對聲聞法的評語。如果這個眾生聽了四聖諦後，依法修行，證了阿羅漢果，他到底有沒有得解脫呢？佛說這些眾生只是暫時離開了虛妄法，假名為解脫，並不是佛的究竟解脫。把六根、六塵、六識（也就是十八界）全部捨掉的修法，還是繫縛在了法相上。其實，十八界就是第八識所生，既然如此，十八界也可以看成是第八識的一部分，它們

也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本來涅槃，所以，又何必將十八界滅盡而去入涅槃呢？這一點聲聞人是不知道的，緣覺人也是，這就是小乘涅槃和大乘涅槃的主要區別。

「佛說是人，未實滅度。斯人未得，無上道故，我意不欲，令至滅度」，佛說這些人還沒有得到真正的佛法，他們所謂的滅度也不是真正的滅度。大乘法說，生死有兩種：第一種，是從出生到死去，幾十年，或者生下來一兩分鐘死掉，有一個時間段，從輪迴來看是分成一段一段的，稱為「分段生死」——其實分段生死也只是個假名，因為這期間的五陰，仍然有剎那剎那的生滅——阿羅漢取證無餘涅槃，離開了輪迴，叫作「斷分段生死」。第二種，是「變易生死」，就是第八識自心種子的流注。這一種生死阿羅漢是沒有斷的，也是他能離開無餘涅槃、再來三界受生、修習大乘法的關鍵。阿羅漢、辟支佛一定在過去世見過佛，對佛的偉大都有深刻的印象，心裡多少會有欣慕之心。這種欣慕之心就是無漏法種，會在無餘涅槃位中流注、增長，最終使他們離開涅槃、受生修道。稍後的經文說，他們這群人，會聚集生在某個佛國學習大乘法。不過，因為無餘涅槃中沒有歷緣對境，無漏法種的增長極為緩慢，遠遠比不上在佛國或人間修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不會想入無餘涅槃。

而且，以大乘法來講，取證無餘涅槃，既不能利益自己，也不能利益眾生，是很嚴重的破戒，超過殺父殺母。《菩薩瓔珞本業經》曾提到一件事：過去會有名叫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的菩薩修行人，他們在六住位將入七住位的時候退轉了，因為邪見的關係，之後又造作了五逆重罪，甚至無惡不做，下了地獄，但幾個大劫後，又通過修行進入了七住位。幾個大劫，與在無餘涅槃裡耽誤的時間相比，根本不算什麼。而且《瑜伽師地論》說，菩薩下地獄，跟一般人下地獄有極大的差別，因為他有熏習佛法、發菩薩心、受戒等種種善因緣，在地獄裡也有特別的待遇。前面說過，有漏的法會爛壞，無漏的法不會爛壞，無論他再怎麼做惡，也總有一天會從地獄出來，而過去世累積的無漏善種都在，所以在菩薩道上可以繼續成就。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安隱眾生，故現於世。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這個「我」是佛陀自稱，所以佛陀是法王。不過「法王」這個詞，現在已經用濫了，有些人沒有法王的功德，卻自稱為法王，這是僭越。「僭」是本不是這個位置，卻坐到這個位置

上，超越自己的本分。像中國古代，一個人不是皇帝，通過篡權或自己獨立，成爲了皇帝，在正史裡就歸到「僭僞列傳」中。

法王的重點，在於能「於法自在」。好比我現在拿著一支筆，這就算是一個法，我可以隨意拿或不拿，所以可以說我於這個法得自在。那我們於什麼法不得自在呢？我們口渴，一定要喝水；肚子餓，一定要吃飯，不這樣不行，就是不得自在。我們現在講的法，分爲三界法。第一是欲界法，比如今天給你錢，你就高興；不給你錢，你就生氣，這就是於財不得自在，財色名食睡都是這樣。如果你今天還在被欲界的欲望勾索、繫縛，就不是法王。欲界法都過不了關，更不用說後面的色界和無色界了。阿羅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還能算是法王，因爲他已經擺脫了三界法的繫縛。

「於法自在」還有一個意思，本來沒有的東西他可以變出來。比方說，本來沒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用他行菩薩道的願力和福德力，變現出一個極樂世界，讓眾生在其中安住，這也是於法自在；如果不能，就是於變現國土這個法不得自在。在這一點上，阿羅漢和佛、菩薩的差距就大了，沒有資格稱爲法王。

所以，如果一個人連三界法的繫縛都解脫不了，絕對不能稱爲法王，這是僭越。這樣自稱法王的行爲，是大妄語，至少是增上慢。那麼，從「於法自在」的標準來看，現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有這個資格自稱法王？如果有人說自己是法王，我們就要問他：「你能不能於法自在？能不能安隱眾生？眾生很苦，來求助於你，你能夠拔除他們的苦難嗎？」如果不能爲眾生拔除苦難，反而增添他們的煩惱，這樣的「法王」都是僭越。有的人不僅自稱法王，還把佛的層次拉低到欲界眾生這一檔上，這是很嚴重的謗佛，這些於男女欲都不得自在的人，完全沒資格稱爲法王，他也無法安隱眾生。真正的安隱眾生，就是讓眾生得入涅槃，四種涅槃的任何一種都可以。

以上解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是把「我」作爲佛陀的五蘊身而說的，這種解釋還不夠完善，因爲只要是五蘊，就一定會在某些方面不得自在。因此，究竟了義的解釋，「我」應該是指第八識。因爲第八識能出生一切法，而且不受苦樂、沒有欲求，無論對哪一法，它都是永遠自在。懂得這個道理的菩薩，也可以說：「我爲法王，於法自在。」當他們這麼說時，是完全如實的，沒有一點僭越，因爲這裡的「我」是

指第八識，他們的第八識確實都符合「法王」的稱號，準確地說，是一切眾生的第八識都符合這個稱號。當然，佛陀就更有資格說「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了。

汝舍利弗！ 我此法印， 為欲利益， 世間故說，  
在所遊方， 勿妄宣傳。 若有聞者， 隨喜頂受，  
當知是人， 阿鞞跋致。

「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這就是佛告誡我們：他現在說的法，不能到處宣傳。這也正是大乘經較晚出世的原因。大乘經比小乘經的廣傳大概晚三、四百年，因為大乘經典常常交代「勿妄宣傳」，所以菩薩們都小心謹慎地護持著這些法。下面的偈文還會講對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傳。不過，到了現在，我們不用過度計較這個問題，因為大乘經早就已經公開了，被刊印成大藏經、製作成電子佛典和各種電子版，大家很容易就能看到。即使是了解佛教的一般人、不信仰佛教的異教徒，也都看得到。他們看了以後，就說《法華經》講的只是一種思想，或說是後人偽造的，等等。所以講不講、公開不公開，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我們現在要在恭敬渴仰的佛弟子中，儘量傳這個法，因為《法華經》的法義非常重要，非常殊勝。

「若有聞者，隨喜頂受，當知是人，阿鞞跋致」，「頂受」是很恭敬地信受，如果一個人對《法華經》能夠隨喜頂受，表示他已經滿足了十信位。「阿鞞跋致」是永不退轉的意思。永不退轉有很多層次，這裡指的應該是第一層——「信不退」，信心永不退轉，也就是十信位滿足、到達初住位的菩薩。他的菩提心已經比較堅固，認為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很好的事，一定要做下去。《法華經》講唯一佛乘，如果對唯一佛乘還不信受、心裡有抗拒，說明他的信心還沒有滿足，隨時可能退轉。所以信心滿足已經很了不得了，再過三大阿僧祇劫就能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好像很長，但我們要知道，如果從無始算起，我們經歷的阿僧祇劫數是無法計算的，而且有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在三惡道裡打滾，現在行菩薩道雖然辛苦，總比下三惡道強吧！

第二種不退是「見不退」，知見不會退轉，這是七住菩薩。因為七住菩薩已經明心，親證了般若波羅蜜，這個正見常住不退。這種不退，是實義菩薩的開始。

當一個人還沒有明心見道，他多少會對佛法心懷抗拒。六住的菩薩算是最好的情況，但因為他尚未親證第八識的體性，偶爾還是會懷疑「自性清淨心真的像佛說的這樣，是萬法的源頭嗎？」一般人的抗拒就更厲害了，但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比如，有的學佛人，我們對他說：「你不要只是行善積福，還要學習法義、開啓智慧、取證果位。」他會在心裡抗拒，還有一番說辭：「在現在這個時代，講這些都是唱高調，與其唱高調，不如一步一個腳印地去行善，這才是我們目前能得到的最殊勝的佛法。」再比如，佛法教我們要「四依四不依」，其中一條是「依智不依識」。《瑜伽師地論》說，有的人讀了經典，就以爲自己都會了，爲了對治這樣的人，安立「依智不依識」的原則，告訴我們只是聽聞、記誦佛法是不夠的，還要有現量觀察，這才是「智」。但很多人還是覺得：「佛不會騙我們，只要聽經、讀經就夠了，沒有必要實修實證。」

《法華經》經的文字裡有佛的智慧，我們讀的時候，應該會多多少少熏習到一些，但很多人讀了經典，卻不能發起智慧，因爲他們心裡在抗拒。《地藏經》有一句話：「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sup>13</sup>這個業力，指惡業和邪見的勢力。有的邪見很明顯，比如《央掘魔羅經》記載的：有個叫央掘魔羅的修行人，他的師父告訴他只要殺了一千個人，把他們的指頭串成一個鬘，他和這些被殺的人就都能生到天界。這種邪見很明顯，我們不多講。但是像「五陰是『我』」這種根深柢固的邪見就不太好辦。佛告訴他「五陰不是『我』」，他會抗拒說：「那這樣我就沒有辦法修，正因爲五陰是我，我才有辦法修行呀！」眾生就是這樣抗拒著佛法，自己檢查不出來。我們修學佛法不能進步的原因，很多都是出在這裡。先前也講過，眾生業力不可思議，可以跟佛菩薩的神通力抗衡。

還有人會說：「現在的心理學講很多『我』，自我、本我、超我等等，佛教就是講無我。」其實心理學講的這些「我」，都不是佛法裡面講的「我」，佛法也不是講無我，這是近百年來被西方人誤導了。大乘佛法強調第八識的「常、樂、我、淨」，小乘佛法強調五陰的「無常、苦、空、非我」，二者之間並沒有衝突。「常、樂、我、淨」就是涅槃四德，是第八識心體的四種德性；而三界有爲法的性質正好與之相對，是「無常、苦、非我、不淨」。懂得佛法的人，對常住法和無常法的區別非常

<sup>13</sup>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1〈5 地獄名號品〉(CBETA, T13, no. 412, p. 782, a27-28)

清晰，不會混淆。如果把常住法誤計為無常法，這是斷滅見；把無常法誤計為常住法，這是常見。斷滅見和常見都是外道知見，真正的佛法是中道，不落斷滅見也不落常見。

第三種不退，是初地菩薩的「行不退」。行不退非常難，因為你要一直不斷地來行「上求佛果，下化眾生」的菩薩道，這是很累的。如果你覺得「太累了，不想做了」，這是念退。如果真的不做了，那就是行退。到了八地菩薩，就是「念不退」，連這樣的念頭都不會生起。成佛的時候，是「究竟不退」。最後一種不退，離我們太遠，不作解釋。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念退還是會有的，這很正常。當起了「好累、好辛苦」這種念以後，要馬上回想起自己的菩提願，告訴自己還是要做下去，這就是行不退的人，即使起一下這種念頭，他也能馬上抓回來。如果一個人聽音樂、逛街，或找人聊天打發時間，這就是行退。因為對修學大乘法的人而言，利樂眾生的事永遠做不完，怎麼會需要打發時間？如果真沒事做，像等車、坐車的時候，或者有預定的事情取消了，正好可以修禪定，安住在清淨無為的境界中。需要打發時間，就表示他不樂於修習禪定。不過，行不退是地上菩薩的境界，一般人偶而放鬆一下是難免的，不能因為這樣就責備他。

另一方面，阿羅漢會喜歡安於無事的狀態；但行不退的菩薩會覺得沒事做的狀態很嚴重。因為光是打坐沒有用，不能利益眾生，也無法增長智慧，所以菩薩不會希望一直住在禪定中。這一點和阿羅漢有很大的差別。打個比方，你的孩子得了重感冒、發高燒 40 度，而你還跟沒事人一樣，盤起腿來打坐，這可能嗎？佛把我們都視作他的獨生子，菩薩也一樣，他們悲心很重，不可能不管你的死活，自己在那邊打坐，入無餘涅槃更是不可能。

若有信受， 此經法者， 是人已曾， 見過去佛，  
恭敬供養， 亦聞是法。

所以說，能坐在這裡聽《法華經》就已經大有因緣了。有的人是親眼看見佛陀的神通才會信受，而現在你根本沒見到佛，卻能歡喜信受《法華經》，這就很不簡單，你過去世已經親見、供養了過去佛，也聽聞過這個法。

若人有能， 信汝所說， 則為見我， 亦見於汝，  
及比丘僧， 并諸菩薩。

這是佛對舍利弗說：「如果有人能相信你說的話，他就等於見到了我、見到了你，也見到了會中的這些比丘僧和諸菩薩。」這就很奇怪了，我現在只是相信《法華經》的話而已，就等於是見了佛，見了阿羅漢，也見了諸菩薩？

其實，這裡講的佛、汝、比丘僧、諸菩薩，都是指第八識，禪宗稱為「本來面目」。《華嚴經》曾講到一種「詣一切佛刹三昧」，「詣」是到達的意思，「佛刹」就是佛國土。也就是說，雖然你只是身在某處，但等於十方一切佛國土你都去過了，這和《法華經》這裡講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指第八識「了眾生心行」的功能。禪宗也有這樣的說法，比如洞山良价禪師還沒有開悟的時候，向師父辭行說「今後難得再相見了」，而這個已經開悟的師父回答：「難得不相見！」

《金剛經》說：「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比如某個人在極樂世界，我在這個娑婆世界，他起心動念，我的第八識都知道，有這麼厲害！《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說：「若有眾生禮佛塔廟，得十種功德：一者，得妙色好聲；二者，有所發言，人皆信伏……」就是說，如果一個眾生很喜歡禮拜佛塔，他未來世會得到十種果報，其中一種是「凡有所說，人皆信伏」，大家都相信他的話，這就是第八識了眾生心行的緣故。當初這個人只是禮拜佛塔，不是跟你頂禮、講誠實語，他跟你毫不相干，但未來世他來到你面前，你會覺得：「這個人說的話應該可以相信。」這就是所謂的第一印象，沒有什麼道理，卻是很強烈的感覺。這是因為，這個人過去世禮拜佛塔時，與你相應的第八識因為了眾生心行的功能，已經感應到了；而它又有酬償因果的功能，遇緣時會流注出相應的種子，當這個人來到你面前，由這個緣，第八識種子流注出來，讓你願意相信。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他在拜佛的時候，你已經見到他了。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去了極樂世界，常常禮拜佛菩薩，當他再回到這個娑婆世界弘法，我們碰到時也會願意相信。

了眾生心行的功能是每個有情的第八識本來就有的，與信不信佛沒有關係。那麼經文說只要信受《法華經》就等於見到十方佛、菩薩、阿羅漢，這裡的意思是：信受《法華經》的人，不久之後一定會證解第八

識，從而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也明白佛、菩薩、阿羅漢和一切有情的本來面目。

斯法華經，為深智說，淺識聞之，迷惑不解。

這部《法華經》的法義，只能對有智慧的人說，不然反而會害人家墮入迷惘。

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於此經中，力所不及。  
汝舍利弗！尚於此經，以信得入；況餘聲聞。

一切聲聞、辟支佛，都無法了達這部經。連號稱聲聞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是通過信心入門，更何況其他聲聞人。也就是說，佛陀有無量神通智慧，舍利弗出於對佛陀的信心，才接受了這部經的法義，不是真正的懂。其實這部《法華經》，大乘見道以上的菩薩也只能看懂一部分，有些部分連等覺菩薩都不看懂，只有佛能通達，非常深奧。

不過這裡其實也是演戲。前面講了，舍利弗在這裡是示現出聲聞人的身相，在這場弘揚佛法的大戲中，既然他扮演的是聲聞人，佛陀講法時也還是把他當作聲聞人來演，這樣才符合戲碼的要求。

其餘聲聞，信佛語故，隨順此經，非己智分。

其餘的聲聞人，也都是因為信受佛語而隨順這部經典，並不是自己親證了這些智慧。不過，未入七住位（大乘見道位）的菩薩，也還沒有親證「詣一切佛剎三昧」、「難得不相見」等道理，不具備「己智」。所以，有時候講七住以上的菩薩才稱為實義菩薩。

又舍利弗！憍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凡夫淺識，深著五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

這裡佛就告訴我們，在哪些人面前不能講這部經，如對憍慢、懈怠、計我見、智慧淺薄、貪著五欲的人，我們就不能說。有的人，如果人家不把他們待為上賓，他們就會不高興，這就是驕慢；還有人很懈怠，對佛法不是懷著恭敬渴仰之心，我們說不說他都無所謂；計我見者，非常固執地把五陰當作永恆存在的「我」，不肯放棄這樣的想法。對這樣的人，都不能演說《法華經》，不然他聽了又不相信，毀謗經典，會造就很大的惡業。

若人不信， 毀謗此經， 則斷一切， 世間佛種。  
 或復聾瘡， 而懷疑惑， 汝當聽說， 此人罪報。  
 若佛在世， 若滅度後， 其有誹謗， 如斯經典，  
 見有讀誦、 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 而懷結恨，  
 此人罪報， 汝今復聽： 其人命終， 入阿鼻獄，  
 具足一劫， 劫盡更生； 如是展轉， 至無數劫，  
 從地獄出， 當墮畜生； 若狗野干， 其形[乞\*頁]瘦，  
 鰓黹疥癩， 人所觸憊； 又復為人， 之所惡賤，  
 常困飢渴， 骨肉枯竭， 生受楚毒， 死被瓦石。  
 斷佛種故， 受斯罪報。 若作駝， 或生驢中，  
 身常負重， 加諸杖捶， 但念水草， 餘無所知。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有作野干， 來入聚落，  
 身體疥癩， 又無一目。 為諸童子， 之所打擲，  
 受諸苦痛， 或時致死。 於此死已， 更受蟒身。  
 其形長大， 五百由旬， 聾騃無足， 宛轉腹行，  
 為諸小蟲， 之所啖食， 晝夜受苦， 無有休息。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諸根闇鈍，  
 矬陋攣臂， 盲聾背偻。 有所言說， 人不信受，  
 口氣常臭， 鬼魅所著。 貧窮下賤， 為人所使，  
 多病瘠瘦， 無所依怙。 雖親附人， 人不在意，  
 若有所得， 尋復忘失。 若修醫道， 順方治病，  
 更增他疾， 或復致死。 若自有病， 無人救療，  
 設服良藥， 而復增劇。 若他反逆、 抄劫竊盜，  
 如是等罪， 橫羅其殃。 如斯罪人， 永不見佛，  
 眾聖之王， 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 常生難處，  
 狂聾心亂， 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 如恒河沙，  
 生輒聾瘡， 諸根不具。 常處地獄， 如遊園觀，  
 在餘惡道， 如己舍宅， 駝驢猪狗， 是其行處。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聾盲瘡瘡、  
 貧窮諸衰， 以自莊嚴。 水腫乾癆、 疥癩癰疽、  
 如是等病， 以為衣服。 身常臭處， 垢穢不淨，  
 深著我見， 增益瞋恚， 姪欲熾盛， 不擇禽獸。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

若說其罪， 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 我故語汝：  
「無智人中， 莫說此經。」

這裡就講了誹謗佛法的果報，你可以自己看。這些果報其實都是相對應的：相信經典，福報會很大；誹謗經典，後果就會很嚴重。所以佛一再囑咐：「無智人中，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 智慧明了， 多聞強識， 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曾見， 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 深心堅固，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精進， 常修慈心， 不惜身命， 乃可為說。  
若人恭敬， 無有異心， 離諸凡愚， 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佛接下來又告訴我們，對哪些人可以講《法華經》。這裡的文字比較淺顯，就不一字一句地解釋了。

「若人曾見，億百千佛」，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力去知道人家過去世見過多少佛，所以這一條暫時沒有指導作用。「獨處山澤」，看起來像是二乘人，但重點在前面的「若人恭敬，無有異心，離諸凡愚」。這個「恭敬」是針對大乘法的，如果只是恭敬小乘法，就不一定能聽這部經。「無有異心」，他不會懷疑這部經，也不會猶豫「是不是要學這個法，其它的法可能更好」。「凡愚」的「凡」指凡夫，「愚」在大乘經論裡，指已經證果的二乘人，包括阿羅漢、辟支佛等，因為他們沒有大乘法的智慧，所以稱之為愚。

大乘法與二乘法的差別非常大，《維摩詰經》說好比大海與牛跡水之別。牛跡水，是牛走在地上踩的一個腳印，下雨後裡面積了一點水，這是二乘人的智慧；而佛乘的智慧是大海。差別有這麼大！聲聞法很簡單，只要具足六見處，慢慢修就能證阿羅漢。緣覺的十二支因緣法，需要將每一支以及前後的因果關係都觀察得很清楚，才能證辟支佛，這稍微難一點。大乘法的細膩程度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比如前面說眾生的第八識可以「了眾生心行」，有的人聽了可能會說：「是這樣嗎？我還是不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呀？」其實，這個「了」並不是意識心的那種了知。比如一個人心想「我下班以後要去還信用卡帳單的五百三十六塊錢」，他心裡起了這些語言文字，鬼神和天人清楚地知道，這是意識心層面的了知。第八識的了知不是這一種，它的了知是沒有過程的。我們

用七轉識了別的時候，都有一個過程，因為它們都有生、住、異、滅的法相。但第八識的了別種子，我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完成的。第八識的功能很深細，與七轉識的差別非常大，大乘見道的人也只知道一部分，這已經是後得智了。見道的人在後得智上用功的時候，會發現這和第八識有關、那也和第八識有關，必須不斷深入觀行才會明白，這樣他就不會落入狂禪。「狂禪」是一個人證得了根本智後，以為不用再修行、只要一直保持下去就好。但只要他在後得智上用功，就會發現大乘法的深廣和細膩。

現在中國的傳統佛教徒，都還是認為大乘法比較好。但有的人主張「大乘經法都是後人偽造的；聲聞法、《阿含經》才是貨真價實的原始佛教」，把大乘法和二乘法的價值都顛倒過來了。這樣的人自然也不會相信《法華經》。

又舍利弗！ 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捨惡知識，親近善友」，這不是簡單的事。要斷掉疑見，才能分辨善友和惡知識；沒有斷的人，大都只從外相來推測誰是善知識，比如出家在家、年紀長幼、名氣大小等等。對這樣的人，你跟他講《法華經》，他可能會說：「某大師說《阿含經》才是佛說的，《法華經》是後來出現的。」所以你要先試探他，看他怎麼反應，再一點一點跟他講。如果他對你的試探沒有好的反應，你就不要再講了，否則，他不相信，一罵下來就很麻煩。前面講了，謗法會下地獄，不只誹謗《法華經》會這樣，誹謗大乘經都會變成一闍提。而造成這種後果，一部分原因是你缺乏方便善巧，救度他就成了你的責任。救度一闍提不是容易的事，他可能很多世都盲聾瘖啞，你要照顧他。比如他某一世來做你的兒子，一直跟著你，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佛教特別強調不能逢人就說，你要特別小心，這也是一條戒律，不然會影響到你自已。佛陀已經警告過你，你不聽，這就是違戒，一定招致不必要的苦惱。

若見佛子， 持戒清淨， 如淨明珠， 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無瞋， 質直柔軟，  
常愍一切， 恭敬諸佛，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對持戒清淨、恭敬渴求大乘經的人，還有善良溫和、恭敬諸佛的人，當然可以講。這些人本來就有菩薩性，很容易觀察到。「無瞋」指不容

易生氣。「質直柔軟」指正直、溫和，他不會去拍馬屁，迎合別人的低級趣味。現實中有不少諂媚奉迎的人，他們都還沉迷在五欲誘惑當中，很難修學大乘法，連二乘法也沒法修，學法的因緣還比較遠。儒家的正人君子不會去做阿諛奉迎的事，我們學佛，不能連世間的正人君子都比不上。有的人會諂媚善知識，輕慢未悟的人，這樣的新學菩薩也不能跟他講太深的佛法。「常愍一切」，就是經常同情人家、慈心很重。

《法華經》的文字雖然不多，但都含藏深意，這部分偈子講方便波羅蜜——你要怎樣觀察眾生，看他屬於哪一種心性，再來決定要不要講大乘法。

復有佛子， 於大眾中， 以清淨心， 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 說法無礙，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這個人善於說法，說明他因明很好，也就是邏輯觀念很強，而且正教量也熏習得很好。這種人不僅很有理性，福德也深厚，本身就不是簡單的人物，因為他如果只是理性發達、福德不足的話，做不到領眾的位置。大學裡講佛法的老師，如果他講的大部分法都能吻合正教量，也屬於這種人，可以學真正的大乘法。

若有比丘， 為一切智， 四方求法， 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 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 得已頂受， 其人不復， 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 外道典籍，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有的人發願「只學大乘法」，特別欣樂大乘經典，其它的不想學，這種人當然也可以學《法華經》。

告舍利弗：『我說是相， 求佛道者， 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 則能信解， 汝當為說， 妙法華經。』

這是佛告訴我們，判斷的特徵不限於上述事例，還有很多，需要我們在實際情況中自己觀察抉擇。因為每個人發起菩提心的因緣都不盡相同，自然是言說不能窮盡。比如有的人是因為憐憫眾生發菩薩心：「眾生因為無明遮蔽，在這裡白白受罪，我要救度他們！」也有的人理智特別發達，一直在追尋終極真理，他從這點起發菩提心。各種因緣太多，

我們現在不必深究，但需要知道一點：只有真正發起菩提心的人，聽聞《法華經》後才能得到真實的利益。

[回到目錄](#)

📖 經典解析

# 佛陀的最後遺教

## — 《大般涅槃經》略解(四)

呂真觀 講述 / 甄不棄 記錄

時間：2012 年 4 月 29 日

地點：武漢市洪山區隱形人咖啡館

《大般涅槃經》讀本下載處：<http://sdrv.ms/KAyK6M>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諮問是義，為自斷疑。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眾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或有風病，冷病熱病，一切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眾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為師，諮受醫方祕奧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為師範，唯願為我宣暢解說。』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為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為王說種種醫方及餘技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治國，此法如是可療病。』爾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騃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

這段經文可稱為「明醫乳藥喻」，這個地方講「我論」。在佛陀出世之前，《奧義書》裡面已經講到「我」，梵文叫做 ātman，音譯為阿特曼。印度教到目前為止，還是很強調 ātman，但是他們的 ātman 跟佛陀所定義的不一樣。哪裡不一樣？等一下會講。

這個問題特別地重要，我們所以會有種種的苦惱，原因便在這裡——你把什麼東西當成「我」。你把不是「我」的東西當成「我」，便會有大麻煩；但是如果你認清真正的「我」，便能解脫於煩惱與痛苦，甚至可以究竟成佛；所以，這是極為重要的人生問題。

古印度的外道普遍都講有 ātman，他們所主張的 ātman 有很多種，這裡講「凡夫愚人所計『我』者」，凡夫愚人，包括外道在內，計就是誤會、誤計，凡夫愚人所誤會的這個我。「或言大如拇指」，有一種說法是說「我」跟拇指差不多大。「或如芥子」，芥子是芥菜的種子，非常地小。「或如微塵」，有的主張「我」就像微塵那麼大。

其實還有其他種種的說法，最常見的是把五陰當成是我。五陰是色、受、想、行、識，請你參考《實證佛教導論》，裡面有詳細的解釋。一般來講，凡夫會把五陰當成是我，比如說有一個小孩子被打了，打在色法上面。他跟老師講：「老師，有人打我。」很顯然是打在色法上面，他是不是以色為我？如果他講：「我很難受。」他是以什麼為我呢？（有人說：受陰。有人說：識陰。）講「我很難受」是以識陰為我。識陰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如果說「難受才是我」，則是以受陰為我。一般人會把色、受、想、行、識當成是我或者我所，我所就是我所擁有的東西。講「我很難受」，是把識陰當成我，受陰當成我所。因為受陰是心所有法——識陰所擁有的法。

有沒有人把受陰當成是我呢？電影明星很容易這樣。聽說，電影《人猿泰山》的男主角，晚年的時候常常拍打自己的胸膛 wo~wo~地喊。（大眾笑。）他覺得演《人猿泰山》的那種樂受才是我。聽說金·凱瑞，還有憨豆先生，精神也曾經出現過問題。電影明星為什麼容易這樣子？因為當大家在包圍著他、擁簇著他的那種感受是非常愉快的，一旦離開了這種感受，他覺得那不是我了，他認為「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存在的意義已經不在了」，他一直想抓住過去那種受陰，希望那個受陰能夠恆常存在下去，但是這個東西偏偏又不能夠長久，結果他就必須要用幻想或者想像的方式來滿足自己，企圖讓樂受變成永恆。

所以如果你把五陰（色、受、想、行、識），或者其中的一小部分當成「我」或者常住法，你都會有大麻煩。一般的人把身體或者是生命當成是「我」，所以當他面臨死亡的時候他說「我就要死了」，他把生命當成是「我」，生命是由五陰所組成的。所以當他這麼講的時候，便是把五

陰當成「我」，他知道自己死掉以後，身體都會爛壞，覺知心消滅不再現起，他認為「這樣就是『我』的死亡，沒有辦法再享受人間的一切」，他沒有辦法忍受這種事情，快要死掉的時候，一定非常地憂愁。如果是想得開的人：「這個五陰不是我啊！死掉以後還會有下一世的五陰繼續生起，死了就死了，有什麼關係。」這樣子，他面對的死亡的時候，就不會害怕，也不會憂愁。所以這個見地是很重要的。

印度人傳說中的「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是輪迴當中常住不變易的主體，沒有人有異議。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到底什麼東西是「我」。ātman 並不是印度人的日常的語彙。漢文經典把 ātman 翻譯成「我」是非常精彩的，很符合它的原意。日常語彙所說的「我」，往往是指生命當中的主體，這個主體在我們死掉之前不會改變。這個部分大家的看法都一樣。

但是這裡面又分成好幾種，一種是死掉以後「我」就消滅了，這個叫斷滅見。另一種看法認為，活著的時候這個五陰即是我，死掉以後五陰的某一個部分，比方說記憶，或者是身體當中一個很小很小，比針頭還要小的東西，像是微塵那麼大，這個東西叫做「我」，這個東西不會壞滅掉，跑去投胎，下一世又會產生一個五陰，這種看法叫做常見。第三種是佛教的看法，佛教主張五陰非我、不異我、不相在。五陰不能說就是我，因為五陰是無常的，但也不能說五陰異於我，因為二者互為因果。雖然大家對於「我」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卻共同承認「我是常住法」。

《雜阿含經》一再地說：「我」不受苦樂，也沒有生死。你想想看：什麼東西才會受苦？一定是無常法才會受苦，對不對？像我現在打自己一下（打自己的臉），打的時候皮膚會凹陷下去，上面有些東西會耗損，大家有沒有承認這一點？（有人點頭）如果我是一根鐵柱子，你過來打它，柱子本身沒有什麼損失，你說那個柱子會痛嗎？鐵柱子只不過比較堅硬，便能夠承受得住輕微的打擊，真正的常住法，比起鐵柱子可就更厲害了，它不會因為任何打擊而減損，它永遠都不會有變異。常住法沒有變異，當然沒有苦樂，也沒有生死。

世間智者知道五陰是無常法，既然這樣，怎麼可以說「五陰就是我」？我們死掉的時候，五陰全部壞滅，下一世生起的五陰，跟上一輩子的五陰完全不一樣。比方說你上輩子可能是個男人，這一世變成女人，你也完全記不得上輩子的事情。甚至你上輩子可能是其他的物種，說不定是

一頭牛、一隻老虎，這都可能的，下輩子弄得不好的話，變成一隻小蟲子，甚至跑到地獄去。這樣子還說五陰是常住法，不是很沒道理嗎？所以從體性去比對，你可以知道「五陰不是我」。

但是說「五陰不是我」，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啊！我們平常講「我上輩子」或者「我下輩子」的時候，你到底是哪個東西為「我」？你上輩子好事做得多，壞事做得少，所以來到人間受報。ātman（我）本身當然沒有造作，但是五陰跟 ātman 到底是什麼關係，這也很重要啊！如果 ātman 跟五陰完全沒有一點關係，說「你上輩子做了什麼好事、壞事，這輩子來受報」，會變得毫無意義。大家先想想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把「我論」展開來討論，會變得非常複雜。說「五陰不是我」是可以的但不準確，但如果說「五陰跟『我』完全沒有關係」的話，那也不準確。我們拿電腦來作譬喻，硬盤有兩個部分，變動的內存和不變的外殼。外殼是絕對不能被改變的，如果拿一個鐵錘把它砸碎，裡面的資料會全部喪失掉。過去世的業行，所以會產生果報，顯然要有某個東西將業行記錄下來。從無始以來的善業跟惡業，資料非常地龐大，龐大到無法想像，任何超大型電腦都裝不下這麼多資料。

電腦關機，相當於這一世的死亡，再把電腦打開，裡面的資料又可以輸出到螢幕上來。螢幕相當於我們的五陰。你現在做的一切善行、惡行又會記錄到這個「我」上面去。「我」相當於硬盤。螢幕上的資料不等於硬盤的資料，但是跟硬盤的資料不相異。這一點有沒有掌握住？五陰非我、不異我，也是同樣的道理。懂得這個核心法義，也就懂得三世輪迴的原理。

有時候我們會說：「我做了一件壞事（或者一件好事）。」這樣講好像把行陰（身行、口行、意行）當成是「我」。可是，這樣講也說得通，因為行陰不異「我」。我們造作的時候，把善惡的這個業種記錄到「我」那裡去。「我」在經教中稱為第八識、阿賴耶識、自性清淨心等等。記錄進去以後，行陰跟第八識所儲存的種子不相異，將來又從第八識流注種子，現起了五陰。六道輪迴、因果報應，都因為第八識而產生了連接性。請大家先記得這個道理。

在佛陀開始弘法的時候，很多外道都主張有 ātman，《奧義書》講 ātman 是梵天，有的外道講他化自在天是 ātman，還有各種不同的我論。

《雜阿含經》對外道的我論作了相當的修正，講五陰「非我、不異我、不相在」，這裡講的「我」，其實是很準確地指向第八識，體性完全符合。但是其他經文講到「我、我所」的時候，那個「我」就不是第八識，而是凡夫外道所定義的「我」。經教的語言文字，有時候也隨順外道所定義的「我」。也就是說，「我」至少有兩個意思，必須分辨清楚，才不會誤解經文。這個部分比較困難，要是你沒有辦法馬上明白，可以參考《實證佛教導論》第五章第二節〈聲聞法中的常住法〉。

有人問：「佛以前不是講諸法無我嗎？後來怎麼又要我們修學常樂我淨？」佛陀用「明醫乳藥喻」來回答。有一個國王，他不是很聰明，用了一個御醫，醫術不是很好，不管人家有什麼病，統統都叫人家吃乳藥。國王搞不清楚，以為他很高明。這個時候有一個很高明的醫生從外地來。國王比喻世間智者，庸醫比喻其他宗教師（如六師外道），明醫比喻佛陀。明醫有八種術，這比喻八正道。他「善療眾病，知諸方藥」，這比喻佛陀知道眾生哪個地方有惡見邪行，要用哪一種佛法把它去除掉。

「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原來的醫生比喻外道，像富蘭那迦葉等外道六師，他們不來跟佛陀學，反而還很驕傲，覺得佛陀才要跟他們學。這個高明的醫生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名氣，所以他必須暫時依附這個舊醫，才能救濟眾人的病苦。他跟舊醫講：「我願意拜你為師，希望你能夠教我醫術。」舊醫說：「如果說你能夠讓我使喚四十八年，我就會教你真正的醫術。」這象徵佛陀說不了義法四十八年，第四十九年才把了義法講出來。明醫說：「我一定會這麼遵照的，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佛陀是很方便善巧的，只要能對眾生有利，暫時委曲求全是無所謂的。舊醫覺得這個徒弟很聽話，又很好使喚，便把他當成助手，帶他去見國王。高明的醫生趁機跟國王講治病，乃至治國的方法。

治病比喻出世間法，治國比喻世間法。佛陀通曉世間法跟出世間法，他如果不出家會成為轉輪聖王。他出生時具足三十二相，一個相師預言，他將來若非轉輪聖王即是佛。他的父親想盡辦法希望他成為轉輪聖王，但是佛陀仍然走上出世間的道路。其實，當了轉輪聖王對世間的利益很有限，聖王在位時，世間人的福報達到頂點，聖王去世之後，世間又會再度衰退，乃至成為五濁惡世。

國王發現，高明的醫生所說的法非常有道理，原來的醫生跟他一比，顯得很粗糙，很多地方都莫名其妙，醫好病也是碰巧的。國王下令，把原來的醫師趕出去。這象徵佛法出世以後，世間智者接受了佛法，不再恭敬供養外道宗教師。

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終更無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為宣令：一切國內有病之人，皆悉不聽以乳為藥；若為藥者當斬其首。爾時客醫以種種味和合眾藥，謂辛苦鹹甜醋等味，以療眾病無不得差。

國王非常恭敬明醫。明醫心想，現在來教國王正是時候，他跟國王講：「大王啊！你這麼愛護我的話，可不可以讓我求一個願望？」國王說：「你就算要我一隻手，我都會答應你，更不用說其他的。」明醫跟國王講：「我希望你下令，從現在開始不允許大家再服用乳藥，違令者斬首。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乳藥是非常毒害的，吃了乳藥，很多人會橫死。」

這裡的乳藥比喻錯誤的常住法，橫死比喻法身慧命的夭折。你現在來學佛，如果不是學到正確的佛法，而是學到外道法。外道跟你講的常住法是錯的，你先入為主，反而以為他是對的，一直學下去，此世法身慧命就斷送掉了，沒有辦法見道，甚至可能因為謗法而斷盡善根，輪轉三惡道，永無出期。

明醫準備了各種藥方來醫治眾人的病苦，這些藥方比喻無常想、苦想、無我想，修習這些法門，可以斷除五陰常住的邪見，以及因為執著五陰所產生的各種苦。明醫的藥方非常有效，大家的病苦，都被他醫好。

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重困苦欲死，當云何治？』醫占王病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大妄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為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

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為勝汝。」

後來國王生了很重的病，明醫診斷以後跟他說：「我先前跟你講所有的乳藥都不能吃，那是騙你的！你這個病只有乳藥能治，不吃乳藥好不了。」國王一時無法接受：「你在跟我開玩笑啊！如果這樣的話，以前那個醫生應該比你高明才對啊！他就是專門叫我們吃乳藥的。」

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蟲道偶得成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

明醫跟國王講：「你不應該講這種話。你要知道，以前那個醫生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乳藥，有些病只是碰巧被他醫好的，就像白蟻啃食木頭，有時候看起來像字母，不能因為這樣，便以為白蟻懂得文字。」梵文有很多種寫法，常見的是悉曇體和天城體，跟羅馬字母一樣屬於拼音文字。有時候蟲子剛好啃出三個洞來(∴)你說這個就是悉曇體的「伊」字嗎？有頭腦的人知道這個不是蟲子懂得字，只是碰巧啃出三個洞來，看起來像個字而已，你不要說蟲子看得懂得字。

明醫接著說：「現在的道理也是一樣，以前的醫生只知道乳藥，亂用一通，運氣好的時候病情會好轉，運氣不好的話反而加重人家的病情，甚至把人家的命送掉。你卻說以前的醫生高明，這很沒道理。」

時王問言：『云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牝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麥\*弋]，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溼；飲以清流，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群，飲餵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爾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

國王說：「這是什麼道理呢？請你跟我講清楚。」明醫說：「乳藥既是毒害也是甘露，用得好就是甘露，用得不好就是毒藥。有一種乳牛，

把牠放在適當的地方，給牠吃適當的青草，讓牠喝適當的乾淨的水，這種乳牛所分泌出來的乳汁，提煉出來的乳藥是最純正的，可以治療各種疾病。但如果不是這樣的狀況之下提煉出來的乳藥的話，它就是毒藥。」

這比喻什麼呢？如果你主張的常住法符合事實，如佛教所說的第八識，這種常住法可以治療眾生一切的疾病。不管什麼奇奇怪怪的病，用第八識這個法藥，統統都可以治好。若是弄錯了，把五陰當成常住法，或者把有為法當成常住法，會害人家喪失法身慧命。這個很嚴重。

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

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為鬼所持？為狂顛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

國王聽了，覺得有道理：「要不然我就吃看看。」結果乳藥一吃下去，他的病馬上好了。這比喻什麼呢？聲聞人修習佛法，只知道不能把五陰當成是我。他們修無常想、苦想、無我想，可是修到後來，一定會產生一個疑問：「什麼東西都無常，生命終結的時候，豈不是成了斷滅？」國王的病，便是比喻這個疑惑。這個病不是無常想、苦想跟無我想所能夠治的。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告訴他：「涅槃永恆存在，它沒有一切的痛苦，它是常、樂、我、淨。」這樣才可以把他的病治好。不然的話，害怕落入斷滅的恐懼便無法斷掉，無法得到真正的解脫。

國王於是宣布一道命令：「從現在開始，大家統統都要吃乳藥，違令者斬！」老百姓聽了覺得很奇怪：「我們以前吃乳藥，很多人橫死啊！大家都知道乳藥很糟糕。國王現在竟然要我們吃乳藥，是不是發瘋了？還是被鬼附身了？」老百姓聽了受不了，都趕到王宮跟國王理論。

國王比喻世間智者，善於抉擇法義，比其他的人更早得到解脫，成為聖弟子、善知識。善知識出來弘揚佛法，跟大家講常、樂、我、淨的佛法，希望大家也跟他一樣能夠得到解脫。可是大家已經有成見，認為佛法都是講無常、苦、無我、不淨，大家便把矛頭指向他，善知識成為眾人圍剿的對象。

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

國王告訴大家：「這不是我的主張，而是明醫的主張。」好像現在善知識出來弘法，大家不相信他，所以他必須引用經教來證明。開悟的人自然是依現量得到解脫（如國王服用乳藥，疾病得到痊癒），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有現量，所以他必須引用佛陀的開示，人家才會相信。

原來這是明醫講的！大家很歡喜地服用真正的乳藥，病統統都好了。這象徵大家學習了第八識常、樂、我、淨的法義，統統都能夠三乘見道，得到真實的解脫。

這個時候佛陀講：

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眾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者，如蟲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眾生故，為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

佛陀剛出來弘法的時候，許多外道主張有「我」，因為有「我」的關係，便有人、眾生、壽命等等的法相現起，讓人落入遍計所執性，無法得到解脫。「人」有時候說成「士夫」，有的外道講：「肉身不是真正的身體，死掉之後會有一個像人一樣的東西（稱為中陰身、靈魂或元神）跑出來，那個東西才是真正的你。」

佛陀要是也宣講常住法「我」，大家一定會誤會，以為這和外道所宣說的「我」是一樣的。所以，佛陀必須先破斥這些錯誤的「我論」。大家要注意，外道所定義的「我」並不存在，所以講「無我」。但是，這些外道「我論」也不全是錯誤，因為確實有常住法「我」的存在，所以「我」的部分體性，會被他們說中，例如「不生不死、不受苦樂」便是正確的，只是他們在講什麼東西是「我」的時候，犯了錯誤。因為這個關係，外道所定義的「我」都是錯的，所以佛陀講「外道所定義的那些『我』統統都是不存在的」，這就是佛經講「無我」的由來。所以佛經講「無我」並沒有錯，只是你要知道，此時的「我」是外道所主張的「我」，這是隨

順外道的定義而說「無我」。在這樣的定義下，甚至可以講一切法無我，包括有爲法和無爲法，全都無我。講「無我」是爲了對治那些外道。

「爲調眾生故」，希望一切的眾生都能夠放棄以前那些錯誤的我論。「爲知時故，說是無我」，也因爲說法的時節不同，所以佛陀說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時節因緣已經成熟了，也開始講說常住的、不受苦樂的、不生不死的「我」（生死輪迴當中的主體）確實是存在的。「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就像明醫才知道真正的乳藥，佛陀所知道的真「我」與凡夫外道所誤計的假「我」是不同的。

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

凡夫外道有的說「我」跟拇指一樣大，有的說跟芥子一樣大，有的說跟微塵一樣大。這裡只是舉例，還有很多種我論，沒有辦法講完。真相只有一個版本，但是錯誤的說法可以無量無邊，愛多少就有多少，任憑想像。但是佛陀所說的「我」，並不是外道所說的「我」，大家要知道，以前講「諸法無我」，是時節因緣未到，並不是真的沒有常住法「我」。

剛才講的內容有問題嗎？沒有問題的話，我再繼續講。請大家注意一下，今天講的內容極爲重要，如果你真懂了，便可以三乘見道，如果搞錯了，你學很久都會白學；除非你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不想解脫，否則你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

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

「何者是我？」現在佛陀就要講真正的「我」到底是什麼。「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這是佛陀對於「我」的定義，你最好把它背下來，因爲這是最重要的佛法。

有的人很喜歡念佛，比方說念阿彌陀佛。你如果不念佛，想念別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噢！佛教有六念法門：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你把「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的意思記起來，就是念法。《占察善惡業報經》講，念法的人可以「隨願往生他方淨佛國土」。

如果你念阿彌陀佛，當然只能去極樂世界啊！總不能說你念阿彌陀佛，去了藥師如來的琉璃光淨土，這說不過去，對不對？但是你如果念法的話，十方佛土，隨願往生。爲什麼？因爲十方諸佛都說正法啊！只要你念法，十方佛國統統都會歡迎你。以前有人覺得當美國公民還不夠好，他要做難民，由聯合國發一張難民證給他，拿到一張難民證，全世界各國都可以去，所以這個比美國護照更厲害。(大眾笑。)

我們現在來解釋它，「若法是實，是真是常」，如果有一個法它是真實、永恆的存在。你要注意一下噢！有的人講，佛教統統都是無常法，這是不對的，很多佛經告訴你有真實的存在。像《般若經》講的「諸法實相」、《心經》講的「真實不虛」、《雜阿含經》講的「無爲法」和《中阿含經》講的「常不變易，恆不磨滅法」，全都是講真實法。

有的人很受不了真觀，因爲真觀引用《阿含經》來證明常住法，他們認爲《阿含經》統統都是講無常、無我，看到我把《阿含經》的經教依據列出來，全都啞口無言。特別執著的人，看到我這樣解釋，好像快發狂一樣，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出來了。<sup>1</sup>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奇怪：「這是佛弟子嗎？」就算真觀講錯了，他也該想辦法來度我才對啊！怎麼搞得亂罵一通，話講得那麼難聽，要怎麼度人呢？他沒有想到，其實是他自己錯了。他執著成那個樣子，我們想度他，也辦不到啊！如果是真正的佛弟子，看到人家舉出經教證據，便應該接受才對的。

「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接下來這個很重要——「是主」，它是酬償因果的主宰。《雜阿含經》記載佛陀跟薩遮尼犍子之間的辯論，雙方都承認「我」即是「主」，「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若殺、若縛、若擯、若鞭、斷絕手足；若有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sup>2</sup>。但是，這個「主」並不是一神教所宗奉的造物主，而是佛教講的第八識。

我常講一個例子，有一個人過去世是一個將軍，他把敵軍包圍起來，答應人家：「你們投降的話，保你們毫髮無傷。」投降以後他下令把每一個人右手都砍掉。他的理由是什麼？「我不把你們右手砍掉的話，等一下你們又造反怎麼辦。」他因爲造作惡業的緣故，先到三惡道去打滾，

<sup>1</sup> 編按，參見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00249/> 《實證佛教導論》的評論。

<sup>2</sup> 《雜阿含經》卷5 (CBETA, T02, no. 99, p. 36, a6-8)

後來回到人間的時候，一出生就沒有右手。這個當然是因果報應。有一個東西能夠記錄你過去世的業，然後在造身的時候，起了酬償因果的作用。這個東西佛教稱之為第八識。

第八識能夠了別業種，然後酬償因果，所以造色身的時候，必須要符合他過去世所造的業。這個功能很像是一個主宰者，但是跟一神教的造物主不太一樣的，一神教傳說的造物主是有意志的，你可以跟它祈禱：「主啊！我想要彩券中獎。」祂可以決定要不要應許你的禱告。佛教講的第八識不是用意志去成就的，而是按照法爾如是的規則去成就。第八識沒有上帝的那種意志，而是按照一定的規則去現起果報，它是一個沒有意志的主宰。

「是依」，依這個字用得非常好。《阿毘達磨大乘經》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無始時來界，講的是無始以來的功能差別，也就是第八識。三界萬法都要依止在第八識才能夠現起、出生，和繼續存在與運轉，這是「依」這個字的意思。只要任何時候第八識不在你身上作用，你馬上會死，連一秒鐘都活不下去。如果第八識不在山河大地當中運作的話，山河大地會馬上毀掉。是馬上毀掉，而不是等到下一秒鐘。當然，山河大地的部分不是我現量所能知道，但是我從經教和比量可以知道一定是這個樣子，是馬上毀掉，而不是慢慢壞掉。第八識重要到這種地步。

《大乘起信論》說：「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有一個不生不滅的心體叫做如來藏，依於不生不滅的心體，各種生滅作用的了別心才能夠運轉。它也是用「依」這個字。

被依止的這個東西一定是「性不變易」，它的體性不能被改變，一變就完蛋了。有為法都依賴著它，結果它竟然不可靠，也變壞了，那還得了！大家還靠什麼？有一首歌這樣唱：「靠天吃飯要餓死，靠人打仗要失敗。我們不能再做夢，我們不能再發呆。」修行也是同樣的道理啊！你只能靠「自己」（真我、第八識、如來藏），別的都靠不住。

五陰靠得住嗎？五陰本身是無常法，如果你要依靠五陰來成佛，成佛要經過三個阿僧祇劫，你在成佛之前五陰不知道壞掉幾次了！壞掉的話，你所修的一切善業、無漏的智慧全部都沒有地方放，全部都壞失了，你還怎麼成佛？要是你以為：「我現在修行，所有的功德我都儲藏在大腦

裡面。」若真如此，你一定完蛋。當你死掉，大腦整個爛壞掉的時候，你的善功德豈不是全部化爲烏有？所以我們要靠「我」上面，靠在如來藏上面，靠在能藏的心體上面。（我、如來藏和能藏的心體是同一個東西的三個異名。）這樣你成佛才有希望。這個東西性不變易嘛！

再者，修行是爲了涅槃，如果涅槃什麼都沒有的話，你覺得這樣子修行有什麼意義？如果都沒有常住法，顯然果報也沒有辦法成就，因爲一定要有一個東西記錄業行，放在一個不會壞的地方，這樣果報才有現起的依據。如果沒有不生不滅的心體，不但眾生沒有辦法成佛，阿羅漢取證的涅槃也會變成斷滅。它重要到這種地步。

涅槃四德是常、樂、我、淨，這個東西在你活著的時候，稱之爲「我」，阿羅漢取證無餘涅槃的時候，這個「我」改名爲「涅槃」。這樣子大家有沒有聽懂？這是「我」的真義，這個部分很重要，請你好好地思維一下。現代很多人主張一切都是無常、無我，他們應該要仔細讀這部《大般涅槃經》。

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眾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  
汝等四眾，應當如是修習是法。<sup>3</sup>

《大般涅槃經》是佛陀最後一天一夜所說的法，一定是究竟了義的。你想想看：一個人臨終的時候，告訴寶貝兒子的最後遺言，會是不重要的話嗎？不會。一般人都不會這麼做，何況是佛陀！佛陀把我們當成獨生子，《大般涅槃經》是佛陀的最後遺教，自然是究竟了義的佛法。以前說的不了義法，一定會在最後關頭把它更正過來。所以，《大般涅槃經》是真正的了義法。下次，再聽到有人主張佛法統統都是無常、無我，請你把這個道理告訴他。

（有人問：在「明醫乳藥喻」中，明醫請國王禁絕乳藥，這是否暗示，初機修習佛法，不要學習常住法，等到斷掉我見之後，才能學習常住法？）不然，明醫禁絕的乳藥，比喻外道錯誤的常住法，這才是初機學佛應該避開的錯誤法義。但是，正確的常住法，則沒有這個弊端。甚至可以說，如果不能確知有常住法的存在，便沒有辦法不落斷滅、證得聲聞初果。佛世尊已經在《楞伽經》、《楞嚴經》、《大般涅槃經》等三轉

<sup>3</sup> 《大般涅槃經》卷二終。

---

法輪的經典，明白、無保留地將正確的常住法宣講出來。我們隨順佛世尊弘法的次第，不需要有顧忌，直接學習便可得到最大的利益。

迴向 Alex 資財豐裕，取得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爲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迴向戴超身體健康，視力改善。

迴向 Derek Wang 學會照顧自己，樂於與他人交流。

迴向李炳軒往生極樂，蓮品增上，見佛聞法，悟無生忍。

迴向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土橋劉秀才及千餘徒眾，蒙佛菩薩接引，往生極樂世界或其他善處。

迴向弋敬平與冤親債主解冤釋結，冤親債主蒙佛菩薩接引，往生極樂世界或其他善處。

[回到目錄](#)

📖 阿含經典解析

# 衣中寶珠 (一)

## — 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

呂真觀 講述 / 編譯組 記錄整理

時間：2011 年 6 月 4 日

地點：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雜阿含經論會編》讀本下載處：

<http://www.yinshun.org.tw/books/36/yinshun36-00.html>

### 開場白

現在是 2011 年 6 月 4 日下午三點半，我們開講《雜阿含經論會編》。

在佛教徒的印象裡，《雜阿含經》是小乘阿含類經典，《瑜伽師地論》是彌勒菩薩所作的大乘論典，二者之間關聯性似乎很小。到了近代，有學者發現《瑜伽師地論》裡，有一部分是在解釋《雜阿含經》。後來，釋印順依照《瑜伽師地論》，將《雜阿含經》重新做了整理，並編入了論中解釋《雜阿含經》的部分，形成了這部《雜阿含經論會編》。

從佛教史的角度而言，印順是一個關鍵人物，他的主張對佛教的走向影響很大。因為從佛法傳入中國起，一直到清朝末年，漢傳佛教都承認有常住法。「常住法」的意思是，這個法不是某個時間點出生而有，在未來際也永遠不會消滅而無，是無始無終、永恆的存在。漢傳佛教有很多拜懺的儀軌，如《大悲懺》、《慈悲三昧水懺》和《梁皇寶懺》，懺文裡都有「南無十方一切常住佛，南無十方一切常住法，南無十方一切常住僧」的奉請文句。這說明了漢傳佛教的傳統，從來都承認有常住法。又比如，清朝雍正皇帝自己編的語錄——《御選語錄》記載當雍正還是王爺的時候，有一次去河北的柏林禪寺，指著一隻狗問迎接他的出家人：「不能說牠是狗，你說牠到底是什麼？」那些出家人答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就自己回答了：「常住的。」<sup>1</sup>這也很明顯地說明他承認有常住法。<sup>2</sup>然而，

<sup>1</sup> 《御選語錄》卷 12 (CBETA, X68, no. 1319, p. 566, a16-17 // Z 2:24, p. 221, a8-9 // R119, p. 441, a8-9)

民國時期開始，風氣大變，特別是自印順以後，很多人都說：「佛教不承認有常住法。」

不承認常住法是非常古老的思想，早在佛陀誕生之前就有了。在人類的歷史中，有兩種主張一直有人不斷提及，可稱為土著思想。一種是「常見」，就是把五陰當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全體認作常住不滅。另一種是「斷滅見」，或稱「斷見」，就是完全不主張有常住法，認為一切都是生滅無常，人死後什麼都沒有。佛教裡也有零星這麼主張的人，但是漢傳佛教裡基本沒有。

漢傳佛教的徒眾開始不承認有常住法，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承認有常住法的人，不管他認定的常住法是不是完全正確，至少他看到主張有常住法的經教，不會說「這是偽經」。而完全否認常住法的人，碰到這種經教，不是斥為「偽經」，就是斥為「不了義法」，這兩種情況都是嚴重的謗法。所以，當印順以學者兼出家人的身份作這種主張，著書授徒，影響力不斷擴大之後，佛法的方向和主流整個都變了，漢傳佛教便由像法時期轉入末法時期。

一般佛教徒都知道有「三期佛教」的劃分，即：正法、像法和末法。有一個說法是，佛滅之後，最初五百年是正法時期，之後的一千年是像法時期，再之後的一萬年是末法時期。這個說法不是很準確，因為不同地區之間差異很大，僅從時間來區分太過籠統。比較準確的方法，是從主流的教法來判定各地區所處的分期：

第一，正法時期，佛教的主流教義為正法佛教。正法佛教能如實區分常住法與無常法，並且如實地開解孰者為常、孰者為無常。只要是能正確的定義常住法和無常法，可以驗證，符合事實，別人絕對駁不倒，學習這種正法佛教，證果的機會非常大，甚至可以說，只要能接受這個法門，三個月之內一定能證初果向。因為他能用「六見處」來檢查各種

<sup>2</sup> 編按：雍正皇帝胤禛雖然承認有常住法，但對常住法認知是有問題的，呂真觀博士論文《明末清初臨濟宗圓悟、法藏紛爭始末考論》序文：清世宗胤禛因讀密雲圓悟語錄，知悉三峰派所引發的法爭。自許通透禪門三關的胤禛，出於進一步控制佛教，加強思想統治的需要，逕自判定三峰派為「魔外知見」，於雍正十一年（1733）親撰《揀魔辨異錄》破斥三峰派，說法藏、弘忍師徒反對圓悟師長是「倒戈乃祖乃父，為宗徒中敗類」，為世法和出世法所不容，下令取締三峰派，「以示天下後世」。另在第五章〈雍正帝胤禛介入圓悟、法藏派系紛爭〉中，解析了雍正當了人王又想當法王，舞弄佛教的種種作為。

知見是不是符合事實，即使他還沒有把我見完全斷掉，至少也可以斷掉八成，成爲初果向、四雙八輩<sup>3</sup>的一員。正法佛教的厲害就在這裡！

第二，像法時期，佛教的主流教義爲像法佛教。像法佛教也承認有常住法與無常法，但在具體的劃分上存在誤差。比如，有人這樣主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做主的心是自性清淨心。」自性清淨心是第八識的別稱之一，這個主張相當於「常住法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能夠處處做主的」，這就不對了。因爲，境界相是生滅的，能夠了別境界相的心，也一定是生滅的，生滅對生滅，才能了別。《宗鏡錄》將這種心稱爲「緣慮心」。相對的，常住法是「恆不變異」，它是沒有作爲的「無爲法」，沒有了別性。知道這一點非常重要。

雖然像法佛教的知見不對，但對於千百年來流傳不輟的經教，不會輕易便否認、棄爲敝履。比如，對《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學術界認爲有爭議的經教，他們還是會敬信、讀誦、修習。所以，像法佛教還是有很少數的人會發現自己的錯誤，從而回歸正法，證得果位。

第三，末法時期，佛教的主流教義爲末法佛教。末法佛教主張一切都是因緣所生的無常法，完全否認常住法的存在。比如有些人判定大乘經典是僞經，說大乘法是後來的佛弟子僞托佛說而造的，不符合原始佛教的義理；或者說如來藏法是不了義法；或者說禪宗「有濃厚的梵我外道色彩」，諸如此類。因爲末法佛教不信受正確的經教，不但不能證果，反而要受謗法的果報。這使得末法佛教徒有佛教之名，而無佛教之實。幸好，他們對於表相的佛、法、僧三寶仍有敬信之心，在極爲遙遠的未來，因緣漸次成熟，還是能夠成就佛道。因爲這個緣故，以寬廣的意義來說，末法佛教也算是佛教。末法時期的主流教法是末法佛教，但是正法佛教也同時存在，一直到正法佛教滅亡，才是末法時期的結束。目前，末法時期才開始幾十年，正法佛教的處境還不是很艱難，等到佛法將滅的八十年，真悟的菩薩法師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演說「常恆不變如來之藏」<sup>4</sup>。

以上是用法義主張對三期佛法做的劃分，相對於之前以時間分判佛法，有明顯的差異。依佛法教義的劃分來檢視佛教流傳史，許多事件和

<sup>3</sup> 初果向、初果（須陀洹）、二果向、二果（斯陀含）、三果向、三果（阿那含）、四果向、四果（阿羅漢），稱之爲四雙八輩。

<sup>4</sup> 《央掘魔羅經》卷 4 (CBETA, T02, no. 120, p. 538, a4-5)

人物必須重新加以評價。將來我們會以這樣的觀點重新撰寫佛教史，包括《中國實證佛教源流史》、《印度實證佛教源流史》和《中國實證禪宗史》。

印順的佛法主張，屬於末法佛教。末流的佛法教義沒有辦法讓人在現世證果，大家應該學正法佛教，才能期望現世得到解脫。學人要有基本的判斷能力，至少要三乘見道的其中一種，最好具足三乘見道，再來看他的書。因為他也解釋過很多大乘經教，比如《勝鬘經》、《攝大乘論》等等，如果沒有大乘見道，弄不清他哪裡講錯，便會被誤導和障礙。我們要講的《雜阿含經論會編》是他編輯的，前面的序文，有些可以參考，但很多都有問題。在內文中，「經」是《雜阿含經》，「論」是《瑜伽師地論》，都是原文，印順做了一些文字考證，調整次第，這些編輯和考證的成果都是可以借鑑的。

《雜阿含經》的漢譯本有兩種：一是劉宋時期中天竺來的高僧求那跋陀羅<sup>5</sup>譯的五十卷本；一是不知何人何時所譯的二十卷本，這一版本應在求那跋陀羅之前，但內容只是五十卷本的一部分，經文次第比較混亂，而且翻譯質量良莠不齊，所以後人主要使用五十卷本《雜阿含經》，而將二十卷本稱為《別譯雜阿含經》。這部《會編》所用的也是五十卷本的經文。

五十卷的《雜阿含經》，是由 1359 部小經組成的<sup>6</sup>。《雜阿含經會編》將這些小經整理為七部分：五陰誦、六入處誦、雜因誦、道品誦、八眾誦、弟子所說誦和如來所說誦。《瑜伽師地論》的論文是依經而說。以上便是《雜阿含經會編》的基本情況。

《雜阿含經》非常的重要，因為它是佛教徒和佛教學者所共同承認的。目前，佛教界和學術界有許多人是不承認大乘佛教，若是引用大乘經，他們不會接受，所以我們必須引用《雜阿含經》來證明大乘法。反對大乘法的人一般都引用《雜阿含經》做為經教依據，只是這部經並沒有他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懂，很多人對它有嚴重的誤會，所以才會主張大乘非佛說。有很多人造論，闡述《雜阿含經》的義理，但總有些不令人滿


<sup>5</sup> 求那跋陀羅亦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勝鬘經》等經的譯者。《楞伽經》是禪宗、唯識宗的根本經典。

<sup>6</sup> 《大正藏》收錄的《雜阿含經》有 1362 部小經，但其中有關阿育王的 3 部小經是後人誤編入的，所以實為 1359 部。

意，只有《瑜伽師地論》將《雜阿含經》最精微高深的義理發揮到淋漓盡致，值得大力推薦。

也許有人會問：「《雜阿含經》是小乘經，為什麼可以引用小乘經來證明大乘法。」實際上，只有純粹的小乘論，而沒有純粹的小乘經。因為佛世尊非常的方便善巧，即使是為聲聞人演說小乘法，仍然在某些地方隱藏了大乘法，好讓聲聞人在未來際能夠發起菩薩性，最終能夠究竟成佛。《法華經》的「衣中寶珠」即是比喻聲聞法當中隱藏有大乘法。這門課便是要把這顆隱藏的寶珠取出來，讓大家得到無量的功德藏，請大家不要輕易錯過。

[回到目錄](#)

 佛典故事

## 尼提尊者受度化的故事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人民眾多，居止隘狹，廁溷尠少，大小便利，多往出城。或有豪尊，不能去者，便利在器中，雇人除之。時有一人，名曰「尼提」，極貧至賤，無所趣向，仰客作除糞，得價自濟。

爾時世尊，即知其應度，獨將阿難，入於城內，欲拔濟之。到一里頭，正值尼提，持一瓦器，盛滿不淨，欲往棄之。遙見世尊，極懷鄙愧，退從異道，隱屏欲去；垂當出里，復見世尊，倍用鄙恥，迴趣餘道，復欲避去；心意匆忙，以瓶打壁，瓶即破壞，屎尿澆身，深生慚愧，不忍見佛。

是時世尊，就到其所，語尼提言：「欲出家不？」尼提答言：「如來尊重，金輪王種。翼從弟子，悉是貴人。我下賤弊惡之極，云何同彼，而得出家？」世尊告曰：「我法清妙，猶如淨水，悉能洗除一切垢穢；亦如大火能燒諸物，大小好惡，皆能焚之。我法亦爾，弘廣無邊，貧富貴賤，男之與女，有能修者，皆盡諸欲。」

是時尼提，聞佛所說，信心即生，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出城外，大河水邊，洗浴其身，已得淨潔，將詣祇洹，為說經法，苦切之理，生死可畏，涅槃永安，霍然意解，獲初果證。合掌向佛，求作沙門，佛即告曰：「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衣在身。佛重解說四諦要法，諸漏得盡，成阿羅漢，三明六通，皆悉具足。

爾時國人，聞尼提出家，咸懷怨心，而作是言：「云何世尊聽此賤人出家學道？我等如何為其禮拜？設作供養，請佛及僧，斯人若來，污我床席。」展轉相語，乃聞於王，王聞亦怨恨，情用反側，即乘羽寶<sup>1</sup>之車，與諸侍從，往詣祇洹，欲問如來所疑之事。

<sup>1</sup> 《大正藏》作「葆」，今依宋本。

既到門前，且小停息，祇洹門外，有一大石，尼提比丘，坐於石岩，縫補故衣。有七百天人，各持華香，而供養之，右邊敬禮。時王覩見，深用歡喜，到比丘所，而語之言：「我欲見佛，願為通白。」比丘即時，身沒石中，踊出於內，白世尊曰：「波斯匿王，今者在外，欲得來入，覲省諮問。」佛告尼提：「從汝本道，往語令前。」尼提尋時，還從石出，如似出水，無有罣礙，即語王言：「白佛已竟，王可進前。」王作此念：「向所疑事，且當置之。先當請問，此比丘者，有何福行，神力乃爾。」

王入見佛，稽首佛足，右邊三匝，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向者比丘，神力難及，入石如水，出石無孔，姓字何等，願見告示？」世尊告曰：「是王國中，極賤之人，我已化度，得阿羅漢，大王故來，欲問斯義？」王聞佛語，慢心即除，欣悅無量。因告王曰：「凡人處世，尊卑貴賤，貧富苦樂，皆由宿行，而致斯果。仁慈謙順，敬長愛小，則為貴人。凶惡強梁，憍恣自大，則為賤人。」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大聖出世，多所潤濟。如此凡陋下賤之人，拔其苦毒，使常安樂。此尼提者，有何因緣，生於賤處？復種何德，得遇聖尊，稟受仙化，尋成應真？唯願世尊，敷演分別。」

佛告王曰：「諦聽善持！吾當解說令汝開悟。乃往過去，迦葉如來，出現世間，滅度之後，有比丘僧凡十萬人。中有一沙門，作僧自在，身有疾患服藥自下，憍傲恃勢，不出便利，以金銀澡槃，就中盛尿，令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由在彼世，不能謙順，自恃多財，乘捉僧事。暫有微患，懶不自起，驅役聖人，令除糞穢，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乃至於今。由其出家，持戒功德，今值我世，聞法得道。」佛告大王：「欲知爾時僧自在者，今尼提比丘是！」

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來出世，實為奇特，利益無量苦惱眾生！」佛告大王：「善哉！善哉！如汝所言。」佛又告曰：「三界輪轉，無有定品。積善仁和，生於豪尊；習惡放恣，便生卑賤。」王大歡喜，無有慢心，即起長跪，執尼提足，而為作禮，懺悔自謝，願除罪咎。世尊爾時

因爲廣說法微妙之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爲樂。爾時大會，聞佛所說，各獲道證，信受奉行。<sup>2</sup>

## 白話解釋

釋者：清心

阿難我親身見聞這麼一件事蹟：有一回，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時，生活在舍衛城的人民，爲數眾多，居民擁擠迫迮，全城廁所設施不足，人們的大小便，多往城外設法解決。其中有些豪富尊貴的人，不方便去的，就先排泄在器皿中，再雇用專人拿去倒掉。那時有一個人，名叫「尼提」，極爲貧窮，身份又低賤，不能從事高尚的工作，只好替人家挑糞，處理排泄物，以賺取微薄的薪資來維持生活。

那時世尊知道該是他離苦得度的時候了，帶了一隨侍弟子阿難，一起進入城內，要拔濟他出離苦厄。來到一莊頭，遇上尼提拿著一只陶罐，盛滿了排泄物，正要拿去倒掉。尼提遠遠看見世尊前來，極感自身粗鄙慚愧，退到另一條道路去，藉著屋牆遮蔽，隱身想要離去；就當要出莊里時，又碰見了世尊，他轉身要走另一條路，想要再度避開；這時心裡慌亂，一不留神，陶罐撞上牆壁，碎成一地，屎尿澆了一身，心裡更加慚愧，不敢見佛。

這時世尊來到了他所站立的地方，很慈祥地詢問尼提說：「你想出家嗎？」尼提回答說：「如來尊貴崇高，是金輪聖王的種姓。追隨的弟子，也都是尊貴的人家出身。而我出身下賤，十分的低劣弊惡，哪來福份同他們一樣，跟隨世尊出家修行呢？」世尊告訴他說：「我的法清淨微妙，就像淨水一般，能洗除一切的塵垢污穢；也像大火一般能焚燒萬物，大大小小新的舊的，皆能焚燒殆盡。我的法也是這樣的，弘深廣大沒有邊際，貧富貴賤，男的女的，有能修持的，皆能斷盡會衍生煩惱的種種欲想。」

這時尼提聽聞佛的開示後，信心大增，就想要出家。於是佛叫阿難帶尼提去城外大河洗浴身體，洗淨完畢後，在祇洹精舍，爲他解說經法，說明苦難逼切的道理，輪迴生死的可畏，以及涅槃寂靜至樂永安的究竟

<sup>2</sup> 《賢愚經》卷 6：(CBETA, T04, no. 202, p. 397, a25-p. 398, a12)

歸宿之義。尼提霍然意解，獲證初果，合掌向佛，求作沙門弟子。佛欣然說：「善來，比丘！」尼提鬚髮自行脫落，法衣自然著身，成爲一位莊嚴的出家比丘。佛重新爲其詳細解說四聖諦的法要，助他見惑與思惑諸漏斷盡，於是成就了阿羅漢果位，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悉皆具足。

當時國人聽聞尼提也隨佛出家，都心懷怨妒說：「爲何世尊允許這等卑賤的人出家學道？我等要向他禮拜，怎能心服？當我設宴供養，請佛及僧時，這人若來，定會玷污我的床席。」就這樣展轉相互交語，很快地傳到了國王的耳裡，波斯匿王聽聞後也心生怨恨，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即乘孔雀羽毛裝飾的寶車，與侍從官員，前往拜謁祇洹精舍，想請示如來讓自己疑惑的這件事情。

來到祇洹精舍門前，稍作停息，見祇洹門外有一大石頭，有一位比丘正坐在石頭上縫補舊衣裳。有七百位天人，各持花與香，在供養這位比丘，並且右邊敬禮。波斯匿王親見這等光景，很高興地走向前去，恭敬地對比丘說：「尊者！我想求見佛陀，請爲我通報好嗎？」比丘即刻身體沒入石頭中，踊身進去精舍內，稟白世尊說：「波斯匿王，現在精舍外，想來謁見如來，請安及諮問。」佛告訴比丘：「你從本來的道路回去，請國王前來會面。」不一會兒，比丘還是從原來的石頭冒出來，就像從水中出來一般，沒有任何的滯礙，回話給國王說：「已稟白佛陀，陛下！您可以進去了。」波斯匿王於是生起了這樣的心念：「先前所疑惑的事，暫且擱置。應當先請問這位比丘，具有哪些福行，神力竟可達到這般程度。」

波斯匿王入見佛陀，稽首頂禮佛足後，右邊三圈，退坐到一邊，稟白世尊說：「方才幫我通報的比丘，神力真是罕見，令人難思議，入石如入水，出石無孔洞，是何尊號，願爲我說？」世尊告訴波斯匿王：「他是尼提比丘，原是大王您國中身份極爲卑賤的人，我已化度他得阿羅漢果，大王不就是要問這件事嗎？」波斯匿王聽聞佛語，傲慢的心即刻消歇，欣然隨喜愉悅無量。


佛陀告訴波斯匿王說：「凡人處世，尊卑貴賤，貧富苦樂，皆由過去的業行，而導致現在的果報。仁慈謙虛和順，敬重長輩愛護晚輩，則生爲尊貴的人。凶惡強梁，傲慢自大恣意妄爲，則會出生爲卑賤的人。」

波斯匿王稟白世尊：「大聖出世，多所潤濟。即使像這般凡陋下賤的人，都能拔其苦毒，使他解脫常住安樂。敬請我佛慈悲開示，這位尼提比丘有何因緣而出生於卑賤的家庭？又是種下什麼福德，得以遇見聖尊，承受佛陀的教化，很快的就成就阿羅漢果？唯願世尊，分別宣說教導演示。」

佛告訴波斯匿王：「仔細聽聞善加秉持！我當解說令你明白。回溯過去迦葉如來出現世間度化，於佛滅度之後，有比丘僧約十萬人，其中有一沙門弟子，在僧團中地位尊貴，常驕傲仗勢，藉口身體不適必須配藥治病，不願出去大小便，而以金銀製的澡盆盛尿，命令他的弟子拿出去倒掉；然而他這位弟子，卻是證得須陀洹初果的賢人。由於在那一世，不能謙虛和順，自以為有錢，而在僧團中擔任重要執事，身體稍有不舒服，就懶得起床，驅役賢聖的人為他服務清除糞穢，以是因緣，流浪生死大海，五百世中，恆為下賤的人，乃至來到今世，也都是專門為人除糞。由於他過去出家有持戒功德，正好值遇我出世度化，乃能聽聞佛法而得證道果。」佛告訴大王：「要知道那時在僧團中地位尊貴的人，就是現今的尼提比丘啊！」

波斯匿王稟白世尊：「如來出世，真是奇特，能利益無量苦惱眾生！」佛告訴大王：「善哉！善哉！就如你所說的那樣。」佛又告訴波斯匿王：「在三界輪轉的眾生，沒有固定的品類。積善仁和的人，會出生在富豪尊貴之家；習惡放蕩恣意妄為的人，便會出生為卑賤的種姓。」波斯匿王大為歡喜，毫無慢心地即刻起身長跪在地，兩手輕握尼提的雙足，跟尼提比丘作禮，自我苛責懺悔謝罪，願除先前的傲慢過咎。於是世尊此時再為波斯匿王廣說佛法微妙之義，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觀察慾望不淨的想念，以及為求究竟樂的出離法要。當時的大會，凡聽聞到佛所說的法要，都各自獲得果證，信受奉行。

[回到目錄](#)

 問與答

 迴響 

## 一、如來藏是一切法所依

問 1：真觀博士：您好！我近日在研讀《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寧瑪派關於中觀見的抉擇論典，覺得我和您關於如來藏有或無的的分歧實際上是研究路線的不同造成的。您走的是唯識派，我研究的是中觀派。唯識派在初期證得人無我方面或許比中觀派要便利，但是因為心中存有如來藏會阻礙證得法無我。承許如來藏實有是不究竟的非遮見，破一切為空的中觀見是究竟的無遮見。

對於這兩種派別的見地如果要分高低的話，中觀要高於唯識，這是很多大師的共同觀點。不承認一切為有的中觀見初期就需要極高的見地，契入會比較難，但是後來卻會越來越順地證得人法二無我。

唯識派在證得法無我前，怎樣把如來藏的實有轉變成「大樂、明空、無念」，也是後來擺在修行者面前的攔路虎。如果轉成功，那麼兩種派別取得的成就完全等而無異的。以上管窺之見，望指教！

答：第八識心體如來藏是一切法所依，若不承認如來藏的存在，必墮入斷滅見。應成派中觀與自續派中觀都有理論上的嚴重缺陷，無法交代為什麼會有異熟果報的存在。此部分在《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第二節，真觀已有論述。

以上是就世俗諦而說。大乘見道者現觀第八識出生一切法，一切法其實就是第八識的顯示，因此萬法皆攝歸一心；既是一心，則無能取、所取，遠離一切的法相對待差別，由世俗諦轉入勝義諦。就勝義諦而說，沒有一切的法相，也沒有如來藏。

許多人將世俗諦與勝義諦混淆，因此就以為主張有如來藏是錯誤的。實際上《楞伽經》明白地講：「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

問 2：我讀了大著第七章二節〈中觀與唯識〉，關於中觀二派存在的問題，你在論中雖然頭頭是道，但看到 429 頁，我發現您存在一個重大謬誤：「因為因果報應所以能夠成立，一定要有一個集起心；集起心的心體必須是常住法，所含藏的種子必須是無常法；常住的心體與無常的種子和合，才能夠有集起心的功能。應成派中觀因為不承認有常住法，所以與斷滅見無異，隨順他們的理論推演，必然會破壞因果法則。」您完全誤解了應成派的法義，理由如下：

其一：他們所否定的常住法並非您所認為的常住法（如來藏），而是世人執以為常的個體之小我，試問一個不停造業受報、受報造業的補特伽羅，您可以說世俗有，也可以說勝義無，故並非斷滅見！

其二：就算他們否定常住法（如來藏）之存在，實際根本無損宗派存在的價值，否定或肯定如來藏，就像否定或承認虛空是否存在一樣，沒有什麼意義，脫離了當時的說法背景，一種理論不可能在離開了特定人的時候還有任何價值存在。不可能造一部論成爲一個單獨的體系並適用所有人。佛多次申明：當依義不依語。

其三：佛弘法初期宣示無常苦空無我，最後又說常樂我淨，難道佛也自相矛盾嗎？有智慧的人都懂了，無智慧的人必定會對各種法、宗派東拉西扯、盲目印證！佛法在理論上並無價值，只是指導實修的方便法，您別太當真，一切皆是戲論，聰明人自知取捨。

其四：我很想知道您有否證得以人無我爲主要標準的小乘四果，但我無法提問，您更是無法回答，爲什麼？你懂的。但您有神通嗎？這也是是否證果的標誌之一。史載歷代大師在世時代都有神通事蹟記載，所以能夠留名百世，後人仰慕，吾輩人豈能輕易否定，若亂下結論，豈不犯下誹謗菩薩的重罪，聖者已去，無人可依，不可因爲無人與您辯論，即輕易自大，妄下結論。

答：您的問題，依序答覆如下：

一、應成派中觀的代表人物爲月稱論師。唯識經典以阿賴耶識爲根本識，因果報應與三界萬法，皆依之而起。月稱反對這樣的說法，他在《入中論》中說：「由業非以自性滅，故無賴耶亦能生，有業雖滅經久時，當知猶能生自果。」他認爲不需要有阿賴耶識，就能夠有因果報應。後來的應成派中觀師，仍是沿襲他的見解，並沒有更正過來。《大乘起

信論》說：「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sup>1</sup>阿賴耶識能藏的心體即是如來藏，生滅的種子依於如來藏，在三界中現起一切的功能差別，即是蘊處界諸法。因此，否定阿賴耶識感果的功能，即是否定有常住法如來藏。阿賴耶識可以圓滿地解釋異熟果報，而且它可以在《阿含經》當中找到法義的源頭，無論是依事理或經教，我們都應該接受它。月稱否定阿賴耶識，自己另行提出一套感果的理論，但是他的理論卻犯了「類比失當」的邏輯謬誤，並不是有效的邏輯論證。此部分請參考《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第二節第二項〈中觀應成派的錯誤〉。

二、如果佛法的理論不符合事實，《金剛經》不會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sup>2</sup>古往今來的三乘見道者，皆無人否定佛語，由此可知：佛教的核心義理是可以實證的，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如同自然科學規律。「依義不依語」，是要人認明語言文字的真意，而不要執著於語言文字；這個原則並不是說佛法不能普遍適用。常住法又稱為無為法，無常法又稱為有為法。《雜阿含經》：「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sup>3</sup>一般人只知道有為法，只有出世間聖賢才實證無為法，所以《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sup>4</sup>一旦否定無為法的存在，修行人便沒有證果的可能，所以《楞伽經》說：「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第八識的義理〕，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經教〕、毘尼〔戒律〕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sup>5</sup>如果一個宗派完全沒有證果的可能，卻自認為「佛教」，它便是末法佛教，而不是像法佛教或正法佛教。

三、無常、苦、空、無我，是有為法的體性；常、樂、我、淨則是無為法的體性。不同類的事物，當然體性亦不相同，這並不是佛法的矛盾。您可參見本期《[佛陀的最後遺教](#)》，即可知悉其中的差別。您說「佛法在理論上並無價值……一切皆是戲論」，這是因為您從來不曾實證佛法的理論。如果理論無價值，佛陀又何必花那麼多時間講解，經典又為

<sup>1</sup> 《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7, p. 585, a4-5)

<sup>2</sup>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 (CBETA, T08, no. 235, p. 750, b27-28)

<sup>3</sup> 《雜阿含經》卷 12 (CBETA, T02, no. 99, p. 83, c15-17)

<sup>4</sup>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 (CBETA, T08, no. 235, p. 749, b17-18)

<sup>5</sup>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1 (CBETA, T16, no. 670, p. 487, b21-23)

什麼講有許多人在聽聞佛法時當下證果？您暫時不能實證沒關係，千萬不要否定佛法的價值，免得成爲「不般涅槃」種姓。

四、證果的人不能對外宣說果位，這是佛制的戒律，因爲學習佛法必須依法不依人，大家應該在意的是法義是否符合經教與事實，而不是說法人的果位。神通和果位沒有必然的關係，有的外道有神通，但是有些阿羅漢和大乘見道者並沒有神通。聲聞果位是以煩惱的斷除爲判斷標準，斷三縛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證初果（須陀洹），斷三縛結並且薄貪瞋證二果（斯陀含），斷五下分結證三果（阿那含），斷五下分結與五上分結證四果（阿羅漢）。大乘法的果位，則是以是否知道第八識的具體作用，與是否能轉依於第八識的真如性而判斷。中國人很注重歷史，各種文獻記載許多開悟的人沒有神通。邊地的傳說，不一定靠得住，即使真有神通，也未必即是佛法上的開悟，您還要看他說法是否符合經教與事實才能判斷。我們尊敬見道者，是因爲他們可以把佛法傳授給我們，讓我們也見道。如果他們只會吹噓自己的證量或者果位，卻沒有辦法教您如何見道，勸您要多作保留。

## 二、前六識不能貫穿三世

問：呂老師好。弟子很早就看過輪迴的科學證明。事例中記得前世的人可以和過失世的親人相認。弟子迷惑的地方是這與五蘊不能帶到來生有無矛盾。據弟子理解縱然是有宿命通，那他的意識在正死位也會斷，來生後再用新的意識可以查找到過去世的記錄，而不是意識一以貫之。那麼這些例子弟子的感覺是他的意識直接從前世就帶了過來。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呂老師給解釋下吧。阿彌陀佛！

答：您認爲：「縱然是有宿命通，那他的意識在正死位也會斷，來生後再用新的意識可以查找到過去世的記錄，而不是意識一以貫之。」這是有道理的。其實，孩童的前世記憶，也是由全新的意識，了別過去世的紀錄。有一個案例，紐約警察轉世成女兒的孩子，那個孩子仍然是貪玩好動的性格，講話也是童言童語的，與過去世的警察不同。這說明，有前世記憶的孩童，他們的前六識仍然是全新的，但是他們的第八識會流注種子，使得意識有前世的影像浮現出來，讓他們能了知前世的事。

### 三、單純的禪定沒有辦法發起智慧

問：今天在佛學群裡討論問題時，談到止與觀的問題。我目前的理解是：通過觀行可以得到智慧，當然，修定力可以幫助我去觀察很細微的地方。定力是不可能生出智慧來的。定力是一種輔助觀行的功夫。

有位師兄提出了質疑，並且舉出了經教依據，認為智慧是定力生出的，依據如下：

1.《圓覺經》辯音菩薩章：「辨音汝當知：一切諸菩薩，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

2.《楞嚴經》卷六：「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還請老師能深入講解。

答：您的理解沒有錯，禪定只是輔助觀察的條件，並不必然可以得到智慧。從佛教史來看，當初教世尊四禪八定的老師並沒有得到解脫，可見單純的禪定沒有辦法發起智慧。再看《阿含經》，每次都要求大家要「如實知見」，才能斷掉煩惱，得到智慧；從來沒說單純的禪定可以得到智慧。再者，最初智慧，例如六見處，並不需要禪定便可證得，因為這個緣故，初果、二果皆是欲界的果位，沒有證得初禪以上的禪定。

如果有人這麼主張，您應該問他：「單純的禪定可以得到『凡有生必有死』的結論嗎？」如果不行，就不能主張單純的禪定可以得到智慧。這只是一例，舉一反三，您還可以問很多問題。

經典所以那麼說，是因為見道正常的次第是聞、思、修、證，若依這個次第，在見道以前，至少會有欲界定或未到地定。但是這個定是緣智慧境而修成的，而且從修到證（三乘見道）必然要透過觀行。理解經文要依義不依語，不然很容易曲解經義，遭到諸佛的責怪。

### 四、犯五逆、謗法如何懺悔

問 1：如果犯了五逆、謗法罪，想往生該怎麼辦？是要懺悔並念佛嗎？如果是的話，是平時就去努力懺悔、念佛好呢？還是等到臨終地獄相現，苦逼下懺悔，並且十念往生好呢？為什麼？前者行得通嗎？為什麼？如果

說應選擇前者的話，那為什麼《觀經》上只有後者的臨終十念往生的說法？還有，犯了五逆謗法罪，是否非要等到臨終地獄相現，苦逼之下才能大悔？還是平時就有可能大悔？為什麼？上述所說的有例子證明嗎？

答：過失無論大小，皆應盡速懺悔，諸行無常，臨終未必有時間可以懺悔，很多人是在昏迷或突如其來的意外中喪生。懺罪最好的方法是發起普賢行願，即使不能發起，也應讀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毀謗正法的過失，要用弘揚正法來補過，如世親菩薩曾經毀謗大乘法，後來他以弘揚大乘法來補過，臨終時幾乎證得初地。如果不能弘揚正法，應該親近真善知識，努力求悟，並幫助真善知識弘法。

問 2：如果你說應該儘早努力的話，那為什麼《觀經》上只有臨終十念往生之說？

答：《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我今為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淨業。」《佛說阿彌陀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三福淨業，在世時便應該修，不能等到臨終才修。

問 3：在一般情況下，這五逆謗法者是不會回頭的，直至臨終地獄相現，因怖回心，所以才有臨終十念往生的說法。但有例外的情況：不到臨終就能回心，則在平時就去努力，最後往生蓮增上品。對嗎？

答：您的問題與自身的解脫無關，容易成為戲論，何不暫時擱置？若您想要往生極樂，應及時修集三福淨業，業障不分大小，也應儘早懺悔。請您參考真觀日記〈[勸發普賢行願](#)〉，因為普賢行願既能消除五逆重罪，也能讓人往生極樂。

問 4：我就是擔心犯了五逆謗法，非得等到臨終地獄相現，才會因怖回心，產生大懺悔心，從而十念往生。就是說，我擔心平時的懺悔力度不夠啊！

答：臨終的懺悔雖然很重要，但是誰能保證臨終時會如何？還是要從當下著手。大智、大願才能滅掉大罪，您應該發起普賢行願，親近真善知

識，努力求悟，幫助真善知識弘法，能做多少算多少，千萬不要等待。

問 5：《法華經》說：如果毀謗此經，那麼，他就斷了世間的一切成佛種子，從而永遠不得成佛解脫。這裡的「永遠」是指如果你永遠不回頭，就永遠不得成佛。只要你回頭懺悔了，還是有機會的。對嗎？

答：甚深佛法，只對契機者說，沒有毀謗《法華經》的人，不需要知道這個法義。如果您很好奇，想要知道答案，請您真參實證，大乘見道之後，便知一闡提能不能成佛。

編按：世尊明白教示，甚深佛法必須為恭敬渴仰的人而說，問者似乎曾犯重罪，卻不願承認，始終保持匿名，若為他開演甚深佛法，便違反世尊的告誡。

## 五、世間智者的共同發現為現量

問 1：真觀老師在講課的時候說：「量子力學所證明的這些事實，已經排除了合理的懷疑。就我對現量的看法，有這種證據力時，你就應該要接受它是現量。因為我們的重點是在於我知道某一種事情之後，對身口意行的傾向發生轉變，這個才是重點。」然而，由信而產生心態行為轉變的情形還很多，難道可以當成現量？比如有的人信阿彌陀佛，信神，信鬼等等。再者，現量的效力最大，但效力大的不一定是現量？如果以效力大小或證據力決定是否為現量，那三量的定義應該重寫和命名？

答：將世間學者已充分證明的事當成現量，確實是真觀特別的說法，您不一定要接受。不過，真觀是著眼在修證的目的是轉變行為模式，只要證據力已達到沒有合理的懷疑，真觀就會將它當成現量。極樂世界的事，並不是世間智者可以共同證明的，這和量子力學是不同的。三量的劃分，最重要的部分是證據力的強度。能夠百分之百證明，或者幾乎百分之百證明，或者能夠非除一切合理的懷疑，都是現量。這個定義合乎佛法的知識體系，您可參考底下的經教。

《雜阿含經》：

若如法語者，不與世間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云何爲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無常、苦、變易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苦、變易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謂色是常、恒、不變易、正住者，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受、想、行、識，常、恒、不變易、正住者，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是名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sup>6</sup>

《瑜伽師地論》：

問：如是現量誰所有耶？答：略說四種所有。一色根現量，二意受現量，三世間現量，四清淨現量。色根現量者，謂五色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說現量體相。意受現量者，謂諸意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說現量體相。世間現量者，謂即二種<sup>7</sup>總說為一世間現量。清淨現量者，謂諸所有世間現量，亦得名為清淨現量。或有清淨現量，非世間現量，謂出世智于所行境。有知為有，無知為無，有上知有上，無上知無上；如是等類，名不共世間清淨現量。<sup>8</sup>

問 2：按照這個劃分的話，那所有知識書籍，數理化等等，直接都是現量？還是要經過自己的觀察或實踐驗證後才是現量？

比如老師說 3 加 2 等於 5，這對於現在的我來說肯定百分之百的正確無疑，但對於當時的我，也要自己觀察，或實踐？有 3 顆糖，後來又得了 2 顆糖，這樣才慢慢對數形成概念，才知道了，3 加 2 等於 5，才獲得了現量知識？

老師的第二段經文，好像是說都要經過自己的色根和意根？那經過色根和意根的過程就是自己的實踐觀察和思維？

答：得自書本的知識，並非全部都可以當成現量，必須您已經充分理解，並且確信它被推翻的機會幾乎是零，才可以視為現量。第四期的迴響，有人質疑真觀對量子物理的一些看法，但其實是他自己理解有問題—

<sup>6</sup> 《雜阿含經》卷 2(CBETA,T02,no.99,p.8,b17-26)

<sup>7</sup> 色根與意受現量。

<sup>8</sup> 《瑜伽師地論》卷 15(CBETA,T30,no.1579,p.357,c19-29)

——這是理解錯誤造成的非量。一個研究量子力學理論的學者，他自己雖然不做實驗，但是卻閱讀大量的實驗報告，對量子力學理解得很透徹，他可以知道，量子力學的很多發現，被推翻的機會幾近於零——這個時候，他的知識便等同於現量。

數學或者邏輯，以前稱之為先驗科學。但現代的語言學家認為，這兩門學問其實是文法學。例如三加二等於五，這所以會正確，是因為人們約定，三的後兩個自然數是五。數學模型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能套用於現實。以三加二等於五來說，必須單位相同才是對的，如果是三個蘋果和兩個石頭相加，就不能說等於五。

五色根和意根所行境界，即是六塵境界，這是說世俗諦的觀察與世間智者是相通的，必須以通於世間的觀察方法證得出世間現量。

問 3：您這第一段恰恰說明，如果正確的前提下，書本知識本身只是報告而已，正確理解書本所說才獲得了正教量，成為個人的一種知識。正教量是對正確報告或別人經驗知識的理解。這如同正確理解經教僅獲得正教量完全一樣，只有現觀了五陰無常才是現量。又如萬有引力，正確理解只是正教量，只有眼見類似現象，或頭被蘋果砸了才是現量。由此推理，石頭也會砸人，甚至推知會砸得更厲害，等等更多的道理，這都是現量。個人認為，一個人的知識中，正教量的比例相當大。

現量知識中很多是舉一反三，從已有的知識包括正教量和現量推論出來的。所以，一個沒有實際經驗但對量子力學理解得很透徹的學者所獲得的可能是現量，因為他有一定的相關背景知識。但是量子力學本身不是現量，所以您的立論「世間智者的共同發現為現量」不能成立，「量子力學的發現為現量」也不能成立。就如同《心經》是現量不能成立一樣。而且，這還將見證報告，正教量，現量的概念混淆。

「五色根和意根所行境界，即是六塵境界，這是說世俗諦的觀察與世間智者是相通的，必須以通於世間的觀察方法證得出世間現量」。這就對了，這正是末學前面表達的意圖：經過五色根和意根的活動過程就是自己的實踐、觀察和思維的過程，從而獲得現量。這就是說，報告本身不是現量，《心經》本身不是現量。

3 + 2 = 5 的話題，老師是鑽牛角尖啦，所言與現量無關。再說了，

3 個蘋果加 2 個石頭雖然其物理意義不存在，但等於 5 個東西，對不對？這就是數的概念。當然，對這些數量的命名是約定，1，2，3，4，5，……都是約定，或者以 a, b, c, d……來約定沒有什麼不可。

答：得自書本的知識，有時可以視為現量，但這是有條件的——這必須是世間智者普遍能夠證明的，這包括各種有嚴格制度的世間學問，例如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等。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進入這個領域，就能夠驗證這些發現。

地心引力固然是大家都可以驗證的，但是有質量的物質之間都有引力的，這就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有的人會建立一種錯誤的觀念：大地是平面的，上面的東西必然會往下掉。所以，並不是只讀到書本，就可以得到現量；必須深入這門學問，廣泛地閱讀這門學問的實驗研究，確信這些發現被推翻的機會幾近於零，這樣的知識才是現量。佛經記載的，有一部分您可以立即確認，但是大部分的情形並不是如此，還有很多修證上的機密，都是語焉不詳，文字都可能誤解，自然不是現量。

數學最重要的是定義，定義即是約定。先有定義，才有各種定理。數學的各種定理，其實即是同義語的證明。各種語言的數字體系都不一樣，這是約定的不同。人類會想辦法將知識體系以符合現實體系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文法、邏輯和數學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發展出來的。

語言學、邏輯、因明學都是專門知識，比較深奧的部分沒有辦法用少量文字講清楚。您無法接受的部分，不用強迫自己接受，但是也不要過早下結論，等深入了解之後再來評論。

## 六、《楞嚴經》不會虧損如來或引人謗法嗎？

問：《楞嚴經》說得很明白，難道不會虧損如來或引人謗法嗎？

答：《楞嚴經》確實是講得很清楚，但是您想要讀經開悟，也沒那麼容易。佛世尊有不可思議的威德力、智慧力與方便力，經教當中看似明白，其實都做了些手脚，緣未熟的人還是沒有辦法看明白。未悟與初悟的佛弟子沒有方便智，容易誤犯虧損如來的過失，所以必須因人而施設戒律，不讓大家討論第八識的觀行細節。

《楞嚴經》很深奧，要有注解才讀得懂，但是大部分的注解都是錯

的，請您務必小心抉擇。有些法義，初學者不要花太多時間鑽研。

據說，《楞嚴經》是最早滅亡的經典。它講得太清楚，看懂文字而無法接受的人便會毀謗。二十世紀以來，一直有人毀謗這部經，說它是偽經。佛世尊既然講這部經，必然有其深意，我們沒有佛世尊的威德和方便智，不能跟佛世尊做一樣的事。

## 七、法塵不能離開五塵而存在

問：您《導論》中說內六塵相與色外處無關，即與色塵無關？又說「法塵不能離開五塵相而存在」，那怎麼理解內六塵相歸為法塵呢，也應該無關？

答：屏幕上的資料，和硬碟內的資料，二者非一非異。二者其實是不同的，但是他們一對一對應，而且是按照人類的知識去對應，所以人類覺得二者沒有差異。外六塵與內六塵也是如此，二者其實是不同的，但是它們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且是按照七轉識能夠感知的方式去對應，所以說二者沒有差異。

「法塵不能離開五塵而存在」，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法塵是五塵的一種狀態。例如電視打開而收不到外部訊號時，所產生的藍色畫面，這也是一種畫面，與電視未開的狀態不同。在無覺無觀的禪定當中的人，沒有五塵境界的境界，其實還是境界相，是與有五塵境界而對立的境界相，與睡眠無夢時的沒有境界是不同的。

## 八、忍辱波羅蜜

問 1：最近心中苦悶，很想找老師談談，不知老師有沒有時間讀這封郵件呢？

自從上大學以來，我就一直欣慕佛法，雖然不是從那時就開始學佛，但對佛教的信心早已建立起來了，堅信佛教比哲學高明。但是，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懷著這份信心的我，日子過得越來越灰暗。五陰身遭遇的艱難險阻一件又一件，幾乎沒有什麼能夠順利成就的事情。到現在，別人都順利地實現了目標，而我在世間的願望，卻幾乎一件也沒有實現，甚至頭髮也越來越少。經書上說，發菩提願的人，讀誦大乘經典

的人，精勤修行持戒的人，會有菩薩和其他生靈守護，如果是這樣，他們又為何要讓我如此痛苦呢？

難道佛菩薩一定要通過讓我的五陰身痛苦的方式來引導我嗎？可是我並不求解脫道，未來也還會留在三界裡面修行，這樣的困苦又有何意義呢？我覺得很迷茫，所以只好到老師這裡尋求解答了。我知道老師爲了傳法的事業已經費盡心思，所以實在很抱歉。

要把一個人安頓到成佛爲止，真是一件極爲困難的事情啊！

答：只要能夠保持菩提心，福慧必定會漸次增長，經教說「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但是短期之內，未必會看到現實的利益。佛菩提道的旅程非常地長遠，所以我們的視野也要很遠大。玄奘取經的旅程，曾經碰到極大的挫折，甚至差點喪命，我相信您的挫折，應該不會超過他。只要您能夠確認自己一直在成長，就要安忍短期的挫折，此即是忍辱的修行。

您應當提起正知見「五陰身與外在的挫折，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這樣就能夠以般若正智修習忍辱波羅蜜，增益修所成慧。有了修所成慧，便有定力，有了定力，便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來一定能夠證得實相般若，成爲佛門龍象。

問 2：唉！老師安慰人的方式真是……道理我明白了，但是經常會做不到而已。畢竟感覺上五陰身還是我啊。而且經書上也常說惡報的人「所願皆不現前」，總覺得自己是跟他們一樣。

不過，好像修行的事情還是挺順利的，比如我以前總是痛恨好多東西，現在我誰也不恨了。

順便問一下，老師，每次寫信你都這麼正式，你心裡還是把我當做一個學生在履行你的義務吧？唉，要是我們能成爲朋友就好了。我的一生可是都被您改變了呀。

答：以前有一個朋友問我，爲什麼真觀在信中總是使用敬語「您」，他覺得這樣很見外。其實，我對每一個人都是這麼用，包括至親好友與晚輩；因爲真觀深信深解「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所以不敢對任何人起慢心。

佛弟子碰到障礙，是很尋常的事；因為五蘊無常、苦、空、非我，所以只要五蘊不是朝向您希望的方向發展，就會有苦。資糧位的階段，佛菩薩和護法比較容易給您感應，讓您平安順利。但是，到了加行位與見道位，您必須現觀苦諦，才能見道乃至離開對三界諸有的貪愛，證有餘涅槃。這也是菩薩道必須修習的功課，並非只是解脫道而已。

學習佛法，只是知道真相而已，並不是求滿足自己的願望。世間原本是夢幻泡影，夢幻當中的憂悲苦惱，可說是真實存在嗎？既不是真實的存在，我們又何必在意短期的不順利呢？

問 3：發了普賢行願的大乘行者，不是應該「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嗎？為什麼還會碰到不順利的事？

答：一個學佛的人應該知道，因果報應是最基本的佛法原理，目前所承受的一切，其實都是業報的現起。學習了義大乘法，發起菩提心，可以讓您重報輕受，但是無法完全免除業報。而且，懂得佛法的人應該知道五蘊皆空，既然是空，又有什麼障礙呢？

佛菩薩護法龍天時時都在護念發菩提心的佛弟子，但是他們不會像世間溺愛子女的痴心父母那樣，讓孩子予取予求，而會運用各種方便，讓佛弟子增上戒定慧三學，甚至示現成天魔或一闍提的障礙。學生不能要求沒有考試，沒有考試，便無法迅速增長知識；佛弟子也不能要求沒有魔考，沒有魔考，菩薩便無法迅速成就佛道。

當您碰到障礙時，可以一心祈求佛菩薩護佑加持，這是念佛與念僧。與其求人，不如求己，念法比念佛、念僧更加重要。您應當把握一切的因緣，修習真如三昧與普賢行願。這樣，您自然可以迅速超越障礙，反過來將一切障礙當作增上佛菩提道的因緣，這才是「行於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的真意。

## 九、第八識的觀行

問 1：是不是第八識要一直流注種子，七轉識才可以繼續作用？

答：是的。

問 2：第七識以阿賴耶識為自內我，是不是說第七識執著第八識所藏的

種子（內相分）為自內我？

答：您的理解不太準確。應該說第七識執著第八識的功能為自內我，功能是種子所現起的，內相分只是其中一種功能。

問 3：大乘佛法的修行不斷七轉識，如果所藏的染污種子淨除了，第七識是不是轉依於第八識的真如性上？

答：是。轉依於真如性，謂七轉識不取相分別，安住於真如境。大乘見道者只能少分轉依，究竟佛才能完全不取相分別。

問 4：看了您的書以及您所說的法，還是不能具體的認知第八識的功能與作用，以及第八識如何生起萬法，這是不是要用邏輯方式來推論它的存在，而來證明它的存在？

答：觀察和邏輯方法，二者加起來，就是觀行。觀行是修行人必須自行突破的，千萬不要去打聽密意，也不要與人討論觀行的細節，否則可能誤犯虧損如來的重罪。

## 十、真不立，妄本空

問：《大乘起信論》說：「此真如體無有可遣。」這個「遣」是什麼意思？有的人把它解釋成「做」，似乎是造作的意思，我以前瞭解到的「遣」，一般是派遣的意思，到底要怎麼解釋才適當？

答：真諦譯《大乘起信論》：

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sup>9</sup>

<sup>9</sup> 《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11-18)

此中的「遣」，是遣除的意思，與「立」的意思相反。禪宗祖師講：「離四句，絕百非。」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皆要遣除。但是真如性不變異，不可能將它遣除掉，所以說「此真如體無有可遣」。

真觀常說：「一切有為法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因為這個緣故，全體皆是第八識，遠離能取與所取，乃至一切的差別對待相悉皆無有，稱為一真法界。說「一真法界」或「真如」皆是世俗諦中假立名言，勝義諦中皆無言說可得，此即是《大乘起信論》所謂的「此真如體無有可遣」。

有的人以為，既無所遣除，必有所立。這是加行位修習相似的真如三昧，才有這樣的現象。因為此時對於第八識出生三界萬法並無現量，只能依賴正教量，所以必須安立正教量的義理做為修定的所緣（緣正教量而修）；一旦有所親證，即是現量，能夠現前觀察第八識如何出生三界萬法，對於「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有了親切的體會，不用再假立它法為修定的所緣，這是真正的真如三昧。

《證道歌》說：「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這句話是上述義理的濃縮版，大家不妨把它背起來，有空的時候便回味一下，義理貫通之後，便能發起修所成慧，成就相似的真如三昧。

## 十一、善根發的現象

問 1：在網上看到有人說：「一切心行之所以無我，在於觀照當下具體的心行，而非一開始就思惟一切心行不實，不是這樣的。每個當下都有心行的變化，從當下心行剎那剎那變化的觀察入手，再去尋求心行的根源生起於何處，不斷尋求心行之緣起後，就會發現：找不到確切的生起點，生起點也一直在改變中，由此漸漸印可一切心行無我。」還有人說：「觀妄想到最後，也沒有本源處，因為一切妄想都是生滅法，都無自體性，所以說沒有一個本源處。」

學生認為，「心行找不到確切的生起點」和「說觀妄想到最後，也沒有本源處」，這二點說法幾乎都一樣，這種說法學生很存疑，因為心行與妄想都是一樣的，也算是一種法，這些都是生滅法，但必須知道這些生滅法都有一個本源，即是第八識。因為有第八識的存在，這些妄想才能夠現行，也因為妄想心行都是第八識所藏種子流注所生起的法，所

以第八識即是它們的本源。妄想心行都是第八識所生之法。《成唯識論》說：「能遍者為真，不遍者為妄」又說：「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諸非常者，必不遍故；諸不遍者，非真實故」。這裡面都隱約的說出一個主體——第八識。所以所生之法皆是生滅無常，非是如如性能遍一切處，故非是真實法。

所以觀心行觀到最後一定會察覺心行之生起雖是生滅法，但心行一定會有一個本源處才能成立心行的生起，這個本源處即是第八識，不然，觀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就入了斷滅空了。

以上學生的察覺是否是正確？望善知識指導。

答：您的看法基本上正確。四念處是觀心無常、觀受是苦、觀法無（非）我、觀身不淨。因為這四法都是所生之法。另有能生之法為真（能藏的心體）妄（所藏的種子）和合。能藏的心體是無為法，常、樂、我、淨；所藏的種子是有為法，與蘊處界諸法互為因果。將二者區分清楚，即不落入顛倒知見。南傳佛教很重視四念處，不過其中的觀法無我，其實與「五蘊非我」相通，觀行的時候必須確定有不生不滅、不受苦樂、能夠酬償因果的「我」，知道蘊處界諸法都不是「我」，這樣才不會落入斷滅見。可惜的是，許多修行人都不知道這個關鍵知見，以致沒有辦法證果。所以，修習四念處必須已完成六見處的觀行，至少要同時修習，這樣才能夠既不落入斷滅見，也不落入常見，而證得初果。

尚未證得初果的人，宜觀察六見處，等到證得初果之後，再修習四念處。因為六見處的觀行比較容易，只要求如實區別常住法與變異法。四念處的觀行必須在念念當中進行，這是初果人要證二果、三果，乃至四果時，很好的修行方法。《中阿含經》說，只要七天七夜精進修習四念處，必可取證二果。至於是否能證三果、四果則不一定，因為許多人過去世的貪、瞋習氣特別重，不一定能夠在一世之內斷除。二果與初果的功德受用相差很大，若是您已經證初果，應該以取證二果為此世的目標。即使不能七天七夜精進修習，只要能夠時時提撕，仍然可能在幾個月之內證得二果。若您是大乘行者，證得初果之後，最好是緣大乘法的正知見發起修所成慧，一方面可做為大乘見道的前行，一方面可證得聲聞二果。

您所轉述的觀行法門，其實是知見不具足者的觀法，因為不明白第八識能生一切法，所以當自己找不到妄想的由來時，便以為妄想並無來

處。如此的修法，只能增長定力，但無法發起智慧。

問 2：學生有一些觀行的想法，不知對不對，想請善知識指導。

我發覺積集種子與生起現行應該是連貫的，五蘊身在生起所有受、想、思與苦樂的作用之時，或是在某一件事情上生起任何動作時，譬如說……應該都是在積集種子、生起現行。

而且在這些動作與想蘊、觸受的作意之時，一定有一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一個主體，就是能生起諸法，也能夠儲藏種子的第八識，這個第八識的存在，那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才能夠成立。

所以學生覺得積集種子、生起現行與第八識是要同時存在，這樣才能夠形成五蘊的諸所有作用，因為第八識永遠都常存，且它能生一切法，也能攝一切法，所以一切法中的作用中，都應該有第八識在支持著，也應該是第八識所藏的種子會一直不斷的流注，包括一些本有種子、淨業種子、染污種子，五蘊色身才能繼續的存活在世間與運作。但是您說過，這樣還不是親證第八識的存在，因為我還沒辦法把現起的諸法，觀看成種子的形態，這種境界應該是所謂的無分別的開始。只是偶爾可以看出一個人現起習氣作用，但也不會去分別他人所現起的好壞。以上的論點應該都有漏失，煩請善知識指點。

答：第八識為萬法的依止，而蘊、處、界諸法隨時都有生、住、異、滅，所以第八識必定也是剎那剎那地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包括七轉識了別六塵，以及第八識了別根身、器界與種子，其實也是第八識所生起的現行。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看到種子，但是可以看到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如果能夠找到這種功能差別，便是禪宗的開悟或破參（簡稱為「悟」）。接下來，只要能夠轉依在第八識的真如性（簡稱為「入」），便是大乘見道。

大乘見道必須具足「悟」與「入」，未悟者不知道第八識如何生起現行，未入者不會轉依於第八識的真如性。「悟」不只是勝解經教、善說法義，還要知道經教所未記載的真相——第八識如何現起三界萬法。「入」不只是身心輕安、情緒穩定，還要能緣在第八識的真如性上面。若不具足「悟」與「入」，必定欠缺般若慧與解脫功德，不堪做為具格的菩薩法師。

您提問中，涉及觀察的具體事物，真觀將它改為刪節號，這是因為

具體的觀行，萬一涉及密意，便會誤犯虧損如來的重罪，所以不能與人討論，更不能公開。這是所有的戒律當中，最重的一條。已悟的人，自然知道哪些不能說。未悟的人弄不清楚，所以必須規定，具體的觀行不能跟別人討論。這個極為重要，切記！五逆重罪的果報也遠遠不如虧損如來。

問 3：每天依正教量作觀行的時候，在晚上睡覺躺在床上之時，眼睛一閉上，都會不由自主的現起觀行的動作，一旦過了 2 至 3 分鐘，會有一股氣從頂部不斷往全身灌注，會有幾秒的輕安覺受，但一作意這個輕安，這個輕安就會消失。這種情形已經發生很多次，這樣算是正常嗎？

答：緣正教量而觀能夠引生止，所以這應該是修所成慧所引生的輕安，這個時候應當繼續修止觀，安住於正見；身心的輕安也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這樣就可以繼續深入相似的真如三昧。若是貪著輕安，因為著相的緣故，反而退失輕安。既會退失輕安，便表示您不是隨時處於三昧之中。

身心的輕安只是定境現起的指標，並不是讓您去貪著輕安的定境。能夠引生輕安的法句，各人不同，只要曾經有一次，就會接二連三地出現，最終便能隨時安住於定境當中。在定力養成之前，可經常憶持能夠讓您引生輕安的法句。此處所謂的憶持，並不是住在語言文字，而是浸淫在那個意境當中。

問 4：聽您講經，覺得很不可思議，有些法是從來沒聽過的，譬如說本有種子它是不滅的，還有成佛之後，善業、淨業種子都是不滅的，還有觀察第八識如何積集種子生起現行，也從來沒聽過，聽了會讓人全身顫動。真的是謝謝您，無畏的法布施。

答：您所述的情況是善根發的現象，表示您過去世曾經在佛法上得到很大的受用，所以此世再度聽聞，便有極強的感動。但是有些人聽了，卻會起煩惱，甚至出言毀謗，這是過去世曾經謗法，餘殃未盡的現象。演說三乘佛法時，要是發現聽講的人臉色不好看，有輕蔑、鄙視、懷疑、不耐煩或其他負面的情緒顯示時，便要適可而止，改說人天善法或對方喜歡聽的話（四攝法中的愛語）。對於恭敬渴仰的求法者，則應觀察他的根器，給予最適當的教導。

## 十二、皈依佛法僧

問：我想發願「願生生世世依止某位上師」，這樣可以嗎？

答：提倡一師一道，或發願生生世世追隨某位上師，是現在佛教界普遍的現象；但有三點理由，學佛的人不宜發願永遠依止同一位善知識。

一、佛弟子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寶，佛寶是指十方諸佛，法寶是指法界真相，僧寶是指十方聖賢僧。如果只依止一位善知識，便違背了皈依三寶的實義。《華嚴經》記載文殊師利菩薩指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明確的教證。

二、依照「依法不依人」的原則，法才是重要的部分，而不是人。有修有證的佛弟子，皆是「唯見於法，不見人我」，於特定的善知識生眷屬想，與佛法不相應。

三、普賢行願有「常隨佛學」這一條：

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樹下成大菩提……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毘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sup>10</sup>

其中，常隨佛學的對象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塵中一切如來」，而不是只有一位善知識。三世諸佛包括過去佛、現在佛和未來佛。眾生雖然尚未成佛，但是都有自性清淨心隨時皆在顯示法身的微妙作用，這也是佛弟子應該隨學的。善學佛法者，隨處皆有佛法可學，不是拘泥於某一處、某一人。不善學者，此生雖然必須親從善知識隨學，但他將來一定會到十方參訪諸佛與聖賢僧，發願生生世世依止於同一位善知識，會使他錯過很多參學的機會。

<sup>10</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CBETA, T10, no. 293, p. 845, c5-23)

## 十三、真如三昧的口訣

問 1：我想要明心見性，應該怎麼修？

答：您應該依循聞、思、修、證的次第，將來一定可以明心見性。一般人學佛都停留在聞思慧，無法進入修證。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修習真如三昧，所以沒有辦法發起修所成慧，更沒有辦法大乘見道。修習真如的三昧的知見和方法，請參閱真觀講述的〈[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和〈[大乘起信論導讀](#)〉。

問 2：除了〈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和〈大乘起信論導讀〉之外，修習真如三昧有沒有什麼口訣？

答：第一個口訣是「諸法空相」，真觀詮釋為：「一切有為法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學人必須知道，如同電腦遊戲所顯示的山河大地、人物、怪獸等等的圖像和聲音，對電腦來說只是資料而已；對於第八識來說，一切有為法只是種子而已，因為我們有業力的緣故，便會把種子當成某種事物，《楞嚴經》稱為「循業發現」<sup>11</sup>。要是沒有業力，它什麼都不是。

大多數人誤認物理世界是真實的存在，實際上物理世界也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在共業有情之間，看到一樣的事物，就好像一群人一起玩網絡遊戲，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世界，沒有共業的人是看不到的。因為物理世界只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而不是真實的存在，所以有神通的人可以跨越事物的性質，例如在空中行住坐臥，或者穿牆入地等；乃至佛經記載大菩薩可以將他方國土整個搬到娑婆世界來。

物理世界至少是依他起性，在共業有情之間，有一定的性質和規律。世間有很多分別，其實沒什麼道理，只是遍計所執性而已，我們不必為了這些莫名其妙的分別而掛懷。以前有人問棒球主審裁判，到底是如何判定好球與壞球。第一位說：「是好球就判好球，是壞球就判壞球。」第二位說：「我覺得是好球就判好球，覺得是壞球就判壞球。」第三位說：「在我裁判以前，它什麼都不是。」這三種答案層次不一樣，第一

<sup>11</sup> 「《首楞嚴經》云『循業發現』者，隨眾生業果，皆能顯現。如釋迦出世，國土狹小，海水增盈；彌勒下生，世界寬弘，四大海減。菩薩在會，無諸丘坑；聲聞處中，穢惡充滿。故知隨諸一切有情而出應現，寬狹淨穢，總是眾生心量所成。」《宗鏡錄》卷 21 (CBETA, T48, no. 2016, p. 532, a18-23)

位是自性見者，誤以為好球和壞球是絕對的。第二位是相對論者，他知道好球和壞球並非絕對，但是仍然認為有相對的好球、壞球。第三位是知道真相的人，他知道棒球規則，好球或壞球是以主審裁判的宣判為準，在他宣判以前，確實什麼都不是。有的人很受別人的影響，別人覺得他「很有潛力」，他會表現得特別好；別人覺得他「沒有出息」，他就意志消沉。事實上，你什麼都不是，正因為什麼都不是，所以才會有無限的可能，乃至將來可以究竟成佛。

第二個口訣：「你認為哪裡不空，那裡便是滲漏處。」這裡的「空」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第八識，例如若你認為四大極微是常住法，這就表示四大極微無法被第八識所出生，這樣就不能說四大極微是第八識所顯相，四大極微便不是空相，這是見地上的滲漏。「空」的第二個意思是掛礙，例如若你認為過去某種惡業會障礙修道，這便是掛礙。修行人難免會犯戒，犯戒之後，應儘速改過遷善，然後就應該將它放下，不然便會讓你無法轉依於真如。

第三個口訣：「於相而離相，於念而離念。」站在勝義諦的立場，說三界唯是一心，無相、無心、無事，不可分別，亦無妄念可得。站在世俗諦的立場，則有萬法，森然羅列。勝義諦的不分別，與世俗諦的分別，並非矛盾，只是立場不同。例如波浪起伏，似有生滅，海水則不增不減；又如電視畫面紛然，屏幕卻不會動搖。日常生活，大部分的時候，勝義諦的不分別與世俗諦的分別同時存在，不會互相妨礙。又如同玩電腦遊戲的人，在分別遊戲所顯的事物時，也知道它實際上什麼都不是。

第四個口訣：「應分別而不分別是愚痴，不應分別而分別是煩惱。」有的人學了勝義諦的佛法，但是無法通達，便拿來做奇怪的論證，看到人家吃素、守戒，或者分別法與非法、真悟與錯悟，就說：「不要分別，有分別就不是佛法。」其實當他這麼說時，正是分別。人活在世間，沒有人能不分別，即使是出世間的聖賢，也必須隨順世俗而分別，何況是未悟的凡夫？所以說，應分別而不分別是愚痴。世間萬象，其實什麼都不是，只是種子而已，不明白這個道理，便落入遍計所執性，徒然自生煩惱。所以說，不應分別而分別是煩惱。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只在維持生活和履行責任義務的範圍之內，隨順世俗諦去分別，其他的便儘量不去分別。修行人應該學習儒家「守分」的原則，不要幹預別人的事務和權限。即使是弘法度生的事業，也只在自已能力所及的範圍去做，隨緣不勉強。

第五個口訣：「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sup>12</sup>真觀詮釋為：「世俗諦觀行成就，才能安住於勝義諦，修習真正的真如三昧。」依靠正教量而修的真如三昧，其實不離心想，不是真正的勝義諦。必須觀察到第八識如何圓成三界萬法，才能緣於現量，安住於勝義諦中。這種觀行，必定有相、名、分別，所以是世俗諦，而不是勝義諦。想要省略世俗諦的觀行，直接安住於勝義諦是不可能的事。少分觀察到第八識如何圓成三界萬法，便能少分安住於真如三昧，這樣的觀察必須到究竟成佛時，才能究竟圓滿。所以，只有究竟佛才能夠圓滿真如三昧。

問 3：可是，我還是著相，經常在取相分別，這樣還可以修真如三昧嗎？

答：只要聞思成熟，相信「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涅槃故」<sup>13</sup>，便可以修習真如三昧。其實「取相分別」也是諸法當中的一法，它也是「諸法空相」，當您察覺自己正在取相分別時，只要立刻思維「諸法空相」，便不會造成真正的障礙。要是您覺得取相分別很糟糕，便應了先前講的「你認為哪裡不空，那裡便是滲漏處」。

問 4：既然「一切諸法，從本已來，性涅槃故」，做壞事應該沒有關係？

答：勝義諦和世俗諦互不妨害，做壞事不會破壞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自性清淨涅槃也不會妨害果報的現起。所以，做壞事還是會有惡果，不是沒有關係。

再者，若您真的信解「諸法空相」的義理，三界萬法都是平等，沒有法相可得，既然如此，又何必起貪瞋去做壞事呢？所以會起貪瞋，便是執著法相實有；做了壞事，才用勝義諦來安慰自己，這叫惡取空相。真正解脫的人，心中並無持戒與犯戒的法相，他所以不做壞事，只是隨順世俗而已——自己雖然不在意，但是別人在意，所以隨順世俗而為。

問 5：如果不修習真如三昧，便沒有辦法開悟嗎？

答：不修習真如三昧，還是可能開悟（了解第八識的具體作用），但是開悟之後，如果沒有善知識攝受，自己又沒有深入經教，往往不能轉依於第八識的真如性，所以這樣的悟，沒有辦法發起般若慧，不具足大乘

<sup>12</sup> 《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2)

<sup>13</sup> 《大乘起信論》卷 2 (CBETA, T32, no. 1667, p. 589, c1)

見道的功德。修習真如三昧已發起修所成慧的人，因為在悟前已經能夠安住於相似的勝義諦中，所以一旦開悟，便可以立刻轉依於第八識的真如性，具足大乘見道的功德。這是二者之間的差別。

再者，覓道（禪宗稱為參禪）的過程，有時候需要好幾年，甚至數十年。疑情發起之後，如鯁在喉，吞不下、吐不出，如果沒有修所成慧，往往無法忍受這種煎熬。所以，最好還是先發起修所成慧，再來參禪，才符合修證的次第。

問 6：疑情一旦發起，便不會丟失，這也是定慧等持，為什麼不能拿來參禪？

答：不錯！疑情是定慧等持，所以也是一種三昧，但不一定是真如三昧，這要看參究的人是否懂得真如的理趣。因為疑情是針對第八識的了別性與集起性而生起的，這兩種心有生有滅，仍是妄心。如果不懂得「開悟」、「凡夫」、「見道者」、「菩薩」等法相，也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便會著在法相上面，產生焦慮的心情，這樣雖然也能開悟，卻冤枉受了許多苦。而且，開悟之後仍然要學習真如的理趣，才能夠具足大乘見道的功德。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在參禪之前先學習真如的理趣呢？

#### 十四、法義辨正與人身攻擊

問：有人私下傳言「○師的書不能讀」或言「○師貪著名聞利養，破和合僧」，該如何看待？

答：法義辨正是光明正大的事，應以光明正大的方法為之，對事不對人，以充分的理由和證據，讓別人能夠分別正誤；惡意破壞他人名譽，才用私下傳言的方式進行，對人不對事，以歪曲的理由含沙射影，讓人無從辯白。後者是儒家的正人君子不屑為之的事，有些佛弟子反而做得很勤快，這樣會讓人對佛教產生很壞的觀感，造作者無異是以身謗法。

說「某人的書不能讀，有毒、會誤導人」等等，卻不附上充分的理由，是邏輯的「毒井法」謬誤。本師釋迦牟尼佛，以及彌勒、龍樹、無著、玄奘諸菩薩，在論說他人法義錯誤時，一定是依於悲願，為了救護眾生出離邪見，具體地說明理由，讓人能夠分別正誤。佛弟子應當善學，

才能成爲具格的菩薩法師，乃至究竟成佛。

至於「名聞利養」在修行人可從兩方面看：一者，真正的久學菩薩，必有名聞與利養的顯現，這是與累世的菩薩行相應而生的勝妙果報，亦爲菩薩弘法所必備之工具，無關貪著；二者，解脫道中，三果向以下尚有欲界貪愛的現行，四果尚有異熟習氣的流注；若言貪著，當視其人是否有未證言證、矯現有德、妄言災禍等虛妄諂詐之行，方能評斷；否則「貪著名聞利養」是欲界普遍的煩惱，不該拿來苛責他人。因緣錯綜複雜，若依一己之見妄言判斷，口業既出，如覆水難收，如何能不謹慎。

破和合僧則是五逆罪之一，是佛法當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指稱別人破和合僧，必須有足夠的根據，不然便是無根毀謗。而且，這種重大的指控，不應該以匿名或私下的方式進行，應該負起言責，用真實的身分，以正式的文書來評論。私下以耳語方式來傳播，與無根毀謗無異；在菩薩僧團中，正是造成破和合僧的引端。

奉勸大家不要輕易隨順傳播不負責任的流言，免得觸犯刑事法律，乃至毀破佛法上的重戒。

## 十五、其他

問 1：怎樣才能完全坦然地去面對真相呢？有些時候，好像有一種莫名的東西在阻礙自己直面真相啊！（編按：直面，大陸用語，直接面對的意思。）

答：想要認識真相，最大的障礙是四取：欲取、見取、我語取和戒禁取，詳細的內容，請參考《實證佛教導論》第六章第五節第九項〈取〉。簡單地說，一般人並不想認識真相，只想活在他們所希望的世界觀當中，所以他們會對真相視而不見，甚至會無理地抵制真相。必須把真相當成最高的權威，才能突破這個障礙，之後只要能夠聽聞正法，便有入道的因緣。

問 2：新生兒對現實世界還沒有什麼經驗，爲什麼會夢哭夢笑呢？

答：新生兒在清醒的時候，仍然會感到順境與逆境，順境讓他笑，逆境讓他哭。在夢中也是一樣。

問 3：讓我所想的今天就實現吧！

答：要是您想到世界末日，也實現怎麼辦？幸好不會！心想不會事成，有志向抱負，辛苦努力，鍥而不捨，還要有智慧為導引，才能成辦大事。

[回到目錄](#)

## 布告欄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開設函授課程，歡迎大家報名。有意參加函授課程的朋友，請您先從「實證佛入門」開始，這門課是解釋《實證佛教導論》的重要內容，以培養三乘見道者為目的。這門課分為兩期，第一期的教材是以電子郵件寄送，當您閱讀完之後，若生起歡喜心，渴望閱讀全部的教材，便可報名第二期函授課程，那個時候我們會把全本打印的教材《實證佛教入門》郵寄給您。已經讀完《實證佛教導論》的朋友，可直接報名第二期函授課程。上完這門課之後，您可以考慮報名其他的經論課程。

正在講授的經論有《雜阿含經論會編》和《大般涅槃經》。《雜阿含經論會編》是《瑜伽師地論》和《雜阿含經》的合編，開這門課是期望能夠培養出有自學經典能力並且精通《雜阿含經》的人才。《大般涅槃經》是佛陀最後的遺教，闡述常、樂、我、淨涅槃四德，以及眼見佛性的義理，矯正流行的錯謬見解，讓學人避開學佛的誤區，直心進入大乘佛法的堂奧。目前正在《實證佛教通訊》連載的內容，比實際講授的進度滯後，報名這門課程的朋友可以聽到最新的錄音檔。

函授課程的教材和錄音檔放在 SkyDrive，僅限報名的學員個人聽聞及檢視，各人聞法因緣不同，請勿濫慈悲轉發給他人，徒增彼此的障礙。為了安全起見，每次下載的錄音檔以兩次（天）為限，聽完之後，必須徹底刪除自己電腦的檔案，才可以再下載其他的檔案。教材可以留下來參考，但請小心保管。故意盜法或因為過失而虧損如來，都是最嚴重的戒律，請謹慎守護。有些朋友雖然登錄進去，也看到文件的目錄，卻無法下載檔案；這通常是瀏覽器（IE, Firefox, Chrome 等等）的問題，您可以試著用其他的瀏覽器，應該就可以順利下載。

《實證佛教通訊》第四期《佛陀的最後遺教》講述時間應更正為 2012 年 4 月 15 日。

豆瓣網有一個秘密小組，稱之為「阿含教典研修實證小組」，這是學員討論區，必須已經報名第二期《實證佛教入門》的學員才可以參加。符合條件的學員，請在豆瓣網上登記一個帳號和匿稱，關注「[真觀](#)」，

再發豆郵給真觀老師，表明自己的真實姓名，即可受邀加入秘密小組。秘密小組張貼的文字，除非特別標明，皆不得轉載和轉發；但部分問答會略作修改，公布在《實證佛教通訊》與大眾分享。

《實證佛教導論》簡體索引，已由嚴非語編製完成，歡迎大家利用，下載網址 <http://sdrv.ms/P0kaW1>。

「實證佛教入門」函授教材，有一部分檔案已公開，由吳箏錄製成聲音檔，陸續上傳中，下載網址 <http://sdrv.ms/U7g00G>，歡迎大家利用。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啟 2012.11.30

[回到目錄](#)

##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簡介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是一個學術團隊，成立於 2009 年 3 月 21 日，我們從事的是教育和學術研究，而不涉宗教性的活動。學術研究雖然與實際修行不同，但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是以實證為核心，所以與實際修行有密切的關係。思辨能力強的人，依實證佛教修學，可以很快證得聲聞初果和二果，其餘的人只要信心具足，能夠長期間思實證佛教的義理，也可以預期初果向（趨向於初果）的果位。已經發起菩提心的人，甚至有大乘見道的可能。

可以證果的法門，卻以學術團隊的形式出現，或許很難找到前例，不過我們還是想維持這個特點。這是因為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特別重視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和三量（現量、比量、正教量），這和學術的方法論與認識論非常吻合。對我們來說，真相（現量）是最高的原則，而不是經典的義理（正教量）。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提供了一個平臺，讓理性的朋友可以超越信仰的層次，理性探討生命和世界的真相。還有很多佛教徒，最初是以信心入門，當他們深入經教之後，逐漸發現信仰的侷限，開始尋求實證，盼望終極地解決煩惱與痛苦。對這些佛教徒而言，實證佛教可以做為他們進階的門徑。無論您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喜歡實證佛教，我們都期望您有收穫。

《實證佛教通訊》是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發行的不定期電子刊物，目前大約兩個月發一期，以後希望儘量增加發刊的密度，文稿的多少則不一定。《實證佛教通訊》歡迎大家賜稿，若是曾經刊載於其它刊物，或者曾張貼於網上，敬請注明。稿件的內容必須符合三乘見道的核心法義，本刊才會刊載，細部的內容，則由作者自負文責。來稿若經採用，將酌付稿酬。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培養人才和學術研究。已經發表的專書有《禪宗的開悟與傳承》和《實證佛教導論》。正在撰寫中的專書有《實證佛教觀行法門》、《實證因明學》和《中國實證佛教源流史》。打算進行的研究有《印度實證佛教源流史》和《中國實證禪宗史》。只

要因緣許可，以上兩項工作將會進行到佛法滅盡為止。

培養人才的部分，主要是以網絡函授的方式進行，我們也樂意接受短期或長期講學的邀請。網絡函授課程都是免費的，但學員必須以真實的姓名和住址報名，並且承諾不將教材轉發給他人。我們不限制學員的資格，也不會以宗教上的戒律要求您，只是您必須知道，若有慢法、謗法或盜法的情況，參加函授課程不但沒有利益，反而有害。

實證佛教研究經常性的開銷是薪資、房租、旅費，以及各種雜支。目前因為經費不足，大部分的研究人員沒有辦法全職投入，甚至必須另外謀職，以致許多研究計畫陷於停頓。2011 年以前，大部分的經費來自至親好友，只有很少的比例是陌生讀者的贊助。如今陌生讀者的贊助款漸增，所以從 2012 年開始將贊助款公告於網絡上。原則上只公告日期和每筆的金額，但贊助人也可以要求公告姓名或別名。您若覺得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歡迎您贊助經費。有意贊助者，請與真觀老師聯繫，電郵信箱 [real.observer@m2k.com.tw](mailto:real.observer@m2k.com.tw)，亦可直接匯款到：

中國農業銀行，6228481098044563875，呂真觀

中國工商銀行，6222023202031353013，呂真觀

招商銀行武漢分行漢陽支行，6225881276392098，呂真觀

支付寶，[real.observer@m2k.com.tw](mailto:real.observer@m2k.com.tw)，呂真觀

（以上帳號適用於大陸地區的匯款）

或

臺灣銀行城中分行，045004802724，呂真觀

（這個帳號適用於臺灣地區的匯款）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啟 2012.11.30

[回到目錄](#)

# 實證佛教通訊

第 5 期

發行人：呂真觀

編輯：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編輯組

E-Mail：[positivist.buddhism@m2k.com.tw](mailto:positivist.buddhism@m2k.com.tw)

出刊日期：2012 年 11 月 30 日

呂真觀的 SkyDrive

<http://sdrv.ms/MCROPq>

實證佛教通訊

<http://sdrv.ms/KJq7XJ>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質的轉載、翻譯、引用，但請註明作者及出處。